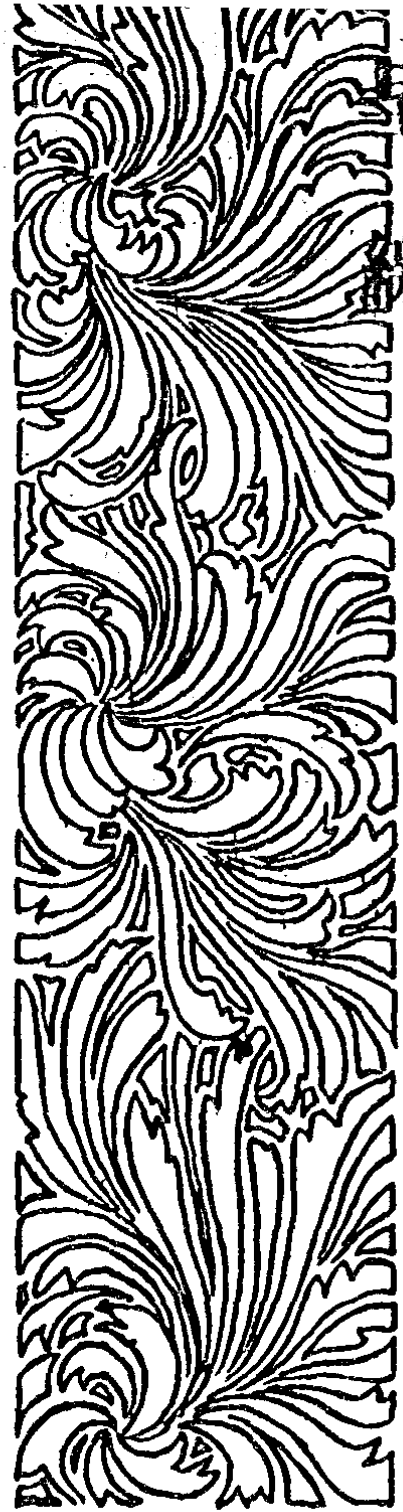


握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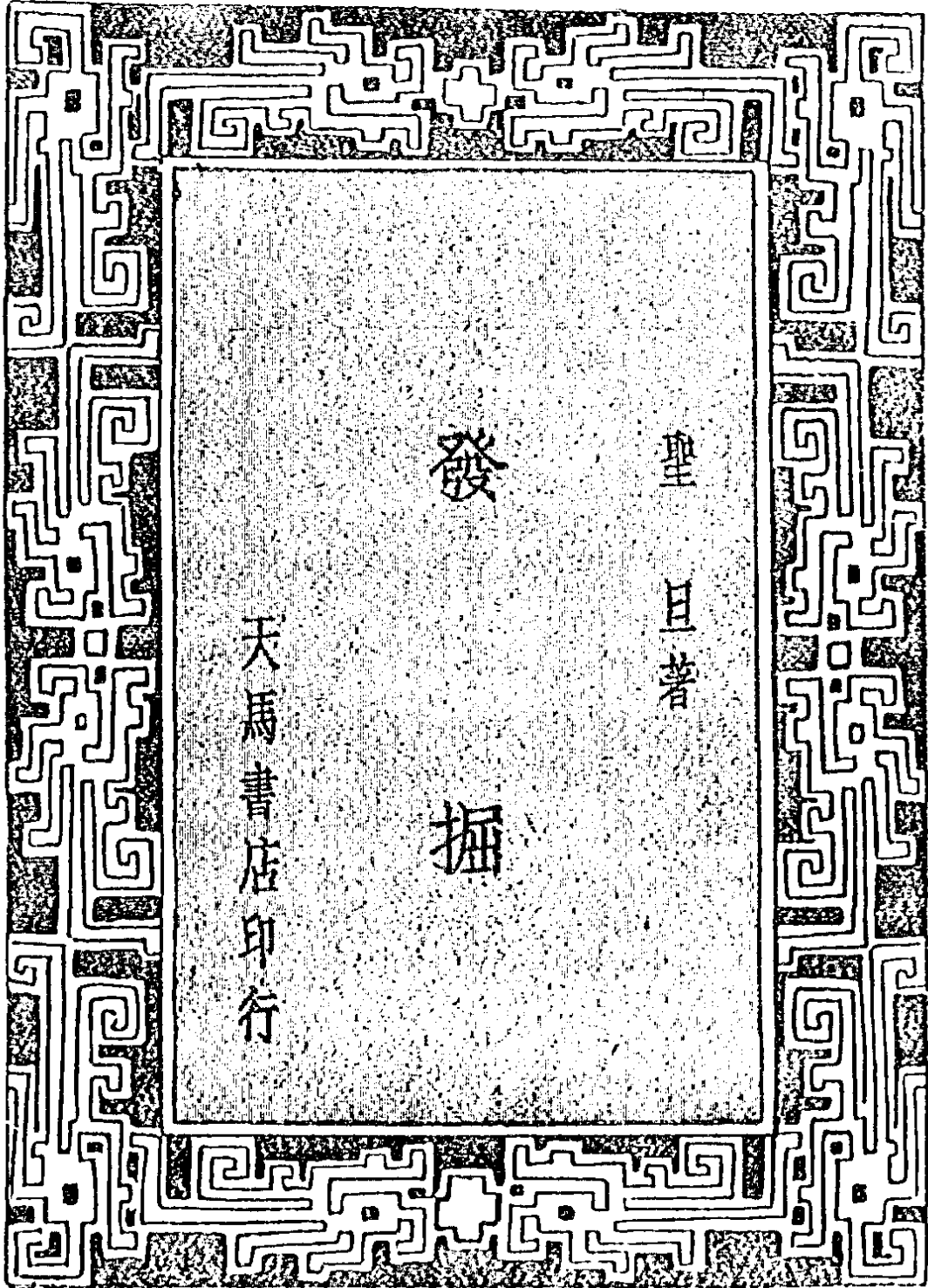
著旦聖



聖旦著

上海天馬書局印行

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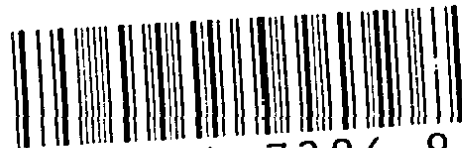
發

聖

旦著

掘

天馬書店印行



3 0604 7206 9

錄 目

新 堰 一

白 楊 堡 四

突 圍 二七

詩 獄 一四九

北 邙 山 一五七

857.63
892
2

前記

本書所收的五篇小說，全是取材於歷史的。現在且把來歷說明一下，等於自己替自己作考證。

新報：

隋朝是商業資本極發達的一個時期，在煬帝以前，商業資本雖然遭受了「五胡亂華」南北分裂的嚴重打擊。但從隋朝統一政權以後，便獲得長足的進展，反



— 1 —
28304

映在政治的設施上的，大概有下列五種：一，改革幣制；二，變更度量衡；三，豁免商人入市稅，四，廢除國家專利事業；五，取消食鹽官賣；凡可以幫助商業資本發展的政令，都一一頒布。而且文帝於取得政權的一年，便積極修築長城；七年之間（五五三至五五九），徵發農民二百餘萬，間接促成國內市場的安定與繁榮。開皇四年，（五五六）為實現商品運輸便利計劃又開鑿廣通渠。於是，這綿延三百餘里的河路，便成了關內外發展商業的唯一利器。到煬帝時候因文帝努力的結果，商業繁榮政策，已獲得特殊的成績。但為增加運輸的效能，又完成了歷史上最著名的三條大河，——通濟渠，永濟渠，南運河。從大業元年（五五七）至六年（五八二），這六個年頭，徵發男女千餘萬人。同時，發丁男百餘萬，修築西距榆林東達紫河的一段長城，死亡數至六十萬之多！而建造東都（洛陽）每月的役丁，常在二百萬人以上。隋煬帝本紀上說：

「——又命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上澄往江南諸州采大木，引至東都。

所經州縣，遞送往返，首尾相續不絕者千里。而東都役使迫促，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每月載死丁，東至咸秦，北至河南，車相望於道。」

在這鉅大工程不斷地進行中，丁男過度勞動的死亡率，自然急劇增加。所以開鑿永濟渠時，便不得不強迫農村婦女去代替丁男的勞役。但場帝因國內市場商品過剩的自然要求，更進一步謀海外的發展；農村經濟的破產，似乎膜不相關。大業六年的遠征流球，七年（五八三）的討伐高麗，因戰爭而死亡的農民，又數十萬！

「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舳舻千里，往還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資治通鑑）

「天下死於役而傷於財，既而一討渾庭，三駕遼澤，天子親伐，師兵大舉，飛糧輓秣，水陸交至。疆場之所傾敗，勞師之所殞殞，雖復大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分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

弱耕稼，不足以充飢餓，婦工紡績，不足以贍資裝。」（隋書食貨志）

以上已說明了隋朝保護商業資本以及統治階級壓迫農民的情況。革命的爆發，可「以意逆之」了。但那時的農村經濟又怎樣呢？祇須看一看文獻通考，杜氏通典，通志，關東風俗傳，隋書等，就可以明瞭。總括說，隋朝的農民，在商業資本剝削，地主榨取，國稅負擔，以及勞役驅迫等等的環攻之下，簡直祇剩了一絲殘喘！但那些農民，終於，在鐵的樊籠之中怒吼起來，消滅了隋朝的統治。新堰一篇中的沈覓敵，張起緒，朱燮等人，便是怒吼中的幾個！他們採取騷動的方式，首先向地主，豪商，官吏進攻，迅速地展開他們的革命陣線。

白楊堡：

假如翻開明末的史冊，就可以看到流寇的慘禍：殺人，放火，劫掠，……真是「家常便飯」。結果，史臣稱譽的思宗，便一死殉國。但流寇猖獗的原因何在呢？這是應當研究的；簡單說，自然不外政治的剝削，地主的侵蝕，以及災荒的

壓迫，激怒了無可生存的農民。而明末流寇的所以獨多，除掉上面幾個原因，各處軍隊因糧餉剋扣或缺乏而譁變，也是增高騷動潮浪的主因。在崇禎元年（一六二八），陝西寧遠等處的戍兵，連續叛變，和飢民聯合，形成了無從勦除的傾向。同時，河南陝西兩省，又連年旱荒，農民生產斷絕，祇有參加騷動的一法。給事中馬懋才的「疏」文中有一段陳述旱荒的說話：

「臣見諸臣具疏，云有：『父棄其子，夫鬻其妻，或掘草根而自食，或掘白石以充飢。』然此猶不足言。臣鄉延安府自去歲至今，一年已不見雨，草木焦枯。八九月間，人民爭相采食山間之蓬草；雖曰穀物，實類於糠。其味苦澀，食之不過免死。至十月蓬盡，則剝樹皮而食；諸樹皮中，惟榆樹最善，仍雜以他皮而食，亦得稍緩其死。至年終，樹皮又盡，則又掘山中之石塊而食；石冷而味腥，雖少食，亦易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其一二稍為積儲之民，則被劫不留一物，彼饑，

以爲死於饑與死於盜，死相等耳。且與其坐以饑死，何不爲盜而死，尙得爲飽死鬼乎？……」

農民被災的慘狀，已完全寫了出來。白場堡篇中所敘杞縣的旱災，便根據這「疏」寫的。至於攻陷縣城，綁架李信的女頭領，卽是流寇中的繩妓紅娘子。洛陽總兵王紹禹雖然擁有重兵，但非常貪婪。李自成攻入洛陽，和福王常洵同時被變兵所殺。今鈔錄清代通史兩節於後：

「河南大旱，斗米千錢，人心蠱動。杞縣舉人李信者，大司馬李精白（在滿案中）之子，性倜儻，嘗出粟賑濟，人德之，爭稱李公子。會繩妓紅娘子反，擄信強委身焉。信逃歸，官以爲賊，囚獄中。紅娘子來救，飢民應之，共出信，往投自成。自成聞其名，重禮之約爲兄弟，改名李巖，授制將軍，大用事，……」

「十四年攻洛陽，總兵王紹禹剋餉自肥，福王常洵犒士三千金，盡入自

棗，兵恨，開門納賊。常洵龜匿迎恩寺，賊跡而執殺之，勺其血，雜鹿肉以食，曰『福祿酒』，……」

突圍：

清代白蓮教的騷動，是中國農民鬪爭史上最劇烈最廣大的一幕。騷動的區域有湖北，四川，河南，陝西，甘肅五省，參加的農民約百數萬以上。鬪爭的期間至九年之久。這次的騷動，一方面表示了被壓迫的下層民衆的力量，一方面引導了太平天國的革命。但在統治階級的屠殺之下，結果，終於失敗了！突圍僅僅描寫騷動前期的一片斷，也就是促成農民騷動的前奏。原來清代到了嘉慶時候，農村經濟，因商品，租課，高利貸，捐稅等等的重重剝削和榨取，已經宣告破產，而官吏的殘酷貪污，尤使農民走四無路。所以一遇白蓮教的煽動，立刻爆發。洪亮吉的意見書中，有一段極澈底的話可以引證：

「今者楚蜀之民，聚徒劫衆，跳梁於隅，逃死於曷刻。始入白蓮，天

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福。繼由地方官吏挾制萬端，又黔省之苗氛不靖，流及數省；賦外加賦，橫求無厭，忿不思患，欲借起事以避禍，……」

突圍中所寫山西人在新野的高利貸榨取，是那時河南省的普遍情形。因為河南連年旱荒，飢寒交迫的農民，都向山西富商借貸。於是商人，地主，官吏，乘此機會，掠奪農民的土地。廣大的農民失了他們生活的依據，自然引起極大的恐慌。白蓮教能夠在河南蔓延，這也很有關係的。嘉慶時有一次「廷諭」說着這事：

「豫省年歲不登，凡有恆產之家，往往變賣糊口。近更於青黃不接之時，將瞬成熟麥地，賤價準賣。山西等處富戶，聞風赴豫，舉放利債，藉此準折地畝。貧民已經失業，雖遇豐稔之年，亦無憑藉。……乃山西等處豪強富戶，越境放債，賤準地畝，且將麥收在望之田，乘機圖佔，一經準折，即攘為己有，此更酷於王安石之青苗矣！……今因河南災旱而山西富戶乘以

爲利，是富者日益其富，貧者日見其貧。及遇豐年，展轉增加售賣，而中州元氣，竟爲隔省豪強兼併侵剝，災區氣象，何由得復舊觀？……」

本篇中敘及的山西平陽元氏，是根據觚觶「江南秦與季氏，與山西平陽元氏，俱以富聞於天下」一段。四五兩節所寫的挨戶搜索和收賄賣放，在清代通史，清代外紀，太平天國革命史等書，都有極詳盡的記載，這裏不多鈔引了。

詩獄：

凡稍稍記得清代掌故的，都可以知道呂留良的一件慘案？詩獄即是採取這事的資料。但應當附帶聲明，我絕對不懂得什麼民族文學，寫這篇小說的動機，無非把它來暴露那時統治者的殘酷和愚笨，壓根兒沒有其它作用。

從康熙六年至雍正七年，（一六六七至一七二九）先後起了九次的文字獄；如沈天甫之獄，朱方旦之獄，江南科場之獄，汪景祺之獄，查嗣庭之獄，呂留良之獄，陸生椿之獄，徐駿之獄：這九次大獄，極端表現了統治者對智識份子的摧

殘！在一字一句之中，覓取人家的罪狀，從而剝屍，梟首，流放，藉以鞏固其統治者的地位與制壓漢人的異動。僥倖，智識份子被消滅了，所存的祇有「歌頌聖明」的「順民」。然而血腥還沒弄乾淨的常兒，却爆發了白蓮教，天理教，陝西木工，河南捻匪等下層民衆的大騷動。接着太平天國的革命，也突然捲起了鉅大的高潮。智識份子屠殺光了，還有「無知棍徒」來造反，這是那時統治者所夢想不到的吧？

北邙山：

北邙山是描寫南唐亡國以前的一幕趣劇。李後主在強宋不斷侵略的危境中，還繼續維持着「酣歌恆舞」的享樂主義，而且把國家安危所繫的重担，付給了僧徒，這是何等滑稽而可笑啊！篇中的和尚，就是宋國間諜小沙彌。江表志有一段說：

「李主好佛，太祖遣僧爲間，號小沙彌。導以奢侈，着乾紅袈裟。李主

云，佛亦莫不如此？小沙彌云：「陛下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
宋軍於開寶八年（九七五）進抵蕪湖，溯江東下，和吳越軍會，建康便陷於大包圍中。及曹彬統率的水師從采石磯渡江，拔金陵關城，李後主仍沒有抵禦的決心。宋史中有一段趣話，把牠節錄下來，以見南唐君臣苟安國誤的一斑：

「江南進士樊若水詣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太祖遣高品石全根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可以大艦載巨竹；自荆渚而下。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入作使郝守濬等率匠營之。識者以爲古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牌口移至采石，三日而成，渡江若履平地。煜初同朝廷作浮梁，語其臣張洎，對曰：「載籍以來，長江無爲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爲兒戲耳！」」

建康被圍的時候，劉洞因榜詩得罪，事見江南野錄。因譏刺時政而先劉洞被誅的，還有史館修撰潘佑。統治者剝奪人民自由的手段，可以說「千古如出一

轍」，南唐的覆亡實在無須惋惜的。至於劉洞的歷史，馬書說：

「劉洞，廬陵人。少游廬山，學詩於陳旼，精思不懈，或至決日不盥。

居廬山二十年，長於五字唐律，自號「五言金城」，得買島遺法……」

埋葬在歷史裏的故事，自然是發掘不盡的，這一點微細的工作，也許可以證明「日光之下，並無新事」的一句格言。至於應如何看法，那自然，各要各的立場，各要各的見地。或者，歷史是警告着人們，「不要再那麼樣」；但或者歷史也在告訴人們，「又要那麼樣」了。

一九一三四年，五月一日於杭州。

新堰

一

胡，胡，胡！

紡車在發瘋似的轉。

福官媽一隻脚踏在車板上，翹起了鞋尖頭，右手拿了搖柄，不停地搖。左手拉了二三尺長的棉條，迅速地送到梭子上。

黃豆那麼大的油燈火底下，顯出她瘦削的瓜子臉。幾根長頭髮，披在面頰上，一飄一飄地，鼻頭是扁平的，嘴唇微翹着，露出一對白淨的門牙。

門縫裏吹來的風，冷颼颼地，油燈火立刻顫抖。

「出去時光一件單布衫，怎麼過得冬！」

她在想，眼圈兒有點紅。

哇——哇——哇！

福官突然在搖籃裏哭，一雙小手伸出在被窩外。

她趕緊斜伸過另一隻腳去踏搖籃；一邊低低地唱道：

「寶寶睡呀！」

孩子仍哇哇地哭。福官媽陡的立起來，把福官抱在膝頭上，換去了濕尿布，便解開胸脯，給他喂奶。

胡，胡，胡！

紡車繼續轉。

福官又在她懷裏哭，手脚亂抖着。她終於停了手，把乳頭重復擦進他嘴巴裏，輕輕地拍。一會兒，福官側過臉，向油燈火看。

「小東西，怎麼不睡呀！」福官媽撫摩着孩子的頭頂說。

福官掉過臉來對她笑。

「爸爸會回來麼？會，你再笑一笑！」

啞！

福官果真笑，小嘴兒嘻開着。

她把福官緊緊地抱在胸口頭，在他的面頰上拚命嗅。同時，她緊縮着的一顆心，驟然得了什麼似的，有點展開了。

真的，她自從和男人分離之後，就彷彿像丟失了一件東西，四圍老是空虛虛的。當她男人初被徵發的幾天，每夜做惡夢；等到驚醒過來，胸口又像壓上幾百

筋重的一塊石頭，連氣也透不轉。直到「小東西」出世了，才把追憶男人的熱情，慢慢地用在慈母的愛撫上。

當下，她又給福官喂飽了奶，把他小心地放進了搖籃，便繼續着紡。

胡，胡，胡！

屋角落裏的鼾聲忽而停止了，接着，鋪板吱吱咯咯地響。

「睡吧！福官媽！」

是老人的聲音。然而在尺把遠的油燈火的光亮圍籠之外，卻看不到什麼。

「早啦，再紡一車！」福官媽答。

「唉！明天還要做襲的——不是玩！」聲音忽然憤慨了。

「做襲？」

「不做怎麼辦呢？——生就的苦命！」

老人氣噎了，「咳，咳，咳！」

「佃戶真的不是人！」福官媽自怨自艾地說。

「人，畜生還不如？」老人噙停了說。

福官媽趕緊揩眼淚。

屋角落裏突然蠕動了，影子似的。在黑魃魃的暗室中，首先發現了一堆白頭髮。他摸着牆壁走過來，一步一掄地。在他打摺的臉紋裏面，顯示着憤怒和憂鬱的神情。當他跑到搖籃跟前的時候，又忽而噙起來，腰部彎曲着，臉孔脹得通紅。

「起來幹麼？」福官媽憐憫地問。

「看一看天，會不會——下雪！——也睡不着！」老人喘氣說。

「西風頭，不會下雪的！」

白天，紡車靜穆地倒在牆邊頭。

木礮代替了紡車胡胡的聲音，糠和米索索地落下來。冬季的西北風，雖然吹得那麼緊，但福官媽穿了一件夾短襖，汗顆兒還一點一點地滴。她拾起衣角揩了一回汗，又使勁地推。

老人把身子佝僂着，蹲在地上篩，並且時時嗆「咳，咳，咳！」

福官躺在搖籃裏，哇哇地哭，鼻涕掛了一兜涎。

太陽斜西了，竹籬裏面還有一半穀。

「操媽的！死活全不管，兩担穀子怎麼磨得完！」老人忿忿地說。

「可不是——你早點去稟一聲，今天頂多祇好交担半！」福官媽揩揩汗。

「他姊姊！死人脾氣——怎麼會答應！」

「要是福官的爸——」哽住了，眼淚直滾着。

老人吁口氣，繼續篩。

哇哇哇——

孩子越發哭得厲害了。

於是，鶻聲，篩聲，哭聲，鬧作一片兒，合成了不平常的節奏。忽然吹來一陣風，鶻糝飛起滿屋子，老人趕緊揉着眼：

「媽的！」

丙生嫂從隔壁跑過來，皺皺眉頭說：

「怎麼啦？」坐在放笆斗的一條板凳上。

「還有八九斗！」福官媽指指竹籬說。

「八九斗？」丙生嫂驚異說。

「哼！」老人逼出了胸口的一股悶氣。

丙生嫂陡的拉過福官媽手裏的「鶻手」：

「來，孩子哭壞了，讓我幫你們推兩簍？」

「那麼勞動你啦！」一邊說，一邊跑進去。

「幫幫忙，算不了什麼事！」

丙生嫂說着，搖一搖木斗裏面的穀，用力地推。但僅僅磨了一斗多，周身就有點發燒，熱烘烘地，頭上透出汗蒸氣。她想：假如福官的爸不出門，像這樣「重生活，」當然挨不到福官媽，而且老人也舒服得多。祇怪種田人的命運壞，年年開「皇差」；永濟渠的工程才完結，又要鑿什麼南運河，……幸而自己是老寡婦，兒子也沒有，不然，徵丁也徵去了的，……

她這麼想着，又搖搖木斗兒，穀從底口裏迅速地漏進磨裏去。

突然，有一個矮胖子在門口出現；玄色布袍上，繫一條白腰帶。

「還沒有磨好？」矮胖子大聲嚷，把手叉在腰膀裏。

老人迷惘地抖着腳脛立起來：

「呵呵——管家的！請——請坐！快——好了！」

「坐一坐！」「丙生嫂也招呼着。

「老子耐煩等？」矮胖子咆哮着。

老人搬過一條板凳，把衣袖揮了灰，讓矮胖子坐。福官媽從裏頭走出來；一隻手抱了福官，另一隻手端了一杯茶，遞給矮胖子：

「管家的，喝杯便茶！」

矮胖子瞟了她一眼，心裏似乎有點跳，「女人還漂亮，」他這麼想，便伸手接了茶杯說：

「嫂子，多惠（承）你！」一口揚州腔。

「不怎幹的！」福官媽也操着不純熟的揚州話勉強笑笑說。

矮胖子喝了口茶，眯着眼睛問：

「老爺等急了，什麼時候才得嚮好哇？」

「沒得兩個時辰，不成功！」管家的，你想，翁媳兩口兒怎麼快得來？」

矮胖子把嘴巴向福官媽努一努：

「這樣的，唔（我）晚上來！嫂子，你說好不好？」

福官媽沒有理會，臉孔板板的，不作聲。

「好吧？嫂子！」矮胖子又催逼一句。

「讓我們送來，省得管家跑！」福官媽說。

「唔——」

三

不幸的老人，自從他兒子被徵發以來，快五個月了；雖則短短的不到半年，他卻不知過了多少年頭似的，在日夜期待着，思念着。那疎朗朗的一把黃鬚子，漸漸變白了。而且咳嗽越發厲害，一到半夜，便喘得喘不過氣。四肢好像給細縛着，連翻身都艱難了。「這幾根老骨頭有誰捧！」他天天這麼說。他想不到皇帝

登了基，還會教老百姓喫苦頭。長城修好了，鑿河；河竣工了，又要造東都，幾百萬的壯丁往洛陽送。他不明白開濬這許多運河作什麼用。更其不明白長安本很繁華的，一個皇帝要有兩處都城。講到開「皇差」，怎麼做官人家的兒子偏偏挨不到。不，商販也不比種田人少，卻也沒有一次不免徵的。他這麼盤算着，盤算着，似乎越盤算越模糊。最後，他祇有把「農民生來就是苦命」作了盤算的結論。

這天，因為前一天過度勞動了，身子便有點發燒，不能起床。他把一塊破布蒙了頭，哼着哼調。有時，還喃喃地嚙語。接着咻咻地哭。當福官媽熬了一碗紫蘇蒼香湯送到他床邊頭的時候，他睜大了一對紅眼睛，霍地坐起來，把她攔腰抱住：

「我的苦孩子？皇帝害死你的呀！你——」

福官媽嚇得趕緊洒脫了他的手跑開去，猛不防，那碗熱湯翻了一被頭。她張

紅了臉，揩揩眼淚說：

「我是福官的媽，公公！」

老人盯了她一眼，便哈哈地笑，兩隻手亂攪着。

「怎麼啦？公——福官媽極聲嚷。

「孩子——我——我要看——看孩子——」老人橫倒了身子，又抽抽噎噎地哭。

「他——他沒有——回家啦！」

這樣經過了半個時辰，老人才回復原狀；閉緊了眼皮，平靜地仰臥着。福官媽從新熬了湯給他喝，又向丙生嫂討了些「行軍散」，把開水調和了，給他吞下去，據說可以通通氣。

「心裏舒服點吧？」福官媽問了幾聲。

老人點點頭袋兒：

「好些——」

「想喫一點兒稀飯麼？」

「不——要！」

「那麼，我下田了——趕天晴，麥秧要削啦！」

「唔，福官呢？——他——」

「睡穩了，丙生嫂會照顧的！」

「哦哦——」有點朦朧了。

福官媽拿了鋤頭跑出去。

坐在田場上晒太陽的丙生嫂看了她一眼，問：

「快去，這樣短天。」

「啊啊——孩子——」一邊跑。

「我會對付的，你放心！」

福官媽從田塍上跑去，鋤頭抗在肩胛上。剛過了板橋，看見前村的六叔公在

那里挑齊菜，蹲得矮矮的。她立刻停了步：

「六叔公！」

「哦！」六叔公撐着膝頭立起來，顛巍巍地。接着，笑了笑，說，「你來削麥秧？」

「是的。」

六叔公四圍張了一張，說：

「侄媳婦，我本要來關照你，這兩天外頭風聲真不行！男丁抽光了，說要抽女人！因為馬上去打流球，把男人編入伍，開河的工程換女人去！聽說縣裏已經有『公事』下來，教甲長挨戶派！」

這意外的襲擊使福官媽肩胛上的鋤頭自動地落下來。她呆呆地凝視着六叔公，連呼吸都窒塞了。露出的白淨門牙，在捉對兒打戰。

「趕緊想法子！」六叔公莊嚴地說，聲音低得像蚊子叫。

「實在的？」半晌吐了這一句。

「怎麼不實在！」

四

河工換女人的消息終於實現了。

六個字一句的「告示」各處貼滿着。

於是，新堰村便陷入極度恐慌的氛圍中，空氣是悲慘而沉靜。早晨，太陽剛上樹梢，甲長拿了「丁口冊」在村上出現了。後頭跟了黑麻皮的縣差，個子高高的，怪怕人。他們從第一戶開始，依次而至第二戶，……西首第五家，便是丙生嫂家了。

黑麻皮把門一脚踢開：

「人！」

丙生嫂故意慢吞吞地跑出來，臉上沒有表情，很安詳似的說：

「找誰？」

甲長挨進半個身子：

「丁門黃氏，就是你？」

「對的。」

「多大歲數？」

「五十一。」

黑麻皮歪過腦袋，向她仔細看了看，叱斥地說：

「沒有吧？——說老實話」

「年紀不瞞人！五十一，肖牛，男人死的那年，我四十七，是大業二年，現在足足四個年頭！四十七加四，五十一，鐵準的！」丙生嫂扳着指頭說。

「家裏還有什麼人？」甲長問。

「人，統統死光了！——祇剩我一個老寡婦！」聲音忽然憤激。

「說真實話！」黑麻皮在門外說。

「縣差老爺，別人好瞞，甲長可瞞不來啦？」

甲長瞪了她一眼，蹣跚地去了。當他倆踏進隔壁一家的大門檻，老人已竟跪在泥地上，不停地磕響頭：

「求求老爺們！發點兒慈悲心吧！求求！——」

「不要多嚕唆！」黑麻皮吆喝着。

「你叫蔣殿卿？」甲長猶笑一聲問。

「是的！」又磕了一個頭。

「兒子呢？」

「給徵發出去了！——秋天，秋天——」

「媳婦！」

「她——她有孩——子的——而且——還生——生病！」

「嘿——」黑麻皮又在叫。

甲長提着筆，預備寫姓名；一邊問：

「她娘家姓什麼？」

「記——記不得——得了！」老人接連磕頭。

「放屁！」黑麻皮生氣了，眼睛裏爆出火來。

「殿卿，你怎麼不明白？這不是我們要派她的，當今皇帝的聖旨，誰敢違拗！何況『告示』上說得清清楚楚，你認得字，怎麼會看不懂！」甲長向老人解釋着。

「懂——是懂的！」

「懂就得啦！」黑麻皮把手一攤。

「求求縣差老爺——求求——」

「哼！裝死腔！」黑麻皮滿臉現出不高興的神氣，把眼皮一抬蕩開去。

哇——哇——哇——

孩子的哭聲忽而從裏面送出來，粉碎了老人的心。他眼前陡的起了許許多多的黑圈，屋子跟着翻騰似的轉動。一忽兒，便跌倒了，直挺挺的躺在泥地上，臉孔變得白而泛青。「裝死腔」這聲音，還在他的耳朵裏嗡嗡的響。

「多大歲數？」甲長問。

「趕快說出來！」黑麻皮在吆喝。

兩人的聲音同時在末了一戶送過來。

全村充滿了悲哀的空氣。

五

憂憤，驚悸，勞苦，疾病，同時向他環攻的老人，在縣差和甲長的威脅之

下，終於剝奪了他的生命權，死了。他風乾桔子般的臉皮上，流露了愉快的微笑。然而一身兼內外二職的福官媽，卻哭得喉音啞啞了。「怎樣殞殮老人呢？」便成爲她眼前的先決問題。至於自己的徵發，以及福官的寄託等等，雖則也急於要解決，但似乎反居次要。她躊躇了半天，祇得去找六叔公。

「唉唉！棺材可以向田主求賞的！——趕緊去找揚州人！」六叔公說。

「有這個規矩麼？」福官媽出於意外地問。

「有，佃戶就是田主的奴僕；奴僕死了，主子當然要賞給的！」

「揚州人，那個管家？」

「對的，矮胖子。」

提到矮胖子，她又躊躇了。龔毅那天所給與她的印象，這時還在腦膜上殘留着，不能不引起她的懷疑與害怕。而且，而且晚上來搬米的時候，還捏了她一把大腿，這就分明對她存着某種的妄想。是的，一個田主跟前的管家，他是掌握

予奪的大權的；收穫的好壞，工作的勤惰，似乎都沒有什麼關係，祇要能夠把管家巴結上，就可以獲得相當的便利。但老人卻不是如此做，福官的爸也和父親一樣，老是硬碰硬的，有這兩重關係，福官媽自然更躊躇了。

「管家不會答應吧？」她心上這樣想，也就這樣說。

「包允的！」六叔公保證地說。

「打那里跑？」

「過跨塘橋轉彎，左手一家，四扇頭大牆門。」

福官媽點點頭，離開六叔公。當她踏上大牆門階石的時候，心裏有點跳，又有點癢。

蹲在門口的一對石獅子，嘻開了嘴對她笑。

亮幌幌的門鎖閃耀着。

半晌，她放大膽子問：

「管家在家麼？」

汪，汪，汪！

一匹狗突然在裏面叫，發狂似的叫。

「誰？」門內有人問。

「啊啊——我新堰村來的？」

「找誰？」聲音很粗暴。

「找管家的，找管家的——」柔和地答。

門開了，那匹狗拚命的在她腳上嗅，一跳一跳地。她跟着那人曲曲折折轉了幾個彎，又穿過四五所院子，才停住了。

矮胖子坐在屋子裏剝腳趾，袴管捲到齊膝髁。一盆骯髒的洗腳水，放在腳跟前。

「有人找你啦！」那人說。

「哦！」矮胖子抬起腦袋把袴管放下，「乖乖，對不起！」

「管家的！」福官媽走進去。

「啊唷，我說是那個。是你——怎麼有空來玩玩？」

「求管家來的！」忸怩地說。

矮胖子笑了笑，搬過一張竹椅，一邊說：

「什麼事？你說，你說——唔能够作主，沒有不答應——嫂子，來吵？來坐坐吵——」

那人溜了矮胖子一眼，扁扁嘴，去了。

「不客氣。」福官媽依然立着。

「說吧，嫂子！」穿襪。

福官媽陡的跪下：

「公公死了，請管家的行一個方便，在老爺跟前求一口棺材！」

矮胖子立起來，說，「呃呃呃，——這個便當！」說着，伸手過來拉她的臂膊，「起來，這個便當！」

「那麼，就請管家進去求一求？」——臉孔漲紅了。

「抹（莫）慌——這個便當！」

「噢噢！」

「慌也不中用！」

六

老人埋葬的下半天，被徵發的女人們下船了。萬頭攢動的河岸上，羣衆都靜默着。

黑麻皮手裏拿了籐條，從人羣中擠過去，又擠過來。

鄉長，甲長……在嘖嘖地談笑。

船夫忙着理繩索。

「開船呀——」

黑麻皮用勁嚷，聲音越過了沉靜的空氣。

索郎……

收錨了。

通——

篙子下水。

六隻「京口快」同時漾開去。船上的黃布旂，在風中霍霍地飄。一會兒，船穿過了跨塘橋，從羣衆的眼光中慢慢地消失了。於是，黑麻皮，鄉長，甲長等等，在長纜隊的掩護之下，開始跑去了。但河岸上的羣衆，仍擁擠着，沒有離開，而且開始喧嚷了。直到太陽落山，才逐漸走散。然而跨塘橋的橋背上，還立滿着許多人，在那里指點着。

「喂，過了龍子咀，河面就窄小了。逃他媽的！不是很容易？」蹺脚王四對旁邊的一隻眼說，聲音低低的。

「××操的！沿路都有兵！逃？逃到你媽的×洞裏去！」一隻眼搖搖腦袋說。

蹺脚王四似乎一笑，把手托着下巴，不作聲，一隻眼悄悄地拉了他一把，斜過臉去：

「老王，很奇怪，竹溪村的李二姐，名字寫上了，會免徵的？還有，還有新堰的福官媽，黑麻皮口口聲不答應，不知怎麼一來，哼，也摘除了。媽的，你想！奇怪不奇怪？」

笑了，蹺脚王四拍拍手。接着，把兩個指頭作成一個圓圈，挺一挺脖子說：

「有什麼奇？祇要這玩意兒到手！」

「錢？」一隻眼把嘴巴一撇。

「得——啦！」拖長了聲調。

一隻眼摸摸頭髮：

「福官媽沒錢的？」

「唉！沒有錢，勢也行的！她走上了田主的門路，八老爺說一聲，黑麻皮還敢帶人？不，就是縣裏也要買他的賬呢！」蹺脚王四冷冷地說。

「八老爺？」

「這橋下秦家。」

「那麼，八老爺對她——」停住了，凝視着蹺脚王四。

「你姊姊的——真沒有明白？」蹺脚王四生氣似的說。

「我知道了還要問你？」

蹺脚王四伸過腦袋，向一隻眼的耳朵邊咕嚕了一陣，末了，把眼睛那麼一

轉：

「揚州乖乖！」

一隻眼醒悟地冷笑一聲說：

「他自己有了四五個老婆還不夠嗎？」

蹺脚王四正要回答，瞥見矮胖子跑上橋來，手裏提了紙燈籠，喘吁吁地。一隻眼向他擠了一擠眉頭，把手又在胸間。蹺脚王四待矮胖子走近了，便笑笑問道：

「上那裏去？管家的？」

矮胖子一邊跑，一邊說：

「看楊老爺去。」

一隻眼趕前幾步，把手一擺：

「楊老爺不在家！」

「在那塊？」矮胖子停住了問，臉孔板板的。

「他和你開玩笑！」蹺脚王四笑了一笑說。

矮胖子瞪了一眼，「×養的，老子有正經事，你倒要來尋開心！」說着，便繼續跑下橋去，「等老子有空，來換你×養的賊骨頭！」

「喂，不要忘記往新堰去跑一趟！」一隻眼蹲在橋頭上嘲笑着說。

「老子沒得空！」矮胖子的身影消失了，但話聲還聽得到。

「哈，哈，哈！」蹺脚王四縱聲笑。

七

「楊老爺說，他那裏沒得信！」矮胖子諂媚地說。

「他有沒有差人過江？」秦八叱斥着。

「是是——大概有的！」

「放屁！——像這樣緊急的事，你老是掉東忘西的！如果揚州果然鬧出亂子，

別的不打緊，我們的鹽棧還會保全麼？哼！」

秦八說着，在廳上踱來踱去。他灰白的臉孔上，忽而浮起一片紅暈，眉頭盛緊着，嘴唇在微微地噏動。「沈覓敵是揚州有名的光棍，前回不把他徵發出去，這就是老楊辦事太顛頂。假使揚州一有搖動丹徒的河工馬上便會響應。再合上淮南張起緒的一股，事件就擴大了。而且朱燮，沈元翰，張大彪這幾股，也和沈覓敵暗通聲氣的，怎麼辦呢？……」

他這樣想着，彷彿揚州的邢大鹽棧已經給沈覓敵佔領；棧裏的司事，都被殺死。所有存貯的銀子，田契，鹽票等等，也完全被劫。同時，沈覓敵的黨羽，又潛入丹徒，把他開設在城內的裕民典當放火燒燬。禾豐糧棧的存穀，都給農民搶去。他一向厭惡的蹺脚王四，帶了許許多多的無賴，攻進了跨塘橋的住宅，見人便殺，屍體堆滿了一院子。

他這時的神經，爲預想中的恐怖攪亂了；額上的汗顆，便直滾下來。但他想到長纜隊的勇武，他的預想，似乎立刻轉變。長纜隊在去年運木的民伙騷動時

候，沒有一天，就把二千多亂民殺光。現在，揚州和丹徒，都有長獍隊防守，決不會讓沈覓敵猖獗的。

在矛盾的理知包圍之中，秦八滯重地坐下，對矮胖子說：

「楊老爺什麼時候來？楊老爺！」

矮胖子睽了他一眼：

「他說喫過晚飯就來！」

這時，中門忽然開開了，一乘黑布小轎在院子裏停下。轎夫喘着氣打轎帘，汗蒸氣在他的腦袋上冒出來。另一轎夫把「楊府」紅字燈籠從轎槓上解下，扶着楊老爺出轎。

「澤翁，勞駕了！」秦八趕緊迎上去拱拱手說。

楊老爺挺着脖子，習慣地把鬍子一捋：

「呵呵——八翁！揚州沒什麼大不了的！姓沈的那小子要鬧他就不怕腦袋兒搬

家？」

說着，揀東邊的靠椅坐下，不停地冷笑。秦八吩咐矮胖子把中門關上，然後拖着脚步跑過來，把手一攤：

「不行吧！沈覓敵這傢伙羽黨多得很。萬一鹽民被他煽動了，這亂子就鬧大啦！」

楊老爺搖搖腦袋說：

「非也！八翁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那姓沈的壞蛋，根本就是膿包！當真要鬧，他怎麼敢？何況揚州有那麼多長灘隊，對付幾百個『跳梁小醜』，綽乎有餘，綽乎有餘！」

「那麼，依澤翁的推測，揚州不會有事？」

「放心？」楊老爺鎮靜地說。

「唉唉，不是我不放心，今天鹽棧裏來信說，張起緒的一股，也許要竄到清

江浦。假如和沈覓敵取得聯絡，那不是糟糕麼？」

「然而不會？」楊老爺堅決地說。

「怎麼知道不會？」

楊老爺猶笑一聲，「張起緒不往皖邊發展，反而向清江浦來，天下有這等傻瓜？」突然，拖長了聲調說，「有是理乎？無是理也！」

「楊老爺，確實有這個謠言的！」矮胖子吶吶地說。

「哈，哈！謠言可算真實麼？管家的！」楊老爺質問着。

「是是！」矮胖子漲紅了臉。

「預防總不會錯？」秦八說。

「對，『君子防患於未然，』怎麼會錯？不過一定要說沈覓敵能夠鬧到這麼樣，這就未免張皇了！哈哈？」

說着，踱到攔几跟前，把手反叉着，仰起脖子看對聯。

秦八頹喪地立起來。

矮胖子跑到院子裏去和轎夫咕嚕着。

廳上的空氣，讓靜寂控制着，死沉沉地。

鏗，鏗！

更鑼隱隱地從牆外送進來。

八

揚州沈覓敵騷動的次日，河工的不穩空氣，便在京口傳布了。長潑隊在新運河的兩岸出動，號角嗚嗚地響。這樣戒備了三四天，果然把動蕩着的潮浪鎮壓下去，一切都平靜了。這天，官紳舉行接收河工典禮，丈把高的泥隄上面，陳設了熱騰騰的「福禮」。燎裏燃燒着的木柴，火燄在熊熊地竄。柄上繫着紅綠布的鐵錘，安閑地躺在隄坡上，鋤耙，畚斗，槓棒，繩索，都疲乏地表示着勞苦功高的

神情，集中在河工住的草棚門口。

砰，砰！

銃聲展開了嚴肅的序幕，官紳們在隄上禮拜，祝告，演劇似的。

鐵鎚在各人的手裏開始動作。

砰，砰！

銃接連響，泥隄開了口。於是，官紳們都得意地笑着，挨次打轎，散去了。

「他媽的！河開好了，又要入伍，老子不高興！」靠在草棚上的一個河工拍胸脯說。

蹲在旁邊的另一個河工，鼻子裏哼一聲：

「算啦！膽子黃豆大，還會豎得直那張鳥！」

「嘿！今天不下手，本是你主張的！怪我？」

「誰怪你？」蹲着的一個陡的立起來。

「那麼大家幹！」

「幹！」

「不幹不是好漢！」

「得啦？」

蹺脚王四突然在草棚後頭出現，對着靠草棚的一個裝裝手勢，似乎很驚惶似的。接着，把嘴向東面努，便躲進棚裏去。於是，十幾條眼光都立刻向那邊看，靜悄悄地。約摸經過半個多時辰：大家重復圍攏，聽蹺脚王四述說沈覓敵的騷動計劃，以及剛才長瀆隊巡邏的用意。

「祇要當家的把傢伙運來，我們一定幹！你想！一忽兒開河，一忽兒打仗，放了田不能種，東拋西散的！老實說，等當家的坐了龍廷，我們都不想封什麼王；安心種田，就是我們的本分！」靠草棚的一個說。

「哈哈，幹成了，當家的會不給好處麼？可是事情要祕密，像前次那麼張

揚，那就更糟糕！是麼？今天十四，傢伙後天晚上到，大後天就動手，你趕緊接頭好！」

「好！」

河工同聲喊。

蹺脚王四喝了口茶，拾起大餅籃，一顛一蹶去了。他經過長濬隊的營幕門口，故意提高嗓子叫道，

「買大餅啊！」

「喂！」守營的兵士叫。

「呵呵，老鄉！值早班？」蹺脚王四笑笑說。

「可不是！買賣好呀？」

「還不錯！今天第二籃，剩不多了！」指指籃。

「熱的吧？」

「滾熱？」

蹺脚王四說着，便拿了三塊大餅遞給兵士。

「等會兒來拿錢？」接了大餅說。

「自家弟兄，還客氣麼？哈哈！老鄉，我請教你，開河的工人送往那裏去？」

兵士嚥下一口大餅，「打仗！」

「扯謊？」蹺脚王四故意說。

「真的，大後天就要開拔！」

「呃，這麼說，我買賣沒有了？」

九

晚上，下了一陣大雨，還隆隆地打着雷。「剛交小雪。」雷就會響，不是

入口不太平，便是年歲要荒歉。」新堰村的人們都這麼說，而且互相辯論着，彷彿大難將臨似的。早晨，雨雖則小了些，但天氣還很悶熱。在搖着紡車的福官媽，僅僅穿件薄棉襖，汗顆兒還掛了一額角。據丙生嫂說，「元嘉」二十六年的冬天，也有過一次雷雨，那時我祇有十四歲。明年，魏國的兵馬便渡河南侵；一向安靖的江南，也就遭了兵災，百姓死了一大半。」

丙生嫂是熟諳掌故的，記憶力非常強；譬如某家生幾個孩子，某年死了幾頭牛，她都記得很清楚。一村男，女，老，少，少的生肖，她也個個知道，並且連時辰都記得。所以福官媽聽了她說起宋國的故事，便斷定兵災已在眼前。然而她不但
不恐慌，反而希望馬上天下大亂，把皇帝的江山推掉，從新來一個真命天子，讓
種田的過好日子。

當下，福官媽看一看天，白瀾瀾的雲，似乎有些展開了。同時，門外的一株
楊柳樹，梢兒都向東而倒，風頭轉西了。經驗告訴她，天是已經有了晴意。她立

刻停了手，來看丙生嫂。

「天晴啦！我們跑一趟吧？」福官媽央告地說。

「唔唔，東西備好了？」丙生嫂洗着衣裳。

「統備齊了！」

「那麼你先把福官送去，路上濕濕的，好像滑油山，怎麼跑得來？一去一來十八里，也沒有這把氣力！」

「噢，噢！」

說着，便回來把福官放在懷裏頭，又把一塊藍布裹了自己的腦袋，掩上破板門，往前村跑。在路上，她看到田裏的麥，綠油油地，充滿着活潑的生氣。她便記起去年這時，福官的爸還沒有徵發，天天在培着土，……他出去了祇有半年光景，家裏的情形就生了變動；慈祥勤儉的老人，丟了他的獨生子去了。而自己呢，爲了維持蔣家門戶被污辱了，……如果這次開往洛陽的河工能夠給我把信帶

到，他平安地回轉來，……

她這樣想着，跨進六叔公的門，揩了揩眼淚，勉強一笑說：

「六叔公！」

在打盹兒的六叔公，朦朧地抬起眼皮：

「哦，侄媳婦！下雨天，你來幹麼？」

「送福官來的！聽說河工就要開走，遲了恐怕趕不上！」

六叔公伸了個懶腰立起來：

「唔，你今天就去？」

「是的，六叔公！」

「小弟弟來啦？嬌娘！」

裏頭有人跳出來是六叔公的八歲孫兒阿七。臉孔瘦瘦的，黃濃鼻涕掛了一嘴

脣。

「呢，阿七，你媽呢？」福官媽拉了阿七的手。

「她——她上外婆那里去了。——捧了福官的面孔嗅，一跳一跳地。」

「小弟弟送給你，好吧？」

「嬌娘騙我？」阿七愁笑着。

「真的！」

這時，福官媽和六叔公說了幾句，把福官放在床上，又哄了阿七一會，便匆匆地跑回來。見丙生嫂手裏拿着傘，立在門口頭。她對她點點頭，一直走進自己房裏，把枕頭下面的一封信和二兩碎銀子，小心地攥進肚兜，便急速出來，把紡車放在桌子底下，一邊高聲說。

「我們走吧？」

「快些兒，時候已經不早啦！」

於是，福官媽和丙生嫂便離開村子，向官道上跑。當她倆過了跨塘橋，雨就

停止了，淡水般的太陽從雲縫裏射出來。但西風吹得比前更緊，臉兒都有些疼。直到出了鎮頭，瞥見一乘轎子從斜面的小路上抄過來，轎夫的四隻腳，騰空似的，跑得非常快。踩！踩！踩！——泥水在腳底下濺。丙生嫂認得後面的轎夫叫癩痢姜，便把手一揮嚷道：

「姜阿叔！」

「啊——上那裏去？」癩痢姜別過臉來問，喘吁吁地。

「去瞧瞧新運河！」丙生嫂答。

「送死——河工造反，殺了三百多！蹺脚王四也在內，他是奸細——」轎子去遠了，聲音有點聽不清。

十

河工造反的事因官紳的努力與長濱隊的屠殺，居然又告救平了。然而張起緒

的大股，已經到達清江浦，和沈覓敵的殘部聯成一氣。京口，便落在恐怖的暗幕下，正如海洋中的船，失了駕駛似的，被風浪擊襲着。同時，丹陽，常州，以及餘杭等段的河工，也傳出不穩的消息。傳遞文書的驛馬，在各縣出現，向總部請求援兵。但吳郡農民受了朱燮的煽動，聚衆十餘萬，向縣城進攻；總部被牽掣，援師便無從抽調。因此，京口的局勢，越發陷入了危險的境地，長攢隊也不能支持了。

「怎麼辦呢？澤翁！」秦八連連蹙腳。

楊老爺搓搓手，歎口氣說：

「唉唉！祇有秣陵還安謐，不如搬去避一避？」

「秣陵？」

「對的！」

秦八把身子一仰：

「聽說魏麒麟已經攻下彭城，秣陵遲早也不保的！」

「未必如此快！」楊老爺似笑非笑地說。

矮胖子突然從外面跑進來，臉孔紅紅的，一頭油汗。他喘着說：

「八爺——官——官都——跑了——跑了——一隻——隻眼進——了城——黑麻——皮被

亂——民斫死——長——灑——隊統——統繳了——械——」

秦八的臉色變了灰白，身子索索地抖。

楊老爺的眼睛睜大了，偏說不出話。

廳背後一片婦女們的哭聲，亂麻麻地。

「河——工呢？河工！」秦八用勁迸出這一聲。

「也——進進城了！」

於是，秦府內外，像晴天一個霹靂，立刻哄亂起來。楊老爺推說出去打聽，匆匆地從側門跑了。秦八叫矮胖子在祖宗的神龕跟前點了香燭，跪在地下磕頭，

嘴裏喃喃地祝禱；祖宗有靈感，……

「打進去呀！」

喊聲忽然在門外送進來。接着，便是打門的聲音。

矮胖子溜進廚房間。

「勒你媽媽！你也要死進來？」稻草堆裏有人罵，是矮胖子的女人。

「啊喲？我當是那個！」矮胖子也攆進稻草堆裏去。

「新壞的×養的，你不去同她死在一塊？」

「唔不去！」

「哼，狗子勒的！」

叫嚷的聲音越發急了，房屋在全部搖動着。

「放火呀！」

「放火呀！」

俄而，一團黑煙從屋上冒出來，火舌頭立刻活躍着。一陣風颳過去，大廳延燒了。轟！牆壁跟着倒。一會兒，後房也捲起一團黑煙，屋頂在火簇的噴發中落下去。卜卜卜，火星飛射着。秦八抱了他四歲的兒子，開了後門竄出去；心一慌，便絆跌了，倒在楊老爺的屍體上。

「不要讓秦八逃走！」

亂民都這麼嚷。

「沈」字的大旂忽而在跨塘橋的河中出現，紅地白字，尖角形的。接着，便有許多穿短衣的河工從船上擁上岸。於是，亂民和河工合在一起，到處縱火；整個的新豐鎮，便成了爆發的火山。

一隻眼立在橋頂上，把臂膊張開着，極聲嚷：

「不要讓秦八逃走！」

(一九三三・三・二六)

白楊堡

—

老鄭懶洋洋地落下水車，揩着臉上的大汗，跑到車棚旁邊，蹲下來抱着膝頭喘氣。金黃黃的太陽，射在他半禿的頭頂上，顯出花白的頭髮和乾皺的前額，風一陣一陣吹來，吹去了他周身的汗液；不久，便模模胡胡地睡着了。

直到陽光吻着地面，他才伸了伸懶腰，似醒非醒地擦擦眼皮。接着，哈七！

哈七！連打了幾個噴嚏，鼻涕掛了滿嘴唇，他把兩個指頭一擰，抹在鋤頭上，又順手搥了幾記腿，掙扎着立起來：

「腿痠麼？——換一換吧？」

「不！」老鄭的兒子旺哥兒說，仍踏着水車。

老鄭本能地看了他一眼，點點頭，把一條腿提起來，擱在泥塊上，用火石敲着紙吹，慢騰騰地吸旱煙。他看到躺在田裏的稻，稀疎疎地，葉子捲成一枚針。那裂着深痕的泥土，像張開了大口。稻子的底葉，都倒在泥地裏，變了枯黃的顏色。於是，恐怖的波浪，便在他四周襲擊。他不禁吐了口氣，呆呆地出神。他記起十年前杞縣也碰到一次大旱，接連五個多月沒有下雨；小麥，高粱，粟，大豆……完全枯死。那一年，四鄉就發生騷亂，而且還鬧了好多次的搶穀風潮。鎮上的袁家，也從此敗落。他幸而有一百兩銀子存在城裏的當鋪裏面，把那次的難關，勉強渡過。然而，現在便不行了，假如這塊靠塘河的稻，也不能夠繼續牠的

生命，……他想到這裏，全身立刻震顫，覺得死神的黑影，已經壓上了他的肩膀，臉色便白而泛青。

旺哥兒哼着山歌，兩隻腳交換着踏；車軸上的輪齒，在他腳底下轉，渾濁的黃泥水，從十多塊聯繫着的小木板裏進來，出去；出去，進來，汨汨地響着，響着，響着！但喝不飽的泥土，只管把水咽進去，終不肯表示滿足。

是的，兩岸百餘畝的水田，現在是全靠這塘河來供給水源；但，僅僅一里多路長，四五尺寬的塘河，幾乎竭盡了牠的所有。剩下的，祇有淺淺的一層渾水。如果再過幾天不下雨，那就要宣告斷絕。所以老鄭希望的，便是老天趕快下雨。可是不幸得很，他雖然到龍王廟裏去磕過頭，並且還許了「願」，青湛湛的天空，連一絲雲花也沒有。即使偶然起了些烏雲，把太陽遮沒了，一忽兒，刮了陣大風，又青湛湛的了。最近幾天，他似乎對龍王起了懷疑，有些不信任起來，他希望河底裏有一條蛟出現，在牠的嘴裏噴出多量的水。因為昨天聽陸先生說過，蛟

是會發水的。於是，他在這極度的恐慌之中，還存着一線生機似的，自己安慰着自己說：「如果老天不要絕我們的命，蛟是遲早總會出現的。」

這時，他一對骨碌碌的眼睛，正在凝視着塘河。突然有條很小的泥鰍從渾水裏竄出來，曲折地翻了幾個身，就消逝了。他急速丟了旱煙袋，跪下去喃喃地祝禱；蛟龍菩薩有靈感，快給我們發點水，……

「鄭大叔，怎麼啦！」

聲音從背後送來。接着，旺哥兒便跳下水車。等到老鄭爬起，瑞祿已立在他面前，笑嘻嘻地。他看了瑞祿一眼，有聲沒氣的問道：

「啊啊，你田裏的水……」

「是麼？」旺哥兒也插上一句。

「還可以過幾天。」瑞祿皺皺眉頭說。

旺哥兒頹喪地蹲伏下來，不作聲。老鄭忽而意識到剛才蛟的出現，許是他也

看見；不然，同在一條塘河上的田，正需要着水，他怎麼不繼續工作呢？然而蛟會發水的一句話，却從沒有向任何人宣布過，連旺哥兒都不知道，他那里會懂得這個神祕呢？啊，他這麼說，或許另有作用了。於是，他猶笑一聲：

「我可不行啦！」

「我們田少，所以眼前的水是夠了。」瑞祿解釋着。

「哦！」

原來老鄭對瑞祿這人，一向有些看不入眼；他說他滿臉沒有肉，鼻子尖而且灣，兩條濃眉毛，盛在一塊兒。——凡是這樣面貌的人，總是陰險刻簿。所以雖然住在一村，却從不多說話。近來四處的土匪鬧得很利害，頂太平的杞縣南鄉，據說也發現了股匪，而且頭領還是女的。老鄭不信，說他們放謠言。但瑞祿對於土匪的消息，倒特別靈通，因為他的哥哥瑞福在縣裏當「牢頭」，時常有新鮮話兒帶回來，甚至把女頭領怎樣打扮，怎樣漂亮，繪聲繪色地傳說着。老鄭的堅定主

張，經過這番宣傳，居然也起了動搖。同時，他似乎十分需要那種新鮮話，來減少些他早荒的恐怖，便和瑞祿接近起來。當下，他把脖子一挺：

「那麼，昨天有沒有什麼土匪的消息？」

「有！」

旺哥兒陡地跳起來，把手放在瑞祿的肩胛上：

「讓我也來聽聽。」

瑞祿笑了笑，把脚蹴着泥塊說道：

「那女頭領已經佔據了獨石山，掛起『替天行道』的黃旗。縣裏得着這個報告，馬上用火急文書申詳上去，聽說洛陽總兵王紹禹的兵馬，至遲再過十天，就可以到杞縣！」

「唔，王紹禹的兵馬？」老鄭急問。

「是的，我哥哥這麼說。」

「有多少？」旺哥問。

瑞祿搖頭。

有一隻手搭上老鄭的肩胛，指甲兒長長的。老鄭立刻轉過身去，笑着說：

「啊，陸先生？」

瘦長子陸守中做了一個鬼臉，拉了老鄭就跑，一邊說：

「昨天晚上又有掃帚星出現，我親眼看見的，又長又大的尾巴，簡直像一匹白布；老鄭，你要知道，掃帚星是天上的魔王，一下凡，就要擾亂江山，殺得雞犬不留！……」

陸守中興奮地說着，跑到一株白楊樹底下，才停住了。老鄭心裏突突地跳，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想：女頭領佔據獨石山，這話是證實了。陸先生一向不說謊的；蛟會發水，雖然沒有實現，但塘河裏有蛟，那是已經給我看到。並且他還熟讀推背圖，掃帚星的出現，看來決不會假，……早荒之外，還有兵災，這是千

真萬確了，那麼他前天說起的太平醮禳，大家就應該趕快湊出幾兩銀子，把它弄成功，好免去這場大劫，……

他這麼想着，便回過臉去，看見旺哥兒和瑞祿坐在田塍上，切切地談着，却聽不清說的什麼。瑞祿時時把手裝出各種的姿勢，腦袋兒在擺動。旺哥兒一忽兒歎氣，一忽而大笑。他驀然把臂膊一揮，嚷道：

「旺哥兒！還要再車呀！」

旺哥兒和瑞祿點點頭，却並不動脚。老鄭搓搓手：

「唉！怎麼辦呢？」

「怎麼辦！我說起的太平醮禳，你老是不肯上勁！」

「實在車水沒有空，陸先生！」

「蛟會發水的，着什麼急！要是太平醮禳不實現，即使田稻不荒，人死光了，給誰喫！」

說着，陵了老鄭一眼，把長指甲搔着頭髮，顯出非常焦急的神氣。老鄭躊躇一下說：

「我發起，是不是？」

「是的，你年紀最大，田也算你頂多，當然要你承頭的。」

「三天三夜？」

「是的！」

「好，今天就開始捐錢！」

陸守中感到滿意了。他嚴肅的臉上，一絲笑紋，從嘴角邊浮起來。但他還故意把眉毛蹙緊着，裝出滿不高興的神氣。「掃帚星！……鷄犬不留！……」他仰着項脖，這麼反覆地說，好像大禍立刻要從天上掉下似的。老鄭靠在樹榦上，呼呼地吸旱煙，把陸守中的說話，仔細咀嚼着，覺得的確緊急。他承認這周圍十多個村子裏頭，祇有陸守中是他唯一的信仰者，尤其是在眼前，能夠給本鄉消災除難

的，也祇有陸守中。他這時簡直把陸守中看得和神一般，而且比龍王，比較，還要偉大。直到他吸完一袋煙，又回過頭去，旺哥兒和瑞祿，已不知什麼時候跑走了。

陸守中反抄着手，在踱着方步。

俄而，老鄭的女人從木橋上跑過來，一邊嚷：

「快回去，有人找你！」

二

太平醜穢的鑼鼓聲音，還在人們的耳朵裏迴盪着，獨石山的女頭領，却攻陷了杞縣；這消息傳到白楊堡——老鄭的鄉間，空氣就立刻緊張。甚至山，樹木，以及並時在山頂上的兩座古塔，都含着敵意似的向人們怒視。長矛，弓箭，大刀等等，也在每人的眼睛裏湧現出來。整個白楊堡，便沉浸在悲慘的濤浪之中。老鄭

嚇得全身發抖。幾乎連氣息都窒塞了。幸而過了幾天，瑞福從城裏下來說，土匪已竟給王紹禹的軍隊打退了，縣老爺起先沒有下落，直到前天早晨在土地祠裏出現，並且復了任，四城貼出安民告示，危險是過去了。於是，大家似乎放下一副重擔，好像死去復活似的。老鄭聽到這個報告，也鬆了口氣。

這時，陸守中嘻開了嘴，從田塍上踱過來。他剛踏進老鄭的大門，便高聲說道：

「喂，老鄭，我們的銀子不是白化的麼？」

「真靈驗！」老鄭忙迎着說。

「哈，哈，哈！」陸守中驕傲地笑。

「那麼旱荒竟沒法挽救麼？」

沒有回答，神祕似的搖搖頭。一忽兒，他連說了三聲「劫數」，低下頭去，把長指甲的指頭掐着，一邊喃喃地默念。驀然，他板板臉孔說：「兵災可以免，

旱荒免不掉！」說着，又神祕似的搖搖頭。在老鄭看來，好像人們未來的運命，都寄託在他十個指頭上。他一向祇是說，我們種田人的幸福，全靠兩隻手；但沒有明白運命和指頭，還有連帶關係。於是，他笨拙地看了陸守中一眼，臉色又變了灰白。他雖然還有幾斗麥粉和玉蜀黍，好維持一家個把月的食糧；然而不但田稻的收成絕望，連小麥的下種，也已竟過時。十年前所看見的旱災慘狀，掘草根，剝樹皮，吞泥土，這次或許又不能避免。他起伏着的胸脯，又突然窒塞，眼睛睜得圓圓的，凝視着陸守中的指頭。

當下，陸守中又說了些推背圖上的歌訣，便踱着去了。老鄭在堂屋裏旋了幾個身，就急速走進灶間。玉蜀黍粥的香味，從鼻孔裏竄進來。灰黑色的灶上，噴出一股一股的熱氣，鏟蓋在浦浦地發響。他的女人繫着圍裙，在那里洗碗，水是又髒又少，並且堆滿了黑沫。當她很小心地把碗從木盆裏撈出來，又很小心地把木盆放在水缸上的時候，老鄭才意識到飲料也快要缺乏，僅僅靠幾口井，是絕對

不够供給的。俄而，他醒悟似的說：

「旺哥兒呢？——那匹野馬！」

「哦！他出去了。」老鄭的女人靜靜地說，一邊抹着灶頭。她的黃瘦的面頰上，有些熏熱的紅光。

「幹麼？」

「不知道。」

說着，開了鑊蓋，把鐵勺浸在粥裏，慢慢地調和着。熱氣從她的頭上漾過去，白瀾瀾地。老鄭看了看，突然一笑：

「唔！今天煮的菜粥，換換口味也好的——可是菜從那里來的？」

「不是菜，山上摘來的蓬草！」女人瞪了他一眼說；同時，蓋上鑊蓋。

「蓬草！……」

「人家都喫，你還不知道？」

老鄭習慣地抹着鬍子，忽然明白了。原來他這幾個月以來的勞作，已經喪失了敏捷的感覺。近來，太平醮禳，土匪攻城，掃帚星出現，以及食糧減少，都分散了他專一的心思，神經也有些麻木起來。附近的農民把蓬草當作食糧，快要半個月了。在早晨，成羣結隊的婦女們，拿着竹籃向山上出發，他確乎沒有注意到，而且也沒有問過誰，她們到山上去幹什麼。他祇在期待天下雨，可以趕快下麥種，同時盤算着自己所存的麥子和玉蜀黍，能夠供給多少天食料。這時，他開始發現粥裏的菜，才知道被人所憎厭的蓬草，現在是，也和穀類同樣的可貴了。

當他蹣跚地回到堂屋的時候，旺哥兒已踏進了大門；他的媳婦，他的九歲的孫兒小旺，都跟在後頭。於是，覆着毡帽的額上，露出幾絲皺紋，似乎有些微笑了。媳婦已有四五個月的身孕，肚皮挺挺的，臉色是黃而帶白。小旺嘴裏啃着饅饅，鼻涕揩了滿手背，亮晶晶地。老鄭伸手過去把他拉來，問他外婆家裏好玩不好玩。小旺點着頭，跟着他母親跑進裏面。

旺哥兒拿了包裹進去，急促地跑出來，把眉頭一蹙：

「幸而去得快，鎮上真亂得不像樣子！」

「喔：是不是也到了土匪？」老鄭驚惶地問。

「那里！全是兵，王紹禹的兵！菴廟，祠堂，統住滿了！」

「唔唔！」

旺哥兒四周看了一眼，繼續着說道：

「那許多兵，簡直沒有規矩，昨天晚上開到之後，便滿街亂闖，要找花姑娘；今早天一亮，營裏傳出一個命令，要鎮上預備麥粉，稻草，牲口，而且限時刻送去，如果沒有，就要照什麼軍法辦，殺頭！所以，現在全鎮已經鬧得昏天黑地，鄉紳人家，都悄悄地跑了，連袁老爺也不知去向！」

旺哥兒興奮地說着，涎沫直噴出來。他一對凹下的眼珠，轉得非常快。老鄭楞了一楞，要回答。他的女人端了一瓦鉢玉蜀黍粥走來，小旺牽了她的衣角。媳

婦拿着碗筷，跟在後頭，用眼睛瞪了旺哥兒一眼，撮撮嘴說：

「輕聲點！不是玩的！」

三

秋去了，還沒有下過雨。近來幾天，老是刮着虎虎的風；一陣一陣的塵灰，在風的驅策下飛揚着，煙霧似的。白楊堡周圍十多個村子，便一齊捲入了塵灰的漩渦。蓬草，樹皮，早已給飢民喫光；在眼前所當作食料的，就是山上的石粉。「死了的白楊堡！」人們在強度的飢饑之中，發出這樣的詛咒。真的，白楊堡被毀滅了，毀滅得像一片沙漠。

從前以「世外桃源」著稱的白楊堡，在杞縣是風景出名的；牠彷彿是一個青春少女，有燃燒的熱情，有靜穆的姿態，有輕脆的歌喉，有……，但這位少女，這時却變成老嫗；不，簡直已竟是可怖的殭屍。而這個殭屍，正露着猙獰的面

目，舉着枯柴般的手掌，向人們擺出吞噬的姿勢。

而且，懷抱着白楊堡的羣山，一到和暖的春天，便披上了綠油油的外衣；各色各樣的花朵，散出醉人的香氣。同時，各色各樣的鳥兒，唱着曼妙的輕歌。「愉快啊！白楊堡的樂園！」村民都會這樣滿意地頌讚。現在，牠的外衣被剝奪了，呈示在面前的，也和飢民一般，祇剩了一把骸骨。

這時，旺哥兒在磨着石粉，太陽從外面射進，顯出他黃瘦的長臉，和闊厚的嘴巴。在他的臉孔上，便很明白的告訴人家，飢餓是正在燃燒啊！但除了這腥惡的石粉以外，實在找不出其他的食料。他想：去年這時候，家家都忙着做餠餅，釀高粱酒，生活是多麼愉快。並且，他媳婦用麥粉烤成的餅，香噴噴地，又精巧，又好喫，……他這麼想着，那轉動的石磨，就停住了。接着，他吐了口氣，把手托着下巴出神。

一會兒，尖銳的哭聲，又突然刺着他的心；在迷惘中，他立起來，兩手掩

着耳朵。原來老鄭和他的母親，因接連喫了幾天石粉，全身就火辣辣地發燒，已經不能夠離床。小旺的腹部，也慢慢地膨脹起來，臉色是青而帶黑。他媳婦還勉強支持着；據說她在懷孕期內，却不需要什麼喫；所以一家四口兒，祇有她還沒感到多大的痛苦。但，自從昨晚起，小旺也有了寒熱，呼吸短促。陸守中會畫「辰州符」，旺哥兒請了他來，央他畫了三張「符」，燒成灰燼，和水吞服了，還沒有效驗，反而時時似哭非哭地嚷着，在床上打滾。

當下，旺哥兒一聽到哭聲，就知是小旺在嚷，他迅速離開堂屋，跑出去靠在牆壁上。

瑞祿忙迫地在他面前走過，旺哥兒跑攔去悄悄地問：

「喂，有路子沒有？」聲音有些抖動。

「路子會沒有；祇怕你沒有決心呀！」瑞祿立停之後說。

「我昨天不是對你說過，准幹，比等死總好些！」

瑞祿似乎一笑：

「得啦！今天晚上，有人來接頭的，你聽我的信吧。」

「是不是投王紹禹的軍隊？」

「當然啦！難道叫你去當土匪？」瑞祿笑笑說。

「你怎麼樣？你！」旺哥兒急問，腳底下輕飄飄地。

「我——也許要慢一步。」

說着，睞了旺哥兒一眼，跑往後村去了。他怔怔地看了瑞祿的身影在一叢剝光皮的樹林裏消沒，才蹙進堂屋，從新推動石磨。他覺得新生命的火燄，已經在面前閃耀；兩條疲乏的臂膊，就立刻活躍起來。他本和老鄭一樣，把田地看得非常重要；甚至一寸泥土，也當作珍寶似的。前兩年遭了一次火災，把六間祖遺的破屋燒光；老鄭迫得賣去七分多田，蓋了四間平屋，他因此害了一場大病，曾發誓在五年之內，把那田地收復。所以父子二人，除了耕作自己的九畝多田，得空

還給人家做做短工，或者織蓆衣，打草鞋，編籬笠，帶往各處銷售。然而他一見陌生人，臉孔就漲得通紅，並且老是說不出話。自從十八歲結婚那年到過鎮上，才發現了白楊堡以外的另一世界。也是從那年起，就時常跟着老鄭往袁家走動。因為老鄭在袁家做過十年佃工，他的媳婦兒，又是袁家的丫頭；舊主人有什麼差遣，有這兩重關係，自然不能推却。因此，倒給他增長了不少見識。陸守中對老鄭說，旺哥兒不但打躬作揖已像上等人，就是說話，也文雅多了。

今年的旱荒，在旺哥兒還是初次碰見；他埋在田地深處的一顆心，原好像生了根似的。但這根，也和其它一切植物同時枯死了。他開始對田地起了懷疑，漸至由懷疑而變為煩厭；不消說，他信賴田地，珍視田地，愛護田地的熱力，也忽然減低。恰巧不先不後，匪呀兵呀的玩意兒，引起了他新奇的注意。瑞祿對於這些消息，又傳播得十分詳盡；他便感到種田之外，還有別的生路。及至前次去同他媳婦回來，在鎮上親眼看見兵士們穿了簇新的號衣，喫着大碗的棒子麵；如果

缺少什麼東西，祇要向老百姓一開口，不要化一文錢，就會送來。他又明白了不種田的人比種田的人反而舒服。於是，他便瞞着老鄭，悄悄地和瑞祿商量去投軍。

據瑞祿說，新兵是二兩一月的餉銀，除了八錢伙食，還有一兩二錢好剩，衣服，鞋，襪，統由營裏供給。這次先募五百名，在練習期內，並不要打仗，等到編成正式隊伍，餉銀就增加一倍。

然而用什麼方法瞞了老人出去？

這便成了旺哥兒空前的嚴重問題。在他二十七年的生活史上，的確從未遭遇到這樣的困難。假使給老人知道了，那是一定不會允許的。看來祇有推託鎮上家家有事，要去幫忙幾天，隨後能夠靠祖宗的積德，在軍營裏混出了頭，再慢慢向他們說明。但離家以後，老小四口兒，怎麼辦呢？媳婦兒和小旺，可以出去「逃荒」，似乎沒有關係，兩個躺在床上的老人，當然不能讓他們餓死，……

他這樣攷慮着，覺得越攷慮越沒有主意。後來他突然想到：索性把塘河邊的一畝四分水田賣給瑞祿，權救眼前的急難。他死人般的臉色，又浮現了一些喜悅的紅暈。一會兒，他進去和媳婦兒述說，請她照常維持家事。她照例把嘴唇那麼一扁，淌着眼淚答道：

「我女人家，怎好做得主！但既然不要打仗，有銀子賺，自然是好的！」

「那麼，聽了瑞祿的回音，我準定這麼辦了。」

沒有回答，低着頭，把手按在仰面睡着的小旺肚皮上，輕輕撫摩着。

「行麼？」他追問一聲。

「也好！」趕快擦起衣角揩眼淚。

旺哥兒高興了。他在床沿上坐了一忽兒，便去告訴老鄭和母親，祇說袁家有人帶信來，教他到鎮上去。老鄭把頭在枕上稍微一點，有聲沒氣地說：

「不要忘記給袁老爺請安！」

說着，把眼皮一抬，又合上了。在灰黑色的被窩口，一個骷髏似的腦袋，頭髮蓬蓬的，就是他終年不常作聲的母親。凹陷的眼眶邊，顯然留着潤濕的淚漬。

當夜，旺哥兒去找了瑞祿，把割讓水田的事和他商議定妥，先交三斗麥粉；其餘十七吊田價，講明儘一個月內付清。白楊堡各村還有麥粉藏着的，祇瑞福兄弟一家，雖然大家知道，因為他們是縣裏的「公人」，不敢有什麼舉動。而且瑞祿近又做了採購軍糧的「押差」，整袋的麥粉，時常有帶回家來，聽說還有煮熟的牛肉。

麥粉悄悄地拿到家，教媳婦兒裝進瓦罈，放在床底下，已竟將近三更時候。老人睡熟了，小旺不時嚷叫幾聲，似乎比白天安靜得多，但肚皮越發膨脹了。旺哥兒獨睡不着，在床上反來覆去的。直到窗子上起了魚肚白，才恍惚合上眼皮。他看見營帳裏堆滿了白花花的銀子，和一團一團的白米，軍官坐在上面，點名發放。又看見一個黑大漢，趕着一輛騾車進來，裏面全是新製的號衣，……

鐺——鐺——

小鐺的聲音驚醒了旺哥兒的好夢。接着，田場上便起了一陣喧嚷。他立刻坐起，叫醒了媳婦。鐺聲還沒有停止，而且更打得更急。他心裏突突地亂跳，手脚同時發抖。她臉孔變得鐵青，連嘴唇都泛白了。

老鄭和母親在後面屋子裏竭聲地嚷。

大門在響了，——鐺鐺鐺！

「誰呀？」旺哥兒急促問。一邊，趺了鞋出來，牙齒格格地響。在門縫裏覷了一眼：又問：「誰，……幹麼？」

鐺鐺鐺！

門搥得更急了。

「快開門啦！……旺哥兒！……」

鐺鐺鐺！

「救命王菩薩來啦！……」

是陸守中的聲音。旺哥兒在驚惶中辨清了，才把門闕拔下：

「啊啊！陸……先生！」

門外擁進三四個人，陸守中也在內，笑嘻嘻地。但一忽兒，便跑走了。

老鄭一雙手拄了竹杖，另一隻手扶了牆壁出來：

「土匪搶……劫那……家？」

說着，蹲下來喘氣。一個高顴骨立刻把他扶住：

「不是土匪！放賑——每家一斗麥！」

旺哥兒呆呆地立着，不作聲。

旁邊的禿頭，拉了老鄭的手：

「剛才打鑼的，就是這鄉的地保！」

「我的苦命的兒呀！……」

媳婦的哭聲突然從後頭送出來。

四

太陽剛從東方升起來，慢慢地爬上山峯；夜之神放棄了黑暗的防線，退回了後方。在山麓，發現了四五座新築的墳墓，大概是不能再和饑餓抵抗的農人，伴着他們一生所寶愛的土地長眠了。

這時，白楊堡的饑民，蹣跚地，佝僂地，靜默地爬上山坳，向官道上跑。陸守中，瑞祿，和地保雙喜都走在前頭。旺哥兒前天把小旺埋葬之後，已往城裏投軍。他媳婦也拿了麻袋，跟在人羣中，眼皮腫得紅紅的。僅僅跑了半里多路，腳脛兒癱化了，都蹲下來歇息，祇瑞祿一人越過山坳。然而他們和她們稍微鬆了口氣，又抹着汗繼續邁行。每個黃瘦的臉上，都浮現着一絲笑紋。

「雙喜哥，一斗麥子一個人，不會錯吧？」禿頭喘吁吁地問。

雙喜一邊跑，一邊說，「你放心！怎麼會錯呢？」接着，別轉臉去，向禿頭一笑。

落在最後的青年，忽然嘮嘮叨叨地說道：

「媽的！不放賑，至多再過十天，白楊堡的人一定死光！一斗麥子，也夠多熬幾天命哩！……雙喜叔，李老爺肯拿出這許多銀子辦賑濟，在杞縣祇有他一個！……做官府的不要百姓，倒讓他行善修福……」

雙喜沒有回答，旁邊的高額骨瞪了他一眼，抹抹鬚子，用粗暴的聲音叱斥說：

「算你嘴健！」

「噢噢，我就不說！」青年生氣似的說。

禿頭把嘴巴向高額骨一努：

「你這兒子早該管教管教，什麼官呀府呀的，提他幹麼？——像這說話犯罪的

年頭！」

「是呀！」

周圍的人同聲嚷。

青年把脖子一挺，睜圓了眼睛說，「怕什麼！殺了頭，碗大的一個疤！」又拍拍胸脯，「肥鷄大鴨子，他們的嘴巴統喫得膩膩的！王紹禹派駐鎮上的軍隊，天天在營裏宰耕牛，還不是和土匪一樣！……」

拍！

猛不防，一記耳光從後頭打來，青年急速轉過臉去，見高顙骨還在揷衣袖。

陸守中忙退後幾步，把高顙骨一攔：

「何必動氣！」

「打死他這狗嘴！」高顙憤憤地說。

「頂好！免得活餓死！那些瘟官，他……」

陸守中把臉一板：

「好了，不准開口！」

於是，大家靜默。灰沙在白茫茫的陽光中滾着，從前面撲過來，他們便停住在山坡上。下面一片廣漠的平原，祇看見遠處鐵上升起的幾縷炊煙。

光景是向午了，陸守中他們才到了岳廟鎮。這時，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已經擠滿了，亂哄哄地。司馬第的大門上，貼着一張「賑災處」的紅紙條；大門還關得緊緊的。幾個穿了玄色直裰的李府家人，一字兒站在石階上。

門前的一對石獅子，驕傲地，在張口微笑。

原來杞縣舉人李信，因為災情奇重，自願把歷年存貯的小麥放賑，救濟全縣飢民。縣官說，現在正當國家用兵之時，省裏的糧食，早已徵發一空，本縣又碰到災荒，無從向上頭請求，祇有就地籌餉一法，假如不先把患在肘腋的獨石山土匪剿平，將來和李自成的大股取得聯絡，河南一省，便要立見糜爛；所以據上頭

的意思，錦州雖然被清軍攻陷，倒不甚重要，非先消弭內亂不行。說話之間，便有阻止他放賑的表示。後來李信允許撥三千擔助餉，縣官去請了王紹禹的示，才應允下來。王紹禹事後偵知李信就是大司馬李精白的兒子，精白也名列「逆案」的；便用文書通知縣官，取銷允可。李信沒法，又送了王紹禹一千兩銀子，這才通過。

這時，司馬第門前的廣場上，烏壓壓地擠滿了幾百人；東西兩柵門外的飢民，還拚命似的擠進來，連柵門都擠倒了。但四扇紅漆大門，還沒有開；幾個玄衣家丁，已不知那里去了。突然，邊門耷地一響，開了半扇，裏面走出一個人，長臉孔，高鼻頭，下巴上的一把長鬍子，拖到齊胸口。他立在門檻上，提高了聲音說道：

「靜些——靜些——我家主人吩咐，老人和婦女先領，每口兒一斗麥！……」

「要放一淘放！……」

飢民們同聲嚷，接着，潮浪似的擁上去，又退下來。陸守中挨到近大門，忽而也擠下來。瑞祿的氣力最大，拉牢了門上的銅環，死不放鬆。禿頭，雙喜，高顛骨，青年，和旺哥兒媳婦，都擠散了。

「一淘怎來得及！靜些！聽清楚！聽清楚！老人和婦女先領！……」長鬍子繼續嚷，臉孔漲得通紅。

雙喜忽然看見了旺哥兒媳婦，便順手把她拉住，「我推你上去，快，快！」說着，用力分開衆人，從前面高個子的肘灣底下攆去；他祇伸出一個頭，高個子把臂膊一夾，「操媽的！你的魂！」旺哥兒媳婦拚命地上去一拳，打在高個子的腰部上。高個子要翻轉身來，雙喜已經擠到旁邊去了，旺哥兒媳婦也跟了倒退十多步。剎那間，柵門口又響起一片喊聲，還夾着婦女們的啼哭。長鬍子走下門檻，溜進裏面。砰！邊門關了。

柵門口的喧嚷，還是繼續着，忽然，轟地一聲，牆壁坍塌了，灰塵揚起丈把

高。幾個靠近牆壁的人，都被瓦礫壓倒，挺直了脖子嚷「救命」。周圍的飢民，見闖了禍，便亂烘烘地散開。這事傳進司馬第，李信急得在廳上跺腳。長鬍子走前去，潑着腰說：

「老爺，今天只可以停放了，等……」

「放屁！早放一天好一天，」李信咆哮着。

「是！老爺說的當然對的，然而像這樣亂麻麻的，怎麼發放呢？」

李信撻着桌子，「你去叫王升來！賊胚！他躲到那里去了！」

「是是！」

長鬍子應着要跑，另一家人跪下說，「王升往柵門口勸導去了。」李信瞪了他一眼，「唔！」便落在靠椅上。老太太從屏門後面拄着龍頭拐杖出來，頭巍巍地，腦袋兒搖擺着。

「阿彌陀佛！……怎麼辦呢？……」

李信扶着老太太坐下，恭恭敬敬地答道：

「是，兒子已經派人出去勸導了！」

老太太掐着佛珠，不作聲。家人們靜悄悄地站在游廊下，連呼吸也停了似的。五六個僕婦和丫頭，伺候在她的旁邊。嚴肅而靜穆的空氣，充滿着三間的敞廳。一會兒，總管王升喘吁吁地跑來，見老太太坐在上面，立刻退到窗門口，跪下去請了安，向李信說道：

「老爺，外面已經安靜，柵門擠倒了，並沒有傷人。怎樣發放，請老爺的示！」

李信聽說飢民沒有受傷，心就放了一半，便吩咐僕婦們扶了老太太進去：一邊說，「老太太請放心。」然後叫王升往營裏請兵保護，似免再出岔子。並說等軍隊到了，先勸飢民一律退出西柵，分作十人一組進來領賑，從東柵出去。接着，又把王升斥幾句，這才踱往裏頭去了。

這時，王升和長鬍子等，便分頭出動；請兵的請兵，勸導的勸導，直到太陽斜西，才開始放賑。營裏的馬隊，在東西柵把守，果然有了秩序。然而到傍晚時候，還祇放了五六百人，飢民仍擠滿了一條長街。李信又傳出話來，教家人連夜發放。廣場上燃起風燭火把，幾乎和白天一樣。及至次日早晨，才始完畢。

老鄭一夜沒有睡，看見窗上透進白光，便起來煮粥。他的女人因孫兒病死，禁不起悲痛，把肝氣引動，在床上呻吟着。老鄭拉開半扇大門，呆呆地看着外面，陸守中忽然推門進來：

「唉！喫一斗麥，性命都擠出了！……」放下肩上的麻袋，坐着喘氣。

「啊啊——你看見旺哥兒媳婦沒有？」老鄭急問，眉頭皺緊着。

「她還沒回來？」

「是的！」

「不要緊的——我在路上碰到雙喜，他說她也領到，想必是走得慢。」

老鄭點點頭：

「這麼說，她是一定領到了。」

「領到了，一個都不會落空！」

正說話間，旺哥兒媳婦回來了；漲紅了臉，淌着一頭大汗。老鄭趕快去接麥袋，一邊說：

「你歇息吧！」

陸守中似乎還有話要說，但略一躊躇，便笑笑跑了。旺哥兒媳婦喫了三大碗粥，才歎口氣：

「聽他們說，下次的賑期是初九！」

說着，擦擦眼淚裏頭去了。老鄭把那袋麥裝好，又別轉臉來看看天：今天初三，初六「立冬」；假如以前能夠下一回暢雨，還來得及下種。這斗麥子，顆顆壯實，做種子是最好沒有的，……陸先生剛才的神氣，好像還有話似的，但她一

進來，就立刻跑了……

他這麼想着，瞥見瑞福騎了馬，從對面的大路上飛也似的跑來，接着，禿頭迎上前去。瑞福把繯繩那麼一勒，俯下身子和禿頭說了幾句話，又帶轉馬頭，得得得去了。

「老禿！大官人趕回來幹麼？」老鄭禁不住走出去問。

「開仗了！土匪攻進鬧橋，離岳廟鎮祇二十里！」禿頭說。

五

當天晚上，土匪攻入岳廟鎮證實了；李信全家被擄，老太太於紛亂中投井自盡。岳廟鎮和白楊堡祇隔開一座山；從山坳上爬過去，僅僅六七里路，所以消息非常迅速。而且傳聞派駐岳廟鎮的官兵，似乎事前已經妥協，始終沒有抵抗。但土匪對老百姓很客氣，財物分毫未劫。司馬第所有的珍品，也一概不動；祇賑餘

的麥子，被搶一空。這消息傳到白楊堡，沸騰着的空氣，便寧靜下來。然而據陸守中說，匪隊或許有佔領白楊堡的趨勢；因為獨石山無險可守，這裏爲出陝的要道，到必要時，就可以和陝匪聯成一氣。在白楊堡，陸守中雖然是一個村館先生，但農民對他的信仰，倒着實不壞。他既會治病，又會畫「符」，並且研究過天文，能夠推算過去未來的一切。總之，凡鄉下人所不懂的事，他都件件精明。因此，他說話的力量，有時竟超越官府的命令之上；甚至勢燄正盛的瑞福兄弟，也都肯聽他指揮。

「在數者難逃！」

白楊堡人人這麼說，老鄭當然也同是這個心理。但旺哥兒去了幾天，沒有回家，自己要到鎮上去，不知怎的，兩條腿老是軟軟的。何況女人的病，又日見沉重，兒媳婦的分娩，一天迫近一天，似乎越發難於離開她們。

是的，由佃工而創立家業的老鄭，像眼前這樣的遭遇，本出於意想之外。他

起先的願望很大：田地的增加，人丁的興旺，以及暮年的安樂等等，都是他迫切期待着的。他在袁家十年，知道他主人的祖父，也是從勤苦起家，雖然現在已竟敗落，然而比起別人，還覺得富有，這是最好的模範。不幸得很！他的長期計劃還沒完成，天災人禍，却同時併發，把他的好夢從甜蜜中驚醒。

這天飯後，他在田場上呆呆地出了一回神，便往後村去找陸守中；祇轉了一個彎，雙喜突然在他面前出現。他立刻停住了說：

「啊，你知道陸先生在家麼？」

「他一早就出門去了。」雙喜說。

「上那裏去的？」

「聽說和瑞祿同往鎮上去的。」

雙喜似乎笑了笑，關心似的問：

「旺哥兒在營裏有信給你麼？他……」

「你說什麼？」老鄭轟地一楞，嘴唇噙動着。

「哼！旺哥兒去當兵，你不知道？」

「當兵？」失聲說。

「誰都知道的！」

臉色變白的老鄭，彷彿是一個晴天霹靂，便楞住了，喉嚨口有幾千斤重，半響說不出話。雙喜也似乎一怔，注視着老鄭的動作。在四條眼光交織的剎那間，

雙喜忽而醒悟，趕快解釋說：

「你大概沒有知道！其實，現在的年頭兒，還是喫糧子好！」

老鄭的眼淚迸發了，把頭搖着：

「唉！他簡直要我的老命；」

陸守中規着衣袖從小路上抄過來，一邊對老鄭笑笑說：

「你們躲在這裡說體己話麼！」

「來得正好，我本要找你！——陸先生！」

「幹麼？」陸守中毫不介意似的，向雙喜看了一眼，「土匪回老巢了，白楊堡『安如泰山！』——不過，我早已算定，祇要逃過寅日，就可以逢凶化吉？而且『太歲』沒有發動，兵禍必然可免！」

說着，要跑。老鄭忙把他袖子一拉：

「慢些——……」

「着什麼急！我看過天文，還會騙你？」陸守中譏笑地說，噴了一口旱煙。這旱煙，在眼前祇有他和瑞祿維持着抽吸的權利了。

「不是那麼說，陸先生！」雙喜顯示着侷促的形態。

「那麼，到底爲的什麼？——像這樣吞吞吐吐的？」陸守中不耐煩了。

「旺哥兒喫糗子去了！……你……」老鄭大胆地說。

「喔，這就最好沒有啦！年歲是荒定了，死在田裏，有什麼用處？可惜我的

年紀比他大，不然，我早就幹了！……」

「是呀！」雙喜附和着。

「隨他去？」老鄭失望地說，眼睛睜得圓圓的。

「當然隨他去，有什麼關係！給你說吧，新兵不要打仗，絕對沒有危險的！並且有飯喫，有錢拿；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爲？」陸守中一邊說，一邊把手在老鄭的肩胛上輕輕拍着，「膽大！兒子升了軍官，你就是老太爺！」

雙喜笑了。老鄭也心裏一寬，感激似的說道：

「那要託你的福了！」

「哈，哈！」

「陸先生養如活仙人，老鄭，你放心吧！」雙喜擔保着說。

老鄭從前聽見袁老爺說過，「亂世出英雄」，的確不錯的；而且歷來的大人物，多半是軍功發迹。……旺哥兒小時候，便喜歡耍槍棒，或許有點來歷，說不

定也是星宿下凡，……假如能夠升到帶兵的把總，比種田好多啦，……想必是填上風水轉了，所以才會出做官的子孫……

他這麼想着，便別了陸守中和雙喜，笑嘻嘻地跑回來；把剛才的說話，告訴了兒媳婦。又在祖宗的神龕前面跪下去磕了九個頭，喃喃地祝禱一番。當他和兒媳婦述說的時候，還抹着一把汗，怕她聽了不放心，及至祝禱完畢，立起來睨了她一眼，却沒有什麼驚異表示。於是，他懸空似的一顆心，到這時便得了安放。

過了兩天，白楊堡傳出一個新鮮笑話：

李昌和女頭領結婚了。

這話兒到處談論着，甚至半死不活的老鄭女人也驚奇了。但，據瑞福從城裏回來說，李信被擄之後，見女頭領生得着實漂亮，確乎愛上了她。然而不知怎的，買通了監守的匪徒，突然逃下山來。今天一早到衙門求見，縣老爺不敢作主，把他送往王紹禹大營。……

當下，老鄭聽了這個消息，對高顛骨說：

「阿彌陀佛！天老爺有眼睛，所以這活菩薩逃出虎口！」

「可不是！要是他真的和女頭領弄上手，我們這些窮人還有救麼？」高顛骨說。

「所以報應是有的！假如他不辦賑災，未必會感動神明，暗中幫助他脫離險境！」

「是呀！」

瑞祿和陸守中從門前迅速地跑過，高顛骨便立刻走出去。老鄭又說了聲「阿彌陀佛！」要跑進去。突然，有幾個公差在田場上出現。前面的一個黑大塊頭，手裏拿了繩索，對老鄭吆喝：

「你就是老鄭？」

「是！……是的！……」老鄭有些驚惶了。

黑大塊頭把繩索向地上一攢，命令說，「綁！」其餘幾個公差，同時應了聲，把老鄭細縛了。旺哥兒媳婦在裏頭聽見了叫嚷趕出來，老鄭已被押出大門。田場上立刻圍了許多人。她急得說不出話，一路跟着哭。黑大塊頭對着她把手一揚「滾回去！」便把老鄭擁上停在路口的驢車；一忽兒，不見了。

這時，田場上的空氣，非常緊張，各人都顯出驚疑的神色，嘖嘖地議論着。旺哥兒媳婦坐在地上哭，却哭不出聲。正紛亂間，陸守中和瑞祿從屋後頭轉出來，同時高聲說：

「什麼事？」

「什麼事？」

旺哥兒媳婦瞥見陸守中，才透過一口氣，帶哭帶說地叫道：

「陸先生！……」

陸守中趕快排開衆人，把她扶起；一邊說：

「有話好說！究竟爲的什麼啦？」

瑞祿皺皺眉頭，把脚一蹬：

「老鄭呢？……」

「給縣裏抓去了！」禿頭趕上去說。

「我剛才還看見他的，不要瞎說！」瑞祿叱斥着。

「就是剛才抓去的！」另一個人說。

「豈有此理！」陸守中跳起來嚷。

忙亂了一會之後，陸守中，瑞祿，雙喜，禿頭，和高類骨等人，把旺哥兒媳婦扶回屋子。衆人議定，請瑞祿上城探問被捕的原因，以備營救的方法，才先後散去。

直到瑞祿第三天回來，衆人知道是旺哥兒投土匪，給縣裏訪悉，所以把老鄭捕去。於是，衆人怕擔干係，都噤不作聲，表示避嫌的態度。幸而陸守中還時常

走來，和旺哥兒媳婦計劃衙門使費。結果，把七畝多田賣給瑞祿；所有八十吊錢的田價，統歸陸守中負責支配，答應在十天之內，把老鄭設法保釋。

然而，死不明白，旺哥兒是瑞祿紹介去投軍的，怎會跑進土匪窠去呢？……

旺哥兒媳婦這麼想，便悄悄地向陸守中說：

「陸先生，事情真冤枉！他去當兵，不是瑞二叔引帶的麼？」

「唉！你們女人家，所以不知道！其實，早已有人告訴我，旺哥兒在營裏喫不了苦，回來又要挨餓，早就往獨石山入了夥！冤枉什麼？千真萬確的！」

六

李信判決死刑的申詳文書發出之後，接着，全城便哄傳獨石山女匪已竟準備劫監。縣官一邊貼出關謠告示，嚴禁散布流言；一邊向大營報告，請示城防機宜。王紹禹拒絕說，城裏有二千多兵，儘夠維持治安，不必自己先起恐慌，被土

匪偵知虛實。縣官退出營帳，揩着額上的汗珠，臉色才由白轉紅。及至回到衙門，進了簽押房，師爺送上當天的一疊公事，請他批閱。他迅速翻了一過，指着上面一宗卷子說：

「怎麼，沒說妥，就可以減罪？」

師爺笑着伸過頭去，輕輕地，輕輕地答道：

「妥！那話兒已經送來了。」

「多少？」縣官急問，習慣地抹抹鬍子。

「三十兩。」

「唔——太少了！一個要犯，祇賣這點數目？」縣官生氣似的把眼一抬說。

「窮光蛋，那里榨得出油水！堂翁，『十等買賣十樣做』在這個年頭兒，祇

好撈一文算一文！」師爺抗議說。

「哈哈！說的也是，銀子誰送來的？」

「瑞福。」

縣官點點頭，提起硃筆，判了一個「行」字。師爺又笑了笑，訥訥地說：

「王總兵得了李信一萬，要我們來做劊子手，堂翁也太忠厚了，……」

「那麼依你怎麼辦呢？依你！」縣官踱着方步停下來。

師爺躊躇了一下，歡口氣說，「文書詳出了，還有什麼挽回？然而我剛在外面得到一個消息，據說四鄉農民要上城跪香，請求赦免李信。假如能夠實現，倒是好機會！……我已經授意瑞福，教他指揮白楊堡發動？等這方面進行成功，我們便可想法。監裏有瑞福接頭，千周萬密！堂翁，你看如何？」說着，把一隻手向縣官那麼一伸，「起碼要他五千，少一個不成！」

縣官把頭一點，同意地說：

「可以！但事情要幹得祕密！」

「還用堂翁吩咐麼？老實說，像這『朝不保暮』的時候，落得弄幾文，早些

回府享享清福！」師爺關切地說。

「哈哈！對的，對的！」

「所以文章要從『大處落墨，』老鄭的三十兩，祇好給堂翁賞人！」

師爺說着，也哈哈地笑着往外面去了。縣官吸了幾袋煙，當差來請喫飯，便離開簽押房。

原來縣官以前曾經作過幾任佐雜，官聲很好。但，不幸得很，自從升任本縣之後，便天天鬧着土匪；獨石山的一股，尤其猖獗。前次縣城的陷落，又受了「革職留任」處分。至於王紹禹的治匪政策，却是「勦撫兼施」；所以他收復縣城以來，便按兵不動。直到四鄉的青年農民入夥參加，實力越發增加，就形成了不能進剿的局勢。而且岳廟鎮分隊的譁變，全部軍心，也根本起了動搖，頗有伺機異動的傾向。他索性採取放任主義，讓部下在各鄉自由行動。因此，整個的杞縣，就陷入恐怖的氛圍之中，軍隊和土匪，隨時有爆發的危險了。

約摸過了四五天，四鄉農民，果然盪擁進城，嚷出一片「救免李信」的喊聲。從衙門口到大堂，跪滿了手裏拿着香的農民。一忽兒，白瀾瀾的煙霧，便散滿了衙署的四周。王紹禹立刻傳令閉城，又在大營附近，放出哨兵，斷絕交通。瑞祿，陸守中，和雙喜等，領了三十多人，過了吊橋，見城門已閉，只得留在城外。

「我說當夜就走，你偏要等天亮！」瑞祿對陸守中咆哮着。

「怪他有什麼用，我們快爬城進去！」禿頭興奮地說。

「送死！城頭上全是兵，怎麼爬得上？」雙喜反駁說，揩着臉上的大汗。

「這樣，我們就白跑一趟，是不是？」瑞祿大聲嚷。

「爬上去送死，老子不高興！」雙喜憤憤地說。

陸守中忽然醒悟似的說道，「有了，趕快往西門去，那里的守兵我認識！」

接着，把臂膊一揮，「往西門進城！……」

於是，蹲在地下喘氣的白楊堡農民，便同時站起來，由陸守中領導着，沿了城河進行。瑞祿一路罵農民們祇知道搶着領賑麥，人家判了死罪，便死樣活氣地怕見官，一些沒有良心。……

這裏，衙門口的羣衆，仍哄亂着，喧嚷着。甬道上的木牌坊，被擠倒了，「民脂民膏」的匾額，跟着跌下來。大堂上的鼓，在咚咚地響，而且越發加緊了。縣官吩咐開了暖閣的屏門，出來對羣衆勸導，允許轉陳上憲，把李信開釋，羣衆才開始散去。

「往大營去！」

衙門口忽而發出這麼的叫嚷。一個穿短襖的青年，在人羣中竄過來，又竄過去，發瘋似的。俄而，他跨在石獅子身上，把兩條臂膊不停地揮動。在哄亂中，祇看見他闊大的嘴巴，一張一合地，涎沫堆滿了兩邊的嘴角。於是，羣衆的隊伍，和瞧熱鬧的路人，一齊向大營路上進發。他立刻跳下來，趕上隊伍的前頭。

但僅僅跑過一條街，哨兵便迎上來阻止羣衆的前進。

「衝上去！」

羣衆同聲喊。剎那間，跑在最前的隊伍，開始向哨兵突擊。亮閃閃的單刀，便在人羣中活躍。接着，長槍隊，弓箭隊，……也在各小巷出動，向羣衆取大包的形勢。一會兒之後，羣衆前隊逐漸不支，紛亂地被迫退却；當他們退到衙門口廣場的時候，軍隊還直衝過來。

喊聲止了，死傷的農民，填滿了街路，血在地上直流。大營裏傳出命令，把城門開放，羣衆才三三兩兩地退出。瑞祿他們到了西門，已聽說城裏發生騷動。便臨時變更計劃，在小茶館裏等候最後的消息。這時，見出城羣衆，都顯出沮喪的神氣，自然越發不敢進去。當下，陸守中把穿短襖的青年拉住，急速問：

「老四，城裏怎樣了？……」

「你倒寫意！」老四一邊說，一邊喘着氣，四周看了一眼，「死了十多個！」

「真的？」瑞祿驚惶地說。

「誰騙你！我要不是逃得快，險些兒腦袋搬家！」老四吐口氣。

「如何？我本算準今天要見血光！」陸守中瞪了瑞祿一眼說。

「那麼，李信放出了沒有？」禿頭挨過來問。

「那麼容易！」

老四說着，走進茶館，坐下來揮着衣上的泥灰，把經過情形述說一遍，這才分別回去。瑞祿因爲另有事情和瑞福商議，便在城外的客寓裏住下。

晚上，這騷動已竟傳進監獄，和老鄭同「號」的幾個人，都切切談論着。在黑魃魃的監房中，話聲打破了死樣的沉寂，同時，鏢鏘的聲音，也跟着響動起來。

「鄭大叔，像這個亂世年頭，死幾個人是稀鬆平常的，犯不着悲傷！你要說冤枉，哼！我們不統是冤枉的？大人老爺們冤枉老百姓，原是他們的拿手戲！所

以，我現在明白了，我們種田人的生命，一半兒靠天，還有一半兒，放在他媽的手裏！我們的生，死，和閻王是不相干的！」

屋角落裏發出這樣憤慨的話語，老鄭辨出是姜德明的口聲。他似乎有幾分感動，又有幾分懷疑。真的，他自從進了監獄，便聽到不少生平沒有聽到的議論，尤其是姜德明，他每天總要發一次牢騷，一忽兒批評這個，一忽兒批評那個，而他所批評的說話，却句句刺進自己的心頭，好像喝了高粱酒似的，會使人周身燃燒起來。這時，他歎口氣說：

「閻王是有的！」

「不過在眼前，王紹禹就是閻王！」姜德明滑稽地說。
躺在草舖上的一隻眼，驀地側了過來：

「老鄭，你倒不必說冤枉！旺哥兒的確入夥的！」

「不會吧？」姜德明說。

「嘿！不相干？我可以給你一個憑據！」一隻眼堅決地說。

「憑據在那里？」老鄭急口問，聲音有些顫抖。

「岳廟鎮的老九，你大概也認識的？在土匪擄劫李信時候，他親眼看見旺哥兒在前面作嚮導，手裏拿着大刀，很起勁！而且，教他入夥的是誰，我也知道！……」一隻眼說到這里，忽而一陣咳嗽，吐了口黃痰。

「喔，你講，你講！」姜德明焦急說。

一隻眼繼續咳嗽着。

老鄭嚇呆了，嘴巴上了鎖似的，祇有喘氣的分兒。依他這麼說，小畜生去幹土匪，當然是真的了！不知作了什麼孽，活現眼報！……他這樣想着，眼淚止不住直滾。同時，他跳躍着的一顆心，便立刻炸裂，粉碎了！

「不要着急！這里全是自己人，我永不會告訴別人的！」一隻眼咳停了說。

姜德明在黑暗中摸過來，「怕什麼！」把臂膊推推老鄭的肩膀，「老子找不

到路道，沒法想！要是有人介紹，早就幹了！……」

錯，錯！

更鑼從遠處送過來，姜德明和一隻眼，立刻回到自己的草鋪上不作聲。一會兒，更夫一邊打鑼，一邊蹙過去；在昏沉沉的燈籠光之下，顯出他腰帶上插着的尖刀。及至鑼聲越過前院，老鄭又坐起來：

「究竟是誰教他入夥的？你說給我聽聽，讓我死了也好明白！」

「陸守中！你的要好朋友！」一隻眼在被窩裏說。

「他？」

「還有瑞祿！」

「唔唔！……」

「喂，陸守中是不是坐村館的？」姜德明問。

「對的！就是那匹笑面虎！老姜，你知道他們爲什麼要這麼幹？」

「不明白。」

「爲什麼？」老鄭急促說。

一隻眼瞋的一聲笑，「看中了你的九畝多好田！」又大聲說，「這兩個壞坯子，都該殺！尤其是陸守中！」

老鄭和姜德明要回答，礮！礮！土炮轟炸的聲音，突然從監外送進來。接着，馬蹄聲，號角聲，以及人們的叫嚷聲，自遠而近，鬧成一片。在黑暗中，看見瑞福穿了短衣，從裏頭發瘋似的跑出來，一忽兒，便消沒了。牢卒，更夫，伙夫，都驚惶地各處亂竄。俄而，又是礮！一響，碎石從空中落下來，地面也震動了！隨後，就是斫木柵的聲音。幾十個藍布裹頭的大漢，簇擁着一個白面中年，直衝出去。於是，全監的空氣，便立刻沸騰，還隱隱地聽到瑞福慘叫。

兵匪的混戰，繼續到次日上午，王紹禹爲了要保存實力，便率隊離城。當他臨走的時候，又向各處縱火；火仗風勢，立刻延燒開來。女頭領一邊撥隊出城追擊，一邊使人撲滅餘火；直到太陽落山，才漸見回復秩序。次日，李信用「仁義軍」的名義出示安民，並且把大營所遺的糧食，完全散放出來，賑濟全城被災的人民。這時，李自成的一股，恰從魚腹竄進杞縣邊境，採納劉宗敏的聯絡政策，和李信締結盟約。於是，女頭領的聲勢，便越發浩大了。

當下，王紹禹的敗兵退到白楊堡，檢點人數，減少了一半，便開始招募補充。同時，用火急文書向福王常洵報告，把失城的責任統推在縣官身上。但災後的白楊堡，不但丁壯早已走光，而且年老的農民，也死亡了許多。招募的結果，却沒有一人入伍。而「仁義軍」進攻的空氣，又一天天濃厚起來。

意外得很，刮了兩天大風，忽然沙沙地下起雨來。這夜，在軍營裏吹着最後一次號角的時候，雪片兒像潑絮似的亂飄了。一會兒，乾燥得和石塊一樣的地

上，就鋪上一層薄棉，一切全變白了。雙喜把衣袖揸着頭頂，從田場上跑來；在他嘴裏噴出的熱氣，就可以看出他急促的呼吸，原來他剛從營裏問話回來，心裏還留着沒有消除的餘怖。

他跨進大門之後，便直聲嚷道：

「媽的！四十名伙子，簡直要老子的命！……」

陸守中從裏頭出來，把眼睛一睜說：

「要伙子幹麼？」

「還不是去當炮灰！」雙喜拍着身上的雪。

「答應了沒有？」

「哼！不答應，這腦袋還有？至少一頓皮鞭是喫定的！」

「劫數！雙喜，注定的劫數！」

雙喜瞪了他一眼，不耐煩地說：

「還用你說！」

「那麼現在預備怎麼辦呢？」

「等死！不要說四十個活人，就是紙糊的也來不及！」

「可不是！」

陸守中說着，把手摸摸下巴，顯出躊躇的神情。但他想：假如王紹禹再打一次敗仗，白楊堡便不能夠保守；等到土匪的勢力到達以後，旺哥兒如果沒有死，當然要回來報復的。何況老鄭生死不明，他也必須追查，……然而，然而王紹禹的兵卒這樣在鄉間騷擾，簡直和土匪沒有分別；讓眼前的狀態繼續下去，我個人就很受影響。……他矛盾而複雜的思潮，在腦海中動盪着，沸騰着，便有些模模糊糊起來。一個善於運用智慧而生活的村館先生，就好像關在鐵籠裏的猛獸一樣，感到沒有迴旋的餘地了。

「唉！事情是限了時刻的，你怎麼代我想想法？」

雙喜的話聲衝破了沉寂的空氣。

「反正一個光棍，跑開就得啦！……」

翻，翻，翻！

土炮的轟炸聲突然爆發了。接着，便是嘶嘶的箭響。雙喜趕快跑出去，見東北角上一片火光，映得半天通紅；火光四周的平原上，黑影在蠕蠕地活動。一陣一陣的吶喊，從遠處逼近來。他顫抖着的腳脛兒，就立刻搖動，心裏突突地在跳。嘶！一枝箭從耳朵旁邊擦過去，他陡地一怔，跑回屋子：

「開……仗了！」

「哦！」陸守中抖着答應。

雙喜要說話，嚓嚓的腳步聲，從門外送進來。他在門縫裏一張，見許許多多人往西面跑。而且還看到旺哥兒媳婦抱着嬰孩，佝僂地跟在人羣中；她披在頭上的黑布，飄滿了雪。這時，炮聲忽而停止；但吶喊的聲音，却越逼越近，似乎已

在前村了。

「人家都逃了！……」雙喜轉過頭去說。

陸守中楞了一楞

「逃，逃到那里去？也許是敗兵！」

「不是敗兵！旺哥兒的女人也在裏頭！」

「喔！」

屋後頭又是一陣急促的跑步響，而且人數越發增多了，於是，陸守中和雙喜驚惶地開出門去，恰好高額骨挨着牆壁走過來，雙喜急口問：

「上……那里去？」

高額骨把手向西一指：

「山坳的破廟裏去躲一躲！」

陸守中輕輕地問：

「那一邊敗的？」

「誰知道！」高額骨踉蹌地走着說。

「躲在家裏不是一樣的！」雙喜搶前去抱怨似的說。

「他們說要來洗村！」是禿頭的聲音。

風從頂頭撲過來，虎，虎，虎，雪仗風力，也充分地發揮着牠的威權。陸守中把衣袖搗了臉，冷不防，蹲在泥潭裏；幸而雙喜力氣大，把他攙起來，膝頭上已擦破了一塊皮。

到達了安全地帶，人們已經擠滿了破廟的一屋子，孩子們在不停地啼哭。直到雪小了，東方起了魚肚白，大家才開始談話。可是他們熬了一夜的凍餓，每人的臉上，却顯出無限的喜悅：一則這次大雪，滋潤了九個多月乾燥的田地。玉蜀黍，高粱，大荳，都還來得及播種；二則經過這夜的火併，無論是軍隊或土匪勝利，大概總可以安定下來。因此，他們雖然遭遇了這樣驚慌，飢餓，和寒冷的襲

擊，因為新希望已經在面前展開，便大聲喧談起來。他們談話的資料，當然逃不出兵匪的範圍；而對地上積起尺把高的雪，也竭力頌讚着，把夜來的恐怖，都溶解在白綿綿的雪中了。談鋒最健的，要算陸守中；他一邊撫摩着膝上的新創，一邊背誦着推背圖歌訣，腦袋兒搖晃着。祇有在屋角落裏蹲伏着的旺哥兒媳婦，始終維持了她靜默的態度。是的，這幾個月以來的生活，的確無日不在悲慘的氛圍之中；活潑潑的小旺，給石粉奪去了他的生命，這是她心頭最劇烈的創傷。其次，便是同一生命的丈夫，投軍與入夥，至今還不能判明；而且一去兩月，連音信都沒有。至於老鄭的被囚，邁姑的病歿，以及田地的喪失：這一切不平常的遭遇，也够使她的精神生活，宣告了死刑。

這時，陸守中驀然提議，對禿頭說：

「你回去跑一趟，看看怎樣了！」

「對呀——」大家同意說。

禿頭冷冷地把頭一搖：

「叫雙喜去！」

「唉！他是地保，給軍隊瞧見了，又要多麻煩！」

「是的，還是老禿妥當。」衆人附和說。

「沒有危險的！」陸守中催促着。

禿頭氣憤憤地離開了破廟，轉過一座高墳，一步一蹶地跑；剛過了木橋，瞥見老鄭在前面出現，毡帽兒覆在額角上，鼻頭凍得紅紅的。他陡地一怔，就停住了：

「鄭大叔！……」

老鄭把毡帽掀上些，注意地向禿頭看了一眼：

「啊——往那里去？」

「回村上去——旺哥兒媳婦在破廟裏。你幾時……」

「唔！她……」

「還有孩子！」

「孩子？」

「新生的。」

「啊，啊——阿彌陀佛！我女人也在那里麼？」老鄭的嘴角邊，似乎掛起了一絲笑紋；但瘦削得像骷髏一樣的臉上，還留着潤濕的淚漬。

禿頭躊躇一下，「沒有看見她，大概也在一塊兒吧！」又急口問，「你怎麼出來了？」

老鄭嘆口氣：

「我麼，在劫監的第二天就放出來的！一連走了四天，才回到白楊堡；昨天晚上，剛走過小木橋，便聽得土炮響；一打聽，知道軍隊自己火併，據說是王紹禹吞了餉！及到跑回家，大門開得敞敞的，村上也不見一個人！我想一定是逃光

了，所以出來看看！唉！這銀子買不到的雪，我們還有救！……」
禿頭賤了一眼：

「真的，『天無絕人之路』老話是不會錯的！」

老鄭吐了口痰，忽而把眉頭一蹙：

「瑞祿那混蛋，你知道他死了沒有？」

「不知道？」忸怩地說。

「陸守中呢？那匹老狗！」

「啊，他也躲在破廟裏，……」

突然，十多個大漢騎着馬，從前面飛馳過來。老鄭趕快讓開去。禿頭瞅着眼
睛一看，不禁楞了一楞，失聲嚷道：

「旺哥兒！……」

突圍

一

嚓，嚓，嚓，嚓，嚓！

悶沉沉的空氣裏，割麥的人們，都在繼續工作着，工作着！把一片金黃色的大平原，揭去了一層幕蓋，顯出錯雜分歧的田塍，祇有一叢一叢的玉蜀黍，在微風中舞動；又長又闊的葉片窩裏，都掛着鬍鬚般的細絲，——吐花了。

太陽下山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開始凱旋；把收穫的麥，挑在肩膀上。他們雖則感到極度的疲乏，在不止地歎氣，搥腰，挺腳，但臉上卻浮現着愉快的笑紋。

「老陳，還有四壟沒有割？」我放了鐮刀問。

「得啦——早不生病，遲不生病，揀了這忙時候，偏偏鬧寒熱！你想，怎麼快得來？」蹲在對面田裏的陳二嘮嘮叨叨地說。他紫棠色的背皮上，掛着黃豆那麼大的汗。辮髮盤在額角上，黑油油地。

老陳的運道真壞，二十多畝田，全是肥厚地，出水很便當，不知怎麼交進了這樣的「流年」，僅僅兩三年光景，便去掉了一大半；連現在腳底下耕種的，也有點兒保不穩！記得乾隆手裏，他老子還活着，四間寬敞的屋子，全堆滿了糧食：小麥，玉蜀黍，高粱，祇有他一家有「隔年陳」。並且還着、匹黃牛，和許多多的山羊，……嘉慶皇帝一坐龍廷，便各處闢荒；一向太平的浙野，也會天

天出搶案，……

我這麼模糊地記憶着，似乎越想越不明白，當下，我同情地歎口氣，把凌疼着的腰巴子一直，說道：

「怎麼二嫂的病又發啦！」

「湯水不進！」他說，聲音有點憤慨。

「不給他去看一趟大夫？」我趕緊說。

「沒用的！老毛病。」

「那麼！」我搔搔頭皮，忽然咽進了下半句。因為他對於菩薩，一向表示不信仰；他曾說，種田人全靠一雙手，祇要能夠勤勤懇懇地做，一口苦飯，可以不必担心的。不錯，像他祖父從孝感逃難到新野時候，穿着一身破棉衣，居然會掙起這份家產。死了的父親，也蓋好一所新屋。他受了他祖父和父親的影響，從沒對菩薩說過祈求的話語。他時常伸出一雙又黑又粗的手笑笑說，「這傢伙就是財

神爺！」這時，他的家產雖則迅速地敗下去，但還維持着一貫的主張——不向善薩告饒。所以我想要把到「教」裏去求求彌勒佛的一句話，臨時縮回了。然而，他似笑非笑的臉上，似乎已竟明瞭我的意思，把滾圓的眼珠轉了轉說：

「你要我去幹巴戲？哼，老許，情願讓她死！」

「不，不，不！」我竭力否認着，但臉孔已熱辣辣地，馬上有點發燒。

「老陳，白蓮教全是騙人的，他們說吞了符咒就會不生病，我不相信！」他勸告地說，

「是麼——我也這樣想！」我故意附和着。

這時，黑暗已竟統治了廣漠的平原。我和陳二踏着高低不平的田塍回來，麥梢拖在泥地上，索索地響。

直到我家的大門時候，邵三叔也蹣跚地來了。兩邊白黃的八字鬚，稀疏疎地。一條孩子似的小辮子，翹在後腦上。他是本村的「老童生」，據說連考二十

場，沒有進「學」。家裏祇有三四畝田，靠處館過日子。今年怕六十多歲了，還在祠堂裏教蒙童。他從前到過漢口，又到過武昌；黃鶴樓上的古蹟，他時常講起的。

「三叔，晚飯喫過啦？」我一邊放扁担，一邊向他問。

他銜着旱煙袋，噴口煙說：

「沒有啦，想到你家討點兒烙餅喫！」眼睛笑得像一條線，嘴巴噙開着，露出一個僅有的黃板牙。

「三叔還嚼得動烙餅？」我坐在板凳上笑笑說。

「辣椒麵也行！」

「好，我馬上叫她拉出來？」

「哈，哈，哈！說玩話的，早喫飽啦！」

我的七歲兒子壽兒，騎着竹竿從門外田場上跑過去，「馬來啦！馬來啦！」

這麼大聲嚷，後頭還跟了一羣孩子，在拍手追逐着。

「壽兒，三公公來啦！」我趕出去叫。

壽兒似乎沒聽到，一蹶一跳地往屋後頭去了。接着，陳二也在大門口喚他的女兒寶大。我對他招招手，他沒有注意，砰！把門關上進去了。我從新跑回屋子裏，見邵三叔在和我的女人說話。

「不相信，沒法子的——我起先也反對，而且老周還給我罵過。然而事情可奇極啦，北鄉的李麻子，喫藥不見效，一張符吞下去，就鬆退了！我親眼看見，不是扯什麼謊！陳老二的脾氣真古怪，我們還是不說好！」邵三叔說。

「我剛才去看過，臉兒祇少一張紙！」她說。

「唔！」

他搖着腦袋，用勁地抽旱煙；卜，卜，卜！兩片嘴唇噙動着響。我呆呆地靠在板門上，看看邵三叔，又看看她。因為我記起山西人快要來了，應該把小麥趕

緊打出來，好價還去年三十吊錢的一筆債，幸而今年收成還不壞，二十担麥可以拿穩的；假如糶兩吊五一担，二二得四，二五得一，就有五十吊錢，連本帶利把牠弄清楚，田單自然收回了。不然，山西人把田「準折」了，以後怎麼辦？況且山西人是不講交情的，像隔壁諸家，僅僅短少了三吊錢的利息，便「折」去七分田。……

我這樣想着，把陳二嫂病危的這件事，便丟掉了。邵三叔和她雖然興奮地在談話，卻一點沒有打動我的耳朵。直到她突然跑出去把壽兒抓回來，我才習慣地罵他一聲，「野馬！」

二

山西人來啦！

全村似乎轉換了一種異樣的空氣，田場上打麥的聲音，也特別急促：「踢

達，踢達！」孩子們在這和暖的天氣裏，會越發增加頑皮的：騎馬，捉迷藏，翻筋斗，……一套一套地沒有休止。然而今天可不同了；不但看不到他們的蹤跡，連哭笑的聲音也減少了。因為大人們都臉兒板板的，時時在斥罵着。壽兒也躲在屋子裏，不敢出來。我用勁地打麥。她頭上裹了藍布，蹲在泥地裏，用竹畚斗搬。陳二赤着膊，在那裏捆麥幹，一句話也不開口。

這樣繼續了兩三天，麥打完了，但空氣還非常緊張；山西人的影子，像在各處發現似的。我偶然閉一閉眼睛，就看見那濃眉毛高鼻頭的老亢，狠狠地立在跟前，向我吆喝着。不知怎的，我平時氣力化多了，食量便跟着增加；而最近的六七天，反突然減少；麵，烙餅，饅饅，以及小米粥等等，彷彿和見了山西人一樣的生氣。她一天也祇有喫筋把烙餅，就嚷肚子飽。我疑心山西人比「教」裏彌勒佛的力量還大，不然，怎麼聽到老亢要下鄉，就和着了鬼迷似的，一切都變樣了呢？

午後，我和陳二同到鎮上去探問小麥的市價。從村上出發，不到六里路，便跑得喘吁吁地，像拖着犁的一匹牛。額上的汗顆揩乾了，馬上又會滲出來。他尤其跑得慢，一路打呵欠，一對綽滿紅絲的眼睛，睜得特別大。

「老許，昨天有人下來說兩吊三；能夠看高二百文，我們就決計脫手！」陳二說。

「哦！兩吊五一定好糶的！」我說。

「兩吊五並不算高，老許！如果我們不等還山西人的債，哼，不到三吊數目，糶牠媽的！」他忽然興奮了。

「你總共欠多少？」

「六十吊！」

「沒有吧？」

「嘿，前年二十吊，縣裏卜爺經手的！老子死，又借二十吊，也是他作保！

四十吊本，加利息不是要六十吊是什麼？老許，你還當我扯說？」他趕緊辯護着。

我點點頭問道：

「有田單抵押麼？」

「你又說玩話啦！沒有田單，老亢會肯？」

「卜爺經手，還要抵押品？」

「老許！哈，老許！」他似瞋似笑地，把眼睛也斜着。

我似乎對他笑了笑，沒有作聲。於是，彼此靜默着，靜默着；約摸過了半個時辰，街梢頭高巍巍的臨清橋已竟在眼了。他把盤在額角上的髮辮鬆下來，擻擻頭髮，又拍拍身上的灰塵。一件藍布長衫，搭在臂彎上。我知道這是他的老規矩，出門時候，長衫是帶的，但從沒穿上身，老是搭在臂彎上。當下，我讓他跑在前面，從後街的一條小街裏出去，便是頂熱鬧的街市。

「老許，我們上隆盛行吧？」他別轉腦袋來問。

「行！」我同意說。

剛跑上臨清橋，西村的老周匆匆地從對面走來，把胸脯敞開着，露出一根根的肋骨。

「那兒去？」老周立停了問。

「上麥市街。」我答。

「兩吊五到麼？老周！」陳二說。

「做夢——隆盛開盤兩吊一，禾盛放長五十個大！比昨天收市行情要跌掉二百文——媽的——又是行家玩把戲，弄死我們種田人——老子情願賣田，不糶，看牠要跌多少！」老周把手裝着各樣的姿勢，氣忿忿地。

「扯你的謊！今年收成雖然好，可是底貨缺得很，怎麼會跌價？」陳二說。

我看看老周，不作聲，呆呆地立着。

老周哼了一聲，把指頭向自己的鼻尖上一指，「老子扯謊，你反正要去靈市面的！」又四周看了一眼，說，「他們知道我們等現錢還債，落得把市價捺低！這點兒『門檻』你還不明白？」

「對的，老周！」我搶先說。

當我們離開老周跑進麥市街的時候，幾家糧食行門口，已竟擠滿了人。

「殺窮人！」

「種什麼田，還是去『喫糧』好！」

「明天還要看小！」

嘈雜的空氣裏頭，這樣的話語，從四面射過來。我似乎連打了幾個寒噤，兩隻腳有點跑不上。陳二卻沒有注意到，跑得越發快。直到隆盛行門口，我們便立停了。

「老二。早啊！」夥計向陳二招呼，笑嘻嘻地。

「不早，不早；今天的『盤子』放長囉？」陳二問。

「放長——怎麼放？——兩吊一，已竟『封頂』了！」

「昨天不是兩吊三麼？」我插上一句。

「是的，今天跌二百文。下半年怕還站不住！」夥計把握地說。

陳二的臉色突然改變，皺皺眉頭說：

「我們兩人共有四五十担，兩吊四，行不行？」

「哈，哈，哈！」夥計只是笑。

「禾盛不是兩吊一百五麼？老交易，大家圓通點兒？」陳二拍拍夥計的肩

膀。

夥計躊躇了一下，把算盤抓過來，放在膝頭上撥着珠子說：

「那麼你老二的面子，就算兩吊一百五——多一個大，不要！」

「我不會上禾盛去！」陳二生氣地說。

「隨你的便！」

三

「端節」前二天，老亢到了，他住在城裏的卜爺家。卜爺也是山西平陽人，和老亢同鄉。他在這裏開着一升「票號」，年年都賺錢。鎮上的隆盛糧食行，他也有股份。老亢到新野來放款，全由他經手。自從接連鬧了兩年旱荒，放出的款子，便越加多；據卜爺說，大概有四五萬銀子，種田人沒有其它的抵押品，統是把田單作抵的；如果到期還不出錢，就把本利「準折」田價。這麼一來，田就換了戶卜爺的人非常和氣，而且說話從不失信。我曾和陳二到過他家裏一次，那沿河朝南的一所屋子，簡直蓋得比廟宇還大；陌生人跑進去，很難認得出來。屋後頭的一座花園，尤其講究：茅亭，假山，池塘，橋，……樣樣都有。各式各樣的花樹栽得不少，有幾種我連名兒都喚不出。他本是幹買賣的商人，去年卻捐了

一個「監」，所以知縣大老爺也和他往來，人家稱他卜爺，就是這年開始的。

至於老亢，據卜爺說是平陽亢家的遠房侄兒，在太原開着兩升「票號」，還有一升當舖。他的脾氣和卜爺不同，老是不開口的獼猴般的臉，像一塊冰，怪怕人。然而不知怎的，凡是這樣臉孔的人，都有錢，並且有很多的錢！也許他們的「八字」特別好，前生修來的。像我同村的陳二，祖孫三代勞苦的結果，還積不起錢，這麼一比，就明白了。

我模模糊糊地想着，彷彿暗中有什麼似的，在抓緊着種田人；但睜大眼睛看一看，卻一點兒看不到。我不禁歎口氣，對我的女人說：

「怎麼辦呢？十九担淨麥，除掉還老陳兩担四，還有十三担六，糶光了再說！怎麼辦呢？唉！」

「自己不留一點，喫什麼？」她滴着淚說。

「要留，更不夠啦！」我心裏雖然同意着，但不能不這樣說。

「老陳好商量的？」

「唉唉！他自己還湊不足，那里會肯？」

「先還二十吊，其餘請卜爺向老沅討討情，再展期一年！那麼，那麼就有三四担好留啦！」

「山西人死板板的，一定辦不到！況且借契寫明『本利不清，以田準折，』卜爺也不會允許！」

沒有回答，給壽兒打辮子，腦袋低到胸脯口。我睨了她一眼，也不作聲。於是，屋子裏的空氣，便死樣地沉靜。似乎彼此已經談判決裂，沒有挽回了。一會兒之後，邵三叔從門前走過；他對我們看了看，拈拈鬚鬚說：

「你們說體己話？」

「不是的！」我辯護說。

「三公公！喝碗茶去？」她漲紅了臉說。

「不客氣，不客氣！」邵三叔說着，抹抹凳坐下來，皺着眉頭說，「麥價怎麼樣？」又歎口氣，「這年頭真不像！後天『端午節』了，連『束修』都收不齊！」「可不是！」我說。

「所以各處要鬧亂子！」

「呃，呃！」

「三公公，又出了搶案吧？」她急口問。

「事情鬧大啦！昨天襄陽來一個販布客人，他說白蓮教已經佔據了湖北的五府一州。和我們南鄉毗連的交界地方，也發現了「教匪」，怕要進攻縣城！頭領叫什麼劉之協，手裏有十萬神兵，聲勢大得很！要是的確的話，這里西北鄉，也不會太平的！」

意外得很！我聽了邵三叔的話，不但不驚慌，而且巴望「教匪」馬上來。我雖然不明瞭白蓮教的內容，但他們嚷着的「劫富濟貧」，我似乎非常同情。這個

年頭，種田人實在不能過日子；一忽兒派伏役，一忽兒加田賦，簡直攪不清！又鬧了兩年旱荒，田裏沒有出產，祇有向山西人借債；而今大家跌在泥潭裏，越陷越深，還是「教匪」來的好。西村的老周，聽說早就入「教」的，所以麥糶不出價，有人拿錢幫助他。……

當下，我對邵三叔笑笑說：

「邵三叔，我們新野不要緊吧？」

「哼，你知道？老實說，我們北鄉的『教匪』很多！」

「誰？」我問。

「不便說，不便說！」邵三叔猶笑着。

「劉之協不是和姚之富同時給官兵抓去了麼？」我變更了話題。

「不，他在扶溝溜掉的！」

「呃！這人怕是星宿下凡？」

「自然啦！」

突然，陳二跑來說老亢已經到了鎮上，和卜爺坐車子下來的。邵三叔說聲「討『束修』去！」便拄着旱煙袋去了。翹起的小辮子，一動一動地。我吩咐了她幾句話，就和陳二各自推着八袋麥的小車，向大路上前進。和我們同時出發的，還有隔壁的老諸和後村的老謝。當四輛小車推過板橋的時候，老周又在前面出現了。他赤着膊，把辮子打了個圓圈，套在脖頸上，從斜面的田塍上橫過來，一邊大聲嚷道：

「喂，老二——上那兒去？」

「糶麥——鎮上去糶麥！」陳二答。

「白蓮教馬上要打新野，你們去幹麼？有麥，留了自己喫！」老周喘氣說，張着兩條臂膊，站在車前頭。

「啊啊——你又來開玩笑！」老諸不耐煩地說。

「扯謊吧？」我說。

「真的！一點不騙你們！鄧州已經打下了，今天晚上攻新野！」老周誠懇地說，胸脯口一張一吸地。

陳二不相信，說老周放謠言。老諸和老謝，也附和着。我捏着小車的柄，沒有表示。直到老周氣忿忿地去了，我們才繼續跑。

「這里離城二十里，不知道消息確不確？」我想。

四

白蓮教進攻新野縣城的消息，經過了五六天光景，才證實全是謠言。我感到有點失望，並且灰心了。但謠言的力量，也會使老亢軟化；我和陳二等沒有還足的數目，他居然允許展期一年，從新立了借據，到明年麥場歸還。所以我還留下三擔多麥，維持着一家的食糧。同時，我的身子，似乎輕鬆了許多，像監獄裏開

釋出來的囚徒似的，一切都有了生氣。然而西村的老周，從前幾天碰見之後，便失蹤了。大家都說給縣裏抓去的，不知道確不確！老周的人很爽直，肚子裏頭有什麼話，就馬上要說。碰到人家爭吵的時候，他老是把身子插進去。陳二一向看他不起，說他遲早要犯事。我會問過邵三叔，也這麼說。

現在，老亢的影子在我眼前慢慢地消失了，跟着代替他盤踞到我腦子裏來的，便是愛管閑事的老周；挺大的一對暴眼珠，捲起上脣的翹嘴巴，以及油光光的一條大辮，時時在我眼前出現着。

「老周是很爽直的！」我悄悄地對女人說。

「不知真的抓去麼？」

「不抓去，怎麼會不見的！」

壽兒從門外跳進來，放了書包，便嚷肚子餓。我趕緊把他拉過來，笑笑，問道：

「今天教的什麼書？」

「千字文！」他陡的跑去撲了她的脖子。

「背給爸爸聽！」她說。

「噢噢——『宇宙洪荒——』」搖着小腦袋。

「好，好！」我高興地嚷，順手向籬裏拿了一枝煮熟的玉蜀黍，放在他又黑又髒的小手裏，「賞你喫的！」

她得意地對他笑了笑，拿着油燈盞往後頭去了。這時，陳二和老諸搖着芭蕉扇跑來，坐在門口的板凳上。

「老許，不出來吹吹風？」老諸說。

「今天幸而有風，要不然，就熱死啦！」陳二對老諸說。

「五月底的天氣就這樣熱！」我一邊說一邊跑出去。

「可不是，天公也變啦！」老諸說。

有一個黑影突然在前面出現，我仔細看了看，見是邵三叔。他一向不赤膊，今天這樣熱，還穿了夏布背心。

「你們吹風，不管外面的事嗎？」邵三叔莊嚴地說。

「怎麼啦？」我趕緊問。

「縣差已竟到鎮上，說不定晚上就要下來！」

「來幹麼？」陳二問。

「抓『教匪』！」

老諸笑了笑，說道：

「我們不進『教』，怕什麼？」

「唔！剛在有人從鎮上回來說，白蓮教的頭領就躲在新野；撫台派兵來抓，家家要查到！假如給他們發見了『教』裏的東西，也立刻『正法』！所以我喫了晚飯，馬上來告訴你們，有什麼符咒，也扯扯掉！」邵三叔警告地說。

「這一定是老周的禍！」陳二肯定地說。

「不錯的！」老諸大聲說。

「不關他，事不關他事！」

邵三叔說着，便匆匆地去了。於是，全村的空氣，驟然緊張，亂麻麻地。我陡的記起家裏正藏着一方白絹，上面有「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個大字，是去年老周給我的。他說放在屋子裏，可以「鎮邪」。我等陳二和老諸走了以後，就跑進去找；但抽屜，箱子，木櫃，……都找遍了，沒有發見。汗從周身直滾，連袴子也濕透了。她臉孔變得鐵青，在抱怨我。

「不問問明白，就拿回來？」她說。

「你不要管，砍腦袋有我！」我叱斥着，心裏突突地跳。

「壽兒的書包裏找找看！」她顫抖着說。

「做你的夢！」

她不作聲，把壽兒的書包打開，那方白絹，果然在千字文裏面發見了，角子上還畫了一個不成形的人頭。我趕緊把油燈盞從牆壁上拿下來，把白絹燒掉，心裏才像放下了一塊石頭。

「想想看，還有什麼？」她叮嚀地說。

「沒有啦！」

「阿彌陀佛！要不是三公公，哼，這禍就闖大啦！阿彌陀佛！」她一邊說，一邊揩汗。

一會兒之後，她和壽兒睡了，我獨個兒在門外吹了一會風，才關上大門，跑進來坐着抽旱煙。

約摸打過二更，我有點兒朦朧了。驀地，由場上送來一陣脚步響，便立刻把我驚醒。她也陡的坐起來，在索索地抖。壽兒全身裸露着，卻沒有醒。一忽兒，蓬，蓬，蓬——老諸家的大門打急了，接着，就聽見老諸拖着鞋子跑出去。我這

時似乎祇有顫抖的份兒，一切都失了知覺。直到幾個穿紅衣的兵勇擁進來，我才大膽地立起身；但兩條腿，越發抖得利害。在亮光光的火把底下，那常來催「錢糧」的縣差，已指揮兵勇開始搜查了。我別過腦袋去看看她，臉色變了灰白，木偶似的站在桌子邊。一會兒，搜查完了，他們重複擁出去；「不像有錢！」縣差這樣說。我看着他們出了大門，彷彿從夢裏醒過來似的，吁了一口冷氣。

蓬，蓬，蓬！……

打陳二家的門了。

五

昨夜我始終沒睡，直到窗格上起了魚肚白，才悄悄地跑出去；田場上已經有許多人在那里說話了。我望過去，似乎看不見陳二。老諸蹲在屋簷底下抽旱煙，眼睛閉着，睡覺似的。

「諸大嫂！諸大嫂！」我叫。

「啊啊，你起來啦？——老陳抓去啦！」諸大嫂跑過來說，頭髮蓬蓬的。

「怎麼說？」我失驚地嚷。

「你還不知道？」

「哦哦！諸大嫂！」

「低點兒！兵勇還在前村呢！」有人在說。

俄而，哭聲從陳二家送出來，圍在一團的人們，都搶着跑過去；沉默中的老諸，也丟了旱煙袋，去了。我進去叫醒了她，開了後門出去，穿過一個竹園，便進了陳二的屋子。哭叫的聲音，越發沸騰了；「我的媽呀！」陳二的女兒在跳着嚷，發瘋似的。原來老陳抓去的時候，陳二嫂跪在天井裏，拼命地磕頭求；剛才有點輕鬆的病人，經不起恐嚇，立刻吐了幾口血，就跌倒了！她兒子把她抱上床，喉嚨口祇剩了一絲游氣；不久，便死了。

正在哄亂的當兒，有人來說，後村的老謝也抓去了。於是，大家又像瘋狂似的擁出去，一忽兒，又擁進來。陳二和老謝，平時都不信白蓮教的，爲什麼會給他們抓去呢？我跳躍着的胸間，簡直找不到適當的答案。而且陳二的脾氣更強，他的女人生了病，連符咒都不相信。一定和縣差有嫌隙，所以借此報復的！不，或許搜查的時候，說話頂撞了他們！……

辰刻光景，邵三叔喘吁吁地跑來對陳二的兒子咕嚕着，似乎很神祕似的。

「三十吊錢，怎麼湊得出？現在媽橫倒了，也正要化錢哩！」陳二的兒子皺着眉頭說。

「唉，唉！趕緊把剩下的麥糶出去，湊足十五吊！還有一半，我和他們去懇情，立一張借據兒！——你看着老子砍腦袋，總不忍吧？」邵三叔說。

「我老子從來不進『教』，犯什麼罪？——況且那張東西是兵勇的衣裳裏掏出來的，他們『栽賊誣良』，我情願陪老子同去喫官司！」陳二的兒子忿忿地說。

邵三叔把腦袋一規：

「犯不着！現在這種世界，還讓你講理？你要打官司，也是『官官相護，』不會平反的！十五吊錢，比如生場病——你說怎樣？他們等在祠堂裏，馬上要回話！」

「媽怎麼辦呢？」陳二的兒子眼淚直滾。

「把老子弄出來，大家再想法！」邵三叔催促說。

陳二的兒子點點頭，跑進裏頭去了。我悄悄地拉了邵三叔到竹園裏，立停了問道：

「老謝也在祠堂裏麼？」

「統在那里！這周圍六個村子，總共抓了十一個人！」

「他們都請你贖罪？」

「不，祇有老二一個！」

說着，匆匆地去了。這里，陳二的兒子馬上叫人把麥挑到鎮上去糶，又當了三條棉被，湊足十五吊錢。到喫過午飯，陳二便平安地回來了。聽說老謝也出了十吊錢，一淘放出來。其餘的九個，都解往城裏。邵三叔晚上來說，也許統要砍腦袋。

一月以後，村上一切都恢復了原狀。死掉的陳二嫂，大家也似乎對她冷淡了。我想：各種悲慘的事情，不致再在本村發生。於是，安心下田工作。但沒有多天，忽然傳說縣城已竟給「教匪」攻陷；東南鄉的人們，都參加了「匪」的隊伍，開始向大戶搶劫！這消息傳到我們的村子上，雖則又亂哄哄起來；然而都當作謠言，表示着懷疑的態度。這時，老陳興奮地對我說：

「我巴望這次不是謠言，老許！」

「怎麼說？」我驚疑地問。

「瞎——你傻極啦——我們種田的，反正不算人——與其凌遲碎剮地受難，還不

如索性幹一下——懂麼？」

我突然楞了一楞，說道：

「這麼說，你不是贊成『教匪』麼？——哼，老二，你說我傻，我實在不傻；放了田不種，當土匪？」

「哈哈！還是這買賣好！要是他們來了，我一定去幹！」陳二堅決地說。

「你從前不信的，怎麼會變了主意？」我反問着。

「不錯！我自從給縣差們抓了出來，念頭便改變了！老許，我們以前巴望做好百姓，什麼都不管；現在我一切都明白了，祇有靠自己的力量，才會有好日子過！不錯的，不錯的！」他的神情越發興奮，臉孔漲得緋紅。

我沒有回答，疑心他有了神經病。真的，他近來說話，動作，思想，都像換了一個人，和從前的確兩樣了。

「不是騙我麼？」我笑笑問。

「誰騙你？——騙你幹麼！」

對面大路上的灰塵忽然飛起丈把高，像一團濃煙似的。我和陳二蹣起腳跟，見一匹騎着人的黃馬，在那邊直衝過來。離開馬後頭幾十步，還有許多勇，拿着單刀跑。我心裏突突地在跳，接着，兩脚又忽而發抖。他的臉色也變了灰白，但還勉強鎮定着。馬跑近了，他立刻跑出去，把手高舉着嚷道：

「老周！喂，老周！」

「你回來啦？」我跟在他背後，高興地叫。

於是，全村的人，都跑出來了。

「縣城給我們占領了！幹吧！——快點幹！」老周騎在馬上大聲說。

「幹呀！」大家跟着嚷。

老周笑嘻嘻地把繩子那麼一勒，馬停住了，大家便擁上去，把他包圍起來。

詩獄

一

張敬卿放下窗簾，用指甲彈去燭花，那火立刻縮小；寬空的屋子裏，陰森森地，便跟着黑暗了。約摸過了一二分鐘，燭芯頂上冒起一股濃煙，火倏一陣顫抖，才從新恢復光明。他鄭重地打開紅漆枕箱，拿出一冊書；深藍色的書簿面上，粘着一張狹長的白紙「題簽」，在燭光底下，現出「晚村詩稿」四個正楷

字。他看了十多頁，猛地把書合上：

「多麼沉痛喲——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嘗不照人？」——沉痛極了！」

他重複說了幾遍，便歎了口氣，把手抱着膝頭，呆呆地出神。這時，一匹灰白色的燈蛾，繞了幾個圈子，就撲倒在燭油裏頭。

「笨蟲，自己尋死！」

他看着那燈蛾掙扎一會，死了，心裏這麼想。似乎有點微笑，同時又有點感觸。他記起去年的詩獄；沈天甫，呂中，夏麟奇那些人，明知當時的文禁嚴密，卻借黃尊素的名，刻什麼詩集；結果，都給韃子一網打盡。還有莊廷鑑和戴名世的兩次大獄，尤其株連得多，而且現在還大家傳說着。這三件慘案的被禍人物，正和那燈蛾一樣，……於是，戮屍，梟首，以及充配等等的慘象，便在他的腦子裏浮現。他不禁打了個寒噤。一雙抱緊了膝頭的手，忽然放了下來。

篤，篤！

敲門的聲音。

張敬卿趕緊把書鎖進枕箱裏，驚惶地問：

「誰？」

「客人要沖茶麼？」旅店的夥計老傻瓜在門外答。

「茶！沖沖也好！」拉開房門。

老傻瓜喝得滿臉通紅，拎了銅吊跑進來！一邊沖茶，一邊對張敬卿笑。上嘴唇疎朗朗的兩簇八字鬚，在抖動着。他怔怔地橫在炕床上，不作聲。直到老傻瓜出去以後，忽而記起了一件什麼事；但仰着腦袋想了多時，只是記不起來。

「連這點記性都沒有了？」

他皺皺眉頭，這樣自怨自艾地說。便陡的立起，反背着手，在踱方步。一會兒，他的嘴角邊似乎掛起一絲笑紋，才懶洋洋地落在竹椅上，點着紙吹吸水煙。

俄而，院子裏一陣喧嚷，接着就是咕咯咕咯的騾腳響。他把窗簾打開，見游

廊下站着一個戴珊瑚頂子瓜皮帽的瘦長子，在那里指揮車夫們搬移行李。那匹灰色騾子，拴在廊柱上，在不停地拂着尾巴。老傻瓜擱着一隻網籃，在院子裏亂跑着，像丟了東西似的。

「不行，這樣窄小的房間！」瘦長子生氣說。

「是，是，老爺請權屈一夜，實在擠滿了！」潘掌櫃諂媚地說。

「放屁！」

「是——那麼老爺廳上坐一坐，等小的去想法子！」

說着，把右腿那麼一屈，打了個「千」，別轉身子，向老傻瓜命令着：

「來！你到元號裏去和客人商量，請他搬到十九號，騰出那間給彭老爺！懂麼？馬上去！」

老傻瓜把手一攤：

「他怎麼會肯？」

「你知道？他是單身客人，要不了大房間！」

「是啊，彭老爺也是單身客人呀！」老傻瓜抗辯着。

「瞎說！彭老爺是外省來的，這許多箱籠，怎麼放得下？」

老傻瓜摸摸腦袋，又覷了瘦長子一眼，迷惘地向張敬卿的屋子跑來。

「客人！請你開開門！」敲着房門。

「幹麼？瓜兒！」張敬卿問。

「我們掌櫃吩咐的，你是單身客人，行李又不多，要不了大房間，請你搬到

十九號去，讓——」

猛不防，拍！飛來一記耳光。「不要尋開心！」老傻瓜笑嘻嘻地說着，轉過

臉來，見潘掌櫃狠狠地立在他背後，臉也變了鐵青，袖管捲起着。他摸了摸面

頰，熱辣辣地有點痛。原來老傻瓜本是潘掌櫃的同母異父兄弟，因為買賣折了

本，所以到這悅來店來當夥計的。他脾氣一向古怪；除了喝酒之外，什麼都不計

較。並且從來不給人家爭論，老是馬馬虎虎的。如果罵他幾句，或打他幾下，便照例報以一笑。至多說一聲「不要尋開心！」就算了。有時潘掌櫃因旅客減少，心裏不舒服，敬他幾下耳光，他也從不生氣。所以他這次被打，仍然不改常態。

這時，潘掌櫃把老傻瓜一脚踢開，一邊敲房門，一邊輕輕地叫道，「張老爺！還沒安置吧？」這樣問了兩遍，張敬卿已竟拉開房門，把鞋子出來。潘掌櫃趕緊把他擋住，「老爺，外面風很大，仔細不要受了涼！」他笑着退走幾步，「啊，啊！」潘掌櫃隨手拿過一件長袍替他披在身上，又裝了袋水煙遞到他的手裏，又倒了一杯醞醞的紅茶放在桌子上，這麼「鞠躬盡瘁」地伺候，本是潘掌櫃常有的，然而對他卻是初次。所以，他有幾分驚疑，同時也有幾分鄙夷；凝視着潘掌櫃一言不發。

潘掌櫃忽然哈哈地笑，那浮腫似的眼皮裏躲着的一對老鼠烏珠，轉得非常

快。臉上全部的橫肉，也跟着顫抖。笑停了，把腰一彎說：

「老爺！請你賞個臉兒，搬到十九號去委屈一夜，這里有一位外省剛到的客人要借！哈哈，張老爺！」

說着，又恭恭敬敬地請了一個「安」。張敬卿似乎躊躇一下，便點點頭說：

「唔，也可以！」

潘掌櫃答了聲「是」，便立刻忙着摺被褥，挪箱籠，拿考籃。張敬卿一邊扣衣鈕，一邊問道：

「那客人來幹麼？」

「噫，老爺，大概是來幹公事的，幹公事的！」捲着被頭。

「他叫什麼名兒？」

「他！他是現任川陝總督岳大人的總文案彭仲梓——彭老爺！」

「那里人？」

「哈哈，這可給老爺問住了！聽說是蘭州人！御史彭伯喬大人，是他的胞哥！」擊着鋪蓋。

「唔，不錯，是蘭州人，和老岳同鄉。」

一會兒之後，行李整理完畢。潘掌櫃背上負着竹條箱，肢窩裏夾着鋪蓋，手裏拎着釘靴，小心地揀出房門。張敬卿一隻手提了考籃，另一隻手托着水煙袋，跟在後頭。

彭仲梓在廳上搥桌子罵人：

「賊坯！混帳東西！明天拿片子送——」

老傻瓜蹲在石階上看騾子喫草料。

二

早晨，張敬卿打了個呵欠，推開被窩起來；金黃黃的太陽掛在對窗的牆壁

上。老傻瓜從窗前跑過去，端着一碗苳漿，熱騰騰地，兩根油條擱在碗口上。當他趕緊把窗門推開的時候，老傻瓜已竟跑去丈把遠。他揉着惺忪的睡眼走出來，立刻招招手叫道：

「喂，臉水！」

老傻瓜把腦袋一點，一步一歪地去了。張敬卿靠在窗沿上，看麻雀兒追逐。偶然吹來一陣風，他不禁說了聲「冷」，順手帶上窗門，把一塊黑油油的小石子和紙吹放在一起，噦，噦！用鐵片打着，石子上飛出幾點火星，那紙吹就燃着了。於是，他慢吞吞地裝上水煙，又慢吞吞地把指頭揪捏着，然後，啣了煙袋的嘴，咕嚕嚕！咕嚕嚕！煙從他的鼻管裏噴出來。

「客人，臉水來了！」

老傻瓜嚷着進來，放了臉盆，給張敬卿整理床鋪。一會兒，他擦完臉，叫老傻瓜去買來了四塊燒餅，翹起了腳，很幽靜地喫。

驀然，房外一陣脚步響，他趕緊擰進最後一口燒餅，把窄窄的小袖管抹着嘴巴，又喝了口茶。

「昨天晚上搬十九號的。」

「唔，姓彭的來頭大！」

「是的，所以要巴結點！」

「來幹什麼？」

「不知道！」

是老傻瓜和沈在寬問答的聲音。

講到沈在寬，在浙江也算得一個名士。他的業師呂晚村，是名重一時的。晚村死後，呂毅中和他承了老師的學說，著書闡揚，不遺餘力。直到認識了曾靜和張敬卿二人，因為旨趣相同，友誼便日漸融洽，時常到湖南聚在一起，研討學問。他極端排斥「八股」，所以鄉會考試，他從不去參加。並且喜和遺老接近。

時時在遺老口中探求明末的史實，來抒發他的「攘夷」思想。他對於時政，表示十分不滿；把當時的漢籍閣臣與疆吏，都批評得「體無完膚」。至於詞章，不論詩，詞，歌，賦，樣樣都好。最能激動人家心弦的詩句很多，如「陸沉不必由洪水，誰爲神州理舊疆？」這兩句，是哄傳當時的藝壇的。

當下，張敬卿把沈在寬讓進，笑了笑說道：

「老寬，昨晚爽約了？」

沈在寬點點頭，把手裏的紙包打開，拿出一張紙，攤在桌子上說：

「你看！這是意外的發現，巧極了！」

說着，哈哈地笑。張敬卿接過那張紙，見第一行寫着：「張蒼水先生絕命詩」。下面註：「大明太祖紀元三百六十一年沈在寬敬錄」一行端楷。他不自覺地拍拍手問：

「那里得來的？」

「你看了詩再說！」沈在寬似笑非笑地答。

張敬卿立刻斂了笑容，慷慨地唸道：

擲捨一旅尙圖存，吞炭吞甕可共論；

敢望臣靡與夏祀，全憑帝眷答湯孫。

衣冠猶帶雲霞色，旌旆仍懸日月痕；

贏得孤臣同碩果，也留正氣在乾坤。

義幟縱橫二十年，詎知閨位在於闕！

桐江空繫嚴光艇，震澤難回范蠡船。

生叱鴻毛還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

忠貞自是孤臣事，誰望千秋青史傳？

國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

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慚將赤手分三席，敢向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何必盡鷗夷。

「敬卿，蒼水先生的絕命詩，本祇有七律一首，那是我們已竟看到的！現在這三首，據毅中的考證，的確是真筆！」沈在寬興奮地說。

「唔唔，這詩便是毅中給你鈔的，是不是？」張敬卿摺着紙說。

「是的，我昨晚沒有來看你，就幹這件事。」

「什麼毅中從前沒說起？」

「他前天在舊書攤上找來的。」

「噢——他什麼不來？」

「上醴陵去了——他說那冊詩稿馬上送給曾先生去。」

張敬卿猛然一楞，臉孔立刻變白，眼睛睜得圓圓的，在盯着沈在寬出神。陡的，他把紅漆枕箱打開，亂翻一陣，心裏突突地在跳。沈在寬捏着腦袋背誦那三首律詩，卻沒有注意。這時，老傻瓜擻着嘴巴推門進來。

「瓜兒！你又喝了早酒？」沈在寬捲着紙包說，眼睛也斜着。

「不多，不多，四兩白乾兒！」醉醺醺地。

說着，別過臉去看張敬卿；見他膝頭上放了一堆書，低着腦袋，在一冊一冊地揀，便哈哈大笑起來；那額上暴起的青筋，像蚯蚓那麼粗，眼珠紅紅的，嘴唇翹到鼻頭高。

是的，老傻瓜的酒量越喝越大了；起先是每天一次，現在卻增加到每天三次。而且不論四兩，半觔，一觔，他肚子都可以容納，也從沒有醉過。他平時不多說話，即使說，也很簡單。等到酒喝飽了，便有說有笑；同時，精神也健旺了。據潘掌櫃說，他祖上也做過什麼官，當隋軍攻下開南時候，他的祖父和父

親，都殉難死的。張敬卿初到的幾天，沒有一天不和他談話，果然得了不少史料。沈在寬也時常憤慨地說，老傻瓜的母親不爭氣，實在可殺。

老傻瓜笑停了，把張敬卿的衣袖一拉：

「彭老爺請你！馬上去——馬上！」

沒有回答。沈在寬看了張敬卿一眼，對老傻瓜說：

「是不是元號裏的？」

「是，是，是！」酒氣從嘴裏噴出來。

突然，張敬卿把一堆書向炕床上一擲，「老寬，坐一坐，我去去就來！」說着，拉了老傻瓜，蹣蹣跚跚地去了。

三

「呂毅中先生也在這裏？」彭仲梓問。

「不，他上醜陵去了，但不久仍還長沙的！」張敬卿搖搖腦袋說，眼睛注視着彭仲梓手裏的那冊詩稿。

彭仲梓惋惜地歎口氣，那凹進的一對圓眼睛，放射着沉鬱的色彩。他意識到如果把這冊稿子向上頭舉發，不但岳少保的地位更加穩固，就是自己也一定很有希望。於是，他一向所羨慕的孔雀花翎，便彷彿已經插在帽上。並且，他記起昨天晚上的一個夢，似乎進京「引見」似的。那崇高的殿陛，設着皇帝的寶座，黃澄澄地，閃着金光。御案上的金鼎裏頭，煙縷在裊動着。一忽兒，兩個白頭髮太監，推着一輛張起黃號的寶輦，遠遠地從御道上出來，後頭還跟着許許多多宮女；有的拿着珠玉綴成的傘，有的提着白銀香爐，……

他這樣把夢境從新追憶之後，臉上便浮起一層紅暈，「升遷的好兆！」心裏又這麼想。接着，故意咳嗽幾聲說道：

「晚村先生的學說，兄弟一向敬服的！他說，管夷吾不死公子糾而事桓公，

實在就是一部春秋的大義。因為君臣的關係雖大，比較更大的，當然要算「外攘夷狄」——所以孔子贊他一個「仁」字。張先生，這點意思，祇有晚村先生見得到，也祇有晚村先生才敢說！現在兄弟讀了這冊遺著，不但感到自己的學問淺薄，連功名也淡然了。哈哈！」

張敬卿緊張到極度的神情，有點鬆弛了。他想：彭仲梓既然傾倒於呂晚村，詩稿落在他手裏，還會發生什麼問題。況且蒲潭先生正要向川陝總督岳鍾琪聯絡，他和老岳是同鄉，說不定可以教他介紹。何況在這人才缺乏時候，能夠把他拉在一起，也增加了不少力量，……他躊躇了一會，把手一拱：

「彭先生太謙了！舉世混混的今日，能夠同情晚村先生，真所謂『空谷足音』了！」

「哈，哈，哈！」彭仲梓得意地大笑；停了，莊嚴地說，「這本詩稿，再請借閱一天，明天決定奉『璧』——張先生，大概可以見許的吧？」

說着，又睨了張敬卿一眼。不待答覆，把詩稿扔進抽屜裏面。順手拿過白銀水煙袋，點了紙吹，遞給張敬卿。張敬卿也似乎一笑，囁嚅地答道：

「那麼彭先生看過之後，就請賜還！因為敝老師蒲潭先生等着要看，請彭先生原諒！」

彭仲梓楞了一楞說：

「呃——貴業師就是曾老夫子？」

「是的，是的！」張敬卿噴口煙。

「曾老夫子是永興世家，學問很有淵源的！兄弟從前在江南處館，就聽見敝居停岳少保說過，曾蒲潭先生的確是「衛道之士」，他的學說、和孔孟一貫的。而且「衿懷冲澹」，不求進取！哦——原來張先生「學有師承」，所以也淡於功利了！」

張敬卿謙遜了一會，問道：

「岳少保不就是川陝總督岳公鍾琪字東美的吧？」

「是的，他是先嚴的門生。」

「噢！聽說岳公兩次奏請『入覲』，京裏都沒允可，這話確麼？」

「呃呢，不很知道！」

張敬卿笑了笑，說，「現在所謂『入覲』，便是古時所謂『述職』」，又揚着腦袋，「『述職者，述諸侯所守之職也！』彭先生，你說對麼？」

「對，張先生的引證是不會錯的！」

突然，老傻瓜從外頭跑來；一邊盤着小辮子，一邊叫道：

「張老爺！沈老爺請你去，他等得不耐煩了！」

於是，張敬卿便離開彭仲梓，一搖一擺地去了。這里，他關上房門，從新拿出詩稿，把書簿面展開，輕輕地讀着。然而接連讀了五六首絕詩，卻沒有重大的發現，直到看了那首標題清風的七律，臉上忽而浮現一片紅彩，同時，把腦袋那

麼一點，「祇要這兩句詩，就可證實他們的反跡了！」他這樣想着，立刻打開皮箱，把詩稿鎖進裏面。接着，本能地看了看太陽，順手推開窗門，大聲嚷道：

「來一個人！」

「啊，啊——彭老爺！有什麼吩咐？有什麼吩咐？」潘掌櫃趕緊跑過來。

「片子送去了麼？」彭仲梓叱問着，臉孔板板的。

「早送去了——小的親自送去的！」

「有沒有回片？」把衣袖揮着瓜皮帽上的灰。

「是，號房說，縣老爺馬上過來，不給回片了！」

「唔，怎麼不來回我？——混帳東西！」

「彭老爺房裏有客，所以小的不敢來回！」

潘掌櫃說着，又扮了一會笑臉，等彭仲梓關上窗門，才慢慢地走開。當他跨進前廳的時候，有一個長鬍子的駝背老人，頭髮盤在腦袋頂上，拖着滯重的脚步

從院子裏跑來。藍青粗布大袍，油光光地，蒙上一層漆黑的油膩。手裏拄着長柄旱煙袋。單樑方頭黑靴，滿打着皮「張子」。潘掌櫃認得他是曾客人，和十九號裏姓張的常在一起的。他瞪了那老人一眼，把腦袋別轉了跑出去。

「潘掌櫃，張客人沒出去吧？」曾靜問。

「沒有。」一邊跑一邊說。

「他在元號房間？」

「不，搬十九號了。右手轉彎，一直，末了的一間。」

說着，頭也不回，向前面去了。

鐘——鐘——

鐘聲一路送進來。接着，便是戴尖頂紅帽子的兩個皂班在大門口出現，像木偶似的站着。接着，一乘藍呢大轎抬進院子，重沉沉地，前後四個轎夫，都在喘氣。

「放平！」一個轎夫幽幽地說。

「啊！」其餘三個同時應着。

手裏拿「護書」的長班從轎後頭跑來，趕緊打起轎簾，那穿着袍套的矮大塊頭，彎着腰慢慢地出轎，朝珠在悉悉索索地響。長班隱了跪在階沿上的潘掌櫃一眼，把矮大塊頭引進大廳。潘掌櫃磕了一個頭，立起來就跑，一邊嚷道：

「彭老爺！本縣大老爺來拜！」

老傻瓜在屏門背後伸出半個腦袋來。

四

彭仲梓和知縣官會見的次日，便搬進衙門裏去了。留下一張字條給張敬卿說，詩稿正在鈔錄，過了四五天，便可送還。但等了十多天，仍沒有送到。差人去問，據說彭仲梓因接了朋友的信，已竟往常德遊覽，幾時回省，卻未曾說及。

曾靜和沈在寬都抱怨張敬卿不該這樣大意，把詩稿借給陌不相識的人。幸而呂毅中從醴陵回來說，還有自己寫錄的副本存在家中，如果彭仲梓不肯交還，將來可以把副本寄來。曾靜方始釋然。

這日，曾靜借東門外的妙初庵給呂毅中，沈在寬餞行。恰好這天是崇禎帝殉國的日子。早晨，瀟瀟地下了陣雨，天氣似乎驟然轉冷。到辰刻將近，那空際追逐着的雲塊，忽而由密變稀，雲縫裏射出淡水般的陽光，照在妙初庵的窗格子。院子裏的石板地，慢慢發白。幾株庭前的柏樹，幹子上還濕漉漉的。牆角那邊的薜苔，經過了雨的潤澤，卻越發綠油油了。俄而，尼姑從佛堂背後托了茶盤出來。她黃而且枯的臉上，表示着飢餓似的情態。眼睛像閉着一樣，幾根長睫毛，在不停地顫動。她跑到客房門口，側着肩膀把門帘拉開，似乎拚了拚眼皮說：

「老爺們喝杯便茶。」

「唔，師傅，太麻煩你了！」曾靜趕緊把手一伸。

呂毅中，張敬卿，沈在寬三人，在嘖嘖地談話，祇說了聲「叨擾」，仍繼續着，沒有停止。

「各樣都舒齊了，老爺們喝過茶，就請出去行禮吧。」尼姑指着佛珠低低地說，臉上沒有一點表情。

曾靜點點頭。

於是，曾靜等四人，都換了明代的服飾，跟着尼姑走進佛堂，向崇禎皇帝的黃紙牌位拜了四拜。接着，又喃喃地祝禱一會。等尼姑把錠帛焚化之後，大家才回到客房，換去衣帽。

「天公忽然放晴，可見我們的一點孤忠，大行皇帝是一定呵護的！」曾靜拊着一把長鬚子說，他打摺的臉紋中，浮現着喜悅的光彩。缺了門牙的癩嘴巴，跟着張開，有點像笑，也有點像哭。

「可不是！然而這也可以說是老伯的一番誠意！」呂毅中說。

「天心既已感格，光復舊物，那是『可操左券』的！」沈在寬附和着。

「『明月何嘗不照人？』——張敬卿重複地唸，反背着手，在踱方步。

曾靜陡的把長柄旱煙袋在地上那麼一擱，向大家提議說：

「等會兒你們可以作一首詩，留點紀念。毅中，你說是麼？」

呂毅中連說幾聲「是」。張敬卿和沈在寬也同說「應當」。於是，曾靜便叫尼姑一面擺席，一面拿紙筆。張敬卿主張拈鬪分韻，各做幾首七絕。沈在寬不同意，說限韻沒有好詩，不如遵了曾老伯的意思，大家作一首七律。呂毅中沒有表示，在剝着南瓜子。最後，曾靜似乎一笑說，「還是七律好，題目就用書感！」張敬卿因為他老師吩咐，自然沒什麼異議。一會兒，席擺齊了，曾靜年長，坐了首席，呂毅中和沈在寬東西相對，張敬卿坐主位。因是崇禎帝殉國的忌日，把紅茶代了酒；大家喝了幾口，便開始作詩。僅僅一杯茶光景，都已做好。寫在一張

紙上。曾靜笑吟吟地從沈在寬手裏接過來，先看呂毅中的一首：

離離禾黍怕登樓，胡馬縱橫遍九洲。

執笏居然臨百辟，彈冠何意說封侯！

終軍雖有請纓志，卜式能無紆難謀？

莫道書生存「復社」，會看斬得月支頭！

「哈哈！毅中家學淵源，這詩當然應推「冠軍」的！」

呂毅中也笑了笑，說道：

「承老伯謬贊！」

曾靜喫了筷菜，看沈在寬的一首：

山河非復昔年時，破碎金甌欲問誰？

世外雖存明日月，國中那見漢旌旂！

全憑志士除豺虎，豈仰雄師動節麾？

寄語諸君休自棄，亡秦三戶及時爲！

完了，捋一捋長鬍子，對沈在寬說，「開首兩句責問得好！中間兩聯也還可以，但意思太明顯些。結句用典，卻很妥當！」又別轉腦袋，向呂毅中看了一眼，「毅中，還能夠說『老眼無花』麼？哈，哈！」

呂毅中謙恭地答道：

「老伯的『月旦』，晚輩還敢不敬服麼？」

「哈，哈！」

曾靜笑停了，沉默一會兒。看張敬卿的一首：

國破家亡恨未消，西陲忍聽馬蹄驕。

祇看了兩句，便皺皺眉頭，把脖子一挺：

「敬卿，第二句怎麼說？」

「啊——這是暗指年羹堯出師征青海的！」張敬卿解釋說。

「噢！」

曾靜覺悟地應着，繼續看下去：

蘆茄吹落邊關月，羽檄馳翻江上潮。

自昔曾傳班定遠，於今又見霍嫖姚？

接崩棟折非常事，錯把于闐作帝堯！

這時，曾靜忽而低下腦袋，顯出沮喪的神情。張敬卿臉孔漲得通紅，不作聲。呂毅中和沈在寬知道老人經不起感慨，都向他凝視着。他那起着皺紋的眼眶邊，果然潮濕了。於是，大家便喫了飯。尼姑沖上一壺紅茶，從新談話。張敬卿看見炕几上鋪着一張紅紙，心裏似乎一動，跑過來向呂毅中輕輕地說：

「毅中，時候還早，我們可以聯成一律，獻給曾老師。你同意麼？」

「好！」呂毅中答。

張敬卿笑了笑，去問沈存寬，也表示贊同。曾靜橫在炕上，閉着眼睛養神，

卻沒有注意。呂毅中吮着筆尖，拿過那張紅紙說：

「敬卿，你起句，我寫。」

張敬卿點點頭，把手托着下巴想了想，低低地唸道：

「少年豪氣壓同倫，恰似羣星拱北辰。」

沈在寬靠着柱子，笑笑唸：

「自昔吟壇推祭酒，於今南國仰詞人。」

呂毅中一邊寫，一邊說：

「縱移漢祚仍尊蜀，雖覆周宗不帝秦！」

沈在寬拍拍手：

「好極！我不能『續貂』了！」

說着，跑往院子外面去了。呂毅中看了張敬卿一眼：

「你來！」

張敬卿躡了幾步，突然停了說：

「只有先生甘澹泊，」

說着，摸摸頭髮，頓住了。呂毅中蘸了蘸筆，仰起脖子問道，「尙將斯道覺斯民。敬卿，這句如何？」張敬卿把手一拱，「好！請你用正楷謄出吧。」

五

潘堂櫃一隻手撥着算盤珠，另一隻手捺住賬簿，對老傻瓜生氣似的說：

「四個月另十天；三四十二，總共一百三十天。每天五十文，一五得五，三五十五，照賬算，六千五百文！把支過的除掉，還要找你三吊一！對麼？」

「不會錯的！」老傻瓜弄着辮梢說。

「鋪蓋幾時拿出去？」

「呂老爺幾時走，我就幾時來拿！」

不行，今天拿了滾！」點着一長串的小錢。

「噢！」

說着，把小錢捨了捨，重重的，有點拿不動。他想：反正不要買什麼東西，帶着走一定不妥。這不如向潘掌櫃折換銀子，又輕又便……他這樣想着，笑了笑，說道：

「這錢太累贅了，請你給我折換銀子吧？」

「折換銀子？祇有七五扣！」潘掌櫃有點不耐煩。

「七五扣？」

「一吊錢作七百五十文算！」

「好，好！」

潘掌櫃立刻打開錢櫃，拿出一個白皮紙包；把十多張紙去掉，發現幾塊亮閃閃的碎銀。他順手揀一塊頂小的放進戥盤裏頭，把手指頭指着戥盤上的黑星，鄭

重地秤準了。向老傻瓜瞪了一眼：

「四錢二分九！多七厘，便宜點，找你一百文！」

「噢！」

「十足紋銀，看明白！」潘掌櫃聲明着。

「放心！不會白賴你的！」老傻瓜滑稽地說。

午後，呂毅中和沈在寬僱的二輛騾車，已竟停在大門口，車夫戴着毡笠子，坐在門檻上抽旱煙。前面的一輛車子裏，放着三隻扁皮箱，一個黃油布包裹的鋪蓋，兩把杭州雨傘，插在網籃上。老傻瓜瞥見了，便跑來問車夫是不是呂老爺僱的車；又問已竟喫過飯沒有；又問騾子可要喂草料；又問今天趕那里「打尖」。

「統妥當了！快進去請。遲了怕趕不上『尖站』！有什麼東西，也就一併拿出來！」車夫說。

「噢！」

說着，跑進裏面去了。潘掌櫃把手又在腰間，望着老傻瓜在屏門背後消失了，便驚異地嘆口氣；他不明白一向呆頭呆腦的老傻瓜，忽然會變得這樣靈活，簡直好像換了一個人。尤其不明白呂毅中爲什麼要帶他到浙江去。他像煩悶又像喜悅地盤算着，似乎胸中的疑團，只是打不開。直到一隻手搭上他的肩胛，才從迷惘中醒悟，把老鼠眼睛轉了轉，回過腦袋來：

「啊——長二爺！」

長貴鬆了口氣，揩揩額上的汗顆，抱怨地說：

「媽的！那兩個浙江人上路麼？剛才跑到湘妃巷，說已竟往悅來店來了。你想！老子早點心還沒喫，空着肚子趕，真倒楣！」

潘掌櫃指着停在門口的騾車，說，「馬上要去，馬上要去了！找他們幹麼？」又把手掌虛掩着自己的嘴巴，乜斜着眼睛，輕輕地，輕輕地說道，「縣裏有公事？」

「有什麼公事？大老爺差我拿片子來送行的！」長貴稔笑說。

「唔！」潘掌櫃失望地把腰一挺。

「老爺們上車了！」老傻瓜搥着自己的鋪蓋一路嚷出來。

曾靜，呂毅中，沈在寬，張敬卿，一邊說話，一邊踱着方步，在大廳上出來。長貴趕緊跑上去，把右腿一屈，掏出六寸多長的大紅名帖，遞給呂毅中，恭敬地說：

「本縣大老爺因為公事忙，不能過來送行，吩咐小的來伺候呂老爺沈老爺上車！本縣大老爺說，呂老爺沈老爺到了浙江，就請寫一封信來！」

接着，又打了一個「千」。呂毅中和沈在寬都說了聲「謝」，給了回片，由老傻瓜扶着上車。車夫扣住纜繩，把轆子向驢腿上那麼一摸，兩匹白肚皮的黑驢，挺起脖頸直跑了。

曾靜和張敬卿看着驢車從楊樹那邊消失之後，便重複進去，長貴把兩張回片

使勁地向衣袋裏一撿，拉了潘掌櫃走進屋子，抽出插在腰帶上的旱煙袋，敲着留在煙斗裏頭的灰，苦笑一聲說：

「哼，老潘！倒貼氣力，賞錢沒有一文！」

「真的？」故意失驚地問。

「狗鷄巴操的騙你！」氣忿忿地。

「書獃子，他們懂什麼官場規矩！」

沒有回答，翹起了脚抽旱煙。一會兒之後，長貴悄悄地問道：

「前天本縣傳你進去有什麼吩咐？」

潘掌櫃四周張了一眼，把門輕輕地帶上，向長貴咕嚕一會。長貴的臉孔上，忽兒驚惶，忽兒憤怒，忽兒喜悅。俄而，潘掌櫃在他肩膀上一拍，大聲說道：

「滿門抄斬！」

長貴吁口氣：

「妙初庵裏的詩，你弄到手沒有！」

「沒有！那尼姑陰陽怪氣的，真要命！」

「呃——那老叫化似的姓曾的到有點看不出！可是既然看出了他們的路道，爲什麼本縣不舉發，而且還讓他們回浙江？」長貴反問着。

「這可不明白！」

長貴皺了皺眉頭，便幽脚幽手地跑進裏面。潘掌櫃因爲昨夜賭了一夜「牌九」，沒有睡覺，倒在床上打盹兒。於是，長貴出了背街，轉一個彎，就到了十九號。紙糊窗格，關得緊騰騰地。房門也掩上了，卻似乎沒落門。他聽見裏頭一陣咳嗽，接着，便是吸水煙的聲音。知道曾靜和張敬卿沒有出去，臉上就浮現一絲笑紋，像發見了什麼似的。

「汪景祺爲了酒征隨筆，便馬上斬決，並且把『期服』以內的兄弟等等都發往寧古塔，這手段也太毒辣了！然而僅僅隔了一年光景，又與一次大獄——科場題

目也會弄到戮屍梟首，不是千古笑話麼。就是陸生楠的封建論，內容實在平淡得很，一點沒有反叛話語，也給殺死了！哼，韃子有的是刀，只管殺，殺，殺！等讀書人屠殺乾淨，他江山自然坐穩了！」

是曾靜的說話，幾個「殺」字，聲音特別高。

「可不是！西征隨筆搜沒了，說點什麼，當然不會知道。封建論老師是看到的，觸怒韃子的字眼，不會沒有吧？」

張敬卿在問。

「我祇記得人主篇裏頭的幾句說，「人愈尊，權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蓋可以生人，殺人，賞人，罰人，則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故其畜必深，其發必毒！」其餘統忘了！」

說着，一陣咳嗽。禿！一口痰着地的聲音。

長貴有點聽不懂，搔着頭皮，呆呆地發怔。他挺了挺腰，又把耳朵貼在牆壁

上。

「然而停止浙江的鄉會試，就太沒理由了？」

張敬卿○聲氣非常憤慨。

「哈哈，韃子還問理由？誰反對他，誰就該殺！所以我們這次的事，越機密越好，你見了老岳，話要講得圓到！」

「是，是！」

「彭仲梓拿去的詩稿，你可以直寄永興。」

「是。」

六

一個多月以後，張敬卿到了四川，把行李卸下，便吩咐打轎。他因為路上聽到岳鍾琪有遠征準噶爾的消息，並且聽到「朝命」已下，岳少保正在調遣軍馬糧

秣，準備出師。他想，如果老岳能夠接受蒲潭先生的建議，乘這個機會反戈北上，韃子是預料不到的。何況現在內訌外患，同時發生，韃子更難應付，……他心裏這樣計劃着，所以一到成都，就立刻要去謁見。及到旅店的掌櫃給他說明岳總督除了每天「轎期」，規定一三七見客；今天初五，一定「擋駕」的，他才點點腦袋，打着火石點紙吹，慢慢地吸水煙。

是的，雍正——胤禛——自從取得帝位，祇短短的五六個年頭——但諸王貝勒的陰謀，年羹堯的叛變，以及準噶爾，噶爾丹，策陵等的內犯，都是震動一時的。年羹堯「伏誅」事件傳布後，漢籍疆吏，似乎都懷着不安；尤其是川陝總督岳鍾琪，兩次奏請「入覲」，不但不允許，而且把奏摺「留中」了。同時，汪景琪，查嗣廷，陸生椿的三次大獄，粉碎了漢人的心，並且反映着雍正危疑的弱點。於是，各種謠言，越發增加。曾卻沒有注意，希望老岳揭起反滿的旗幟，張敬，柳呂毅中，沈在寬，也熱烈地，莽撞地，附和着，實行着。

初六這夜，張敬卿只是睡不着；一忽兒看書，一忽兒吸煙。直到兩更過後，陡的颺起一陣大風；虎，虎，虎！把窗門吹得格格地響。掛在牆壁上的一盞油燈，那火在一亮一暗地顫抖。他踱過來剔了剔燈芯，火頭立刻亮了些。他披上一件夾短袄，走到院子裏，挺起脖子看看天，那弧形似的月亮，掛在西面的山牆邊，似乎在對他微笑。疎朗朗的星，雖然在閃耀着，但懶洋洋地，表示不滿於月亮的神情。他立了一會兒，覺得身上涼颼颼地輕鬆了許多。當下，他在牆邊小便了，拎着袴腰回進屋子裏，把插着兩枝筆的銅墨盒揭開，坐下來寫信。

「等見過老岳寫吧！」

他心裏這麼想，便放了筆，把火吹滅，睡了。一覺醒來，窗格上已竟起了魚肚白，院子裏那株梧桐樹的黑影，也模模糊糊地搖動着。他伸了一個懶腰起來，叫夥計倒臉水，沖茶。直到換上衣帽，把轎子打來，煊紅的太陽，纔驕傲地爬上了窗格。他趕緊喫了些烙餅，上轎出去；曲曲折折地轉了數十個彎，總督衙門的

木牌坊，便在眼前出現。轅門口的牆壁上，掛着兩塊「虎頭牌」，和兩根紅漆木棍。

俄而，轎子進了「儀門」，便突然停下了。張敬卿把名帖遞給一個窩嘴巴號房，叫他送上去。

「早衙還沒有退，你等一等！」窩嘴巴有氣沒力地說。

「啊，啊！」

「京裏下來的？」

「不，湖南來的。」

「見少保幹麼？」

「啊，有點事。」

窩嘴巴點點頭，不作聲。張敬卿瞟了他一眼，笑笑問道：

「聽說少保要出兵去打準噶爾，請教『朝旨』下了沒有？」

「不知道。」

許許多多的人從甬道上跑出來：有戴花翎的，有掛朝珠的。……都匆匆地上轎去了。癩嘴巴把沒頂子的紅纓帽戴上，拍拍身上的灰塵，拿着名帖進去。經過半個多時辰，才跑出來，把手向張敬卿那麼一拖說：

「請！」

「啊，啊，啊！」

癩嘴巴把張敬卿送進大堂後面，對中軍官說了幾句，便退出來了。「侍生張熙拜」那張紅紙名帖，還在他眼前湧現着。他不明白這湖南朋友拉什麼來歷，少保會馬上接見。他把沒頂子的紅纓帽拾在手裏，呆呆地出神，「幸而還沒有留難他，」心裏這樣想。一會兒之後，旂牌傳出「口諭」說，除巡撫和臬司二人，不論是誰求見，一概「擋駕」。癩嘴巴猛地一楞，失驚地問道：

「上頭有什麼事？」

「不知道，長班吩咐的。」

「剛才進去的湖南人，怎麼還沒有出來？」

「湖南人？」

「是的，穿藍繭綢長袍的黃臉皮！」

「噢，還在花廳上和少保講話咧！」

說着，匆匆地進去了。癩嘴巴把「號簿」扔進抽屜裏，點着火抽旱煙。一會兒，中軍官驚惶地跑出來，解下拴在樹榦上的一匹灰色馬，霍地跨上鞍子，把繩子那麼一勒，接着，豁！抽上一鞭，那馬就飛奔似的去了。癩嘴巴心裏有點跳，靠在門框上向裏頭看。驀然，砰！內院門關上了。他想，上頭一定出了岔子，不然，白天不會闖內院門的。也許湖南朋友是刺客，來行刺少保的……何況現在什麼地方都鬧刺客，連北京皇城裏頭也不安靖；一不留神，腦袋便不見了，……然而湖南朋友的態度，文謏謏地，決計不會幹這事。並且進了內院門，照例要經中

軍官搜查的……

癩嘴巴正在出神的當兒，一乘綠呢大轎忽然在甬道上出現了。轎後頭跟着八個「護勇」和一個掛拖刀的戈什哈。轎子抬進大堂，長班向他招呼。他看了一眼，知道是巡撫西琳，便趕進傳報上去。沒多時，內院門開開，西琳跟着中軍官上花廳去了。他氣喘喘地回進號房。臬司顧色，已經彎着身子在出轎。接着，騎灰色馬出去的中軍官，正跳下馬，把指頭擰着滿額角的大汗。

顧色進去了兩個多時辰，裏頭就傳出傳首府和首縣的命令。及至府縣到後，又傳捕廳。這麼紛亂了半天，西琳，顧色等人，才先後上轎回去。那穿着一對破靴子的捕廳，帶了四個旂牌，也騎着馬出轅門去了。癩嘴巴知道出了重大案子，和湖南朋友一定有關係的。於是，他悄悄地上內院探問；但中軍官和長班等都說「關防」嚴得很，一點得不着細底，祇知道湖南人已經上了錄銜，關在宅門旁邊的屋子裏，派「護勇」看守着。他這時似乎證實了自己的猜想，湖南朋友果然是

行刺來的。當他回到號房的時候，看見彭仲梓從邊門裏踱出來；湖色縐紗長衫，天青紗馬褂，都在炫着嶄新的光彩；辮子拖在背心上，黑油油地。他忽而意識到總文案是少保跟前的「紅人」，沒有不明瞭內容的。而且師爺之中，也算他頂和氣，不搭「架子」；對人家說話，老是笑嘻嘻的，……他一邊想，一邊跑過來給彭仲梓請安。

「彭師爺，小的請安——彭師爺，叫打橋吧？呵，呵！」諂媚地說。

「唔！」彭仲梓點點頭。

「彭師爺，彭師爺——那——那湖南人——是不是——刺客？」

「瞎說！」

七

張敬卿看管的消息傳布了，在沉靜空氣統制下的四川省會，謠言便立刻沸騰

起來。不但官中提早關閉城門，每夜到各旅店搜查。同時，紳士們也準備搬家，防着危險發生。「湖南人究竟犯的什麼罪！」大家雖然這麼說，卻死也探不出。祇見巡撫，臬司，首府，以及首縣，捕廳，天天上總督衙門，並且天天有驛馬出城。但一般人都認定張敬卿是刺客，京裏派下來的。因為和碩廉親王胤禩，和撫遠大將軍胤禔等人，陰謀篡奪帝位；岳少保是皇帝的心腹，必須把他殺死。那湖南人是甘鳳池的徒弟，能夠把寶劍煉作藥丸，放在腦子裏，行刺時候，祇要張一張嘴巴，寶劍便化了白光，腦袋沒有不砍下的。於是，整個的成都，便浸沉在驚疑的浪潮中，像人人都會碰到危險似的。甚至最繁榮的各街道，也斷絕了跑路的人。一向在總督衙門口擺小攤的許多商販，這幾天買賣沒人過問，都不見了。

恰巧，皮坊街的一家葷腐店忽然失火，全城便立刻哄亂，說刺客逃跑了，一道白光，街上輾轉山去的。而且說刺客那樣高，那樣瘦，那樣飛出衙門，那樣一路放火，那樣……茶坊裏的閒漢，越發渲染了不少的彩色，把在拘禁中的張敬

卿，簡直當作神仙一樣。直到過了半個月光景，大家見岳鍾琪穿了黃馬褂，戴着雙眼孔雀花翎往廟裏去拈香，才明白岳少保沒有被刺，謠言便跟着減少。同時，湖南人到四川來說岳少保反清，也漸漸有人知道；覆蔽着成都的一塊疑雲，立刻消逝了。但張敬卿是誰主使，聽說雖則用過幾次大刑，卻還沒有吐實，並且絕對否認詩稿是他遺落的。

這夜，岳鍾琪獨個兒在簽押房裏坐着出神，兩簇烏黑的八字鬚，時時在抖動。眼睛睜大了，射出憤怒的光芒。他似乎歎口氣，把手那麼一伸，叫道：

「請彭師爺！」

「是啊！」門外有人答。

一會兒，彭仲梓踱進來，請了一個「安」。

「少保有什麼吩咐？」

岳鍾琪嚴肅的臉上，稍微展開一點笑紋，把身子一側說：

「仲梓，他沒有供，可怎麼辦呢？」

「是，是！晚生的建議，已經稟明少保，不妨試一試——試一試看！」

岳鍾琪拈着八字鬚，躊躇一下，點點頭說：

「那麼用你的意思去對他說，我東美可以接受反清，但必須會蒲潭先生到了

四川，給我計劃一番，然後才肯發難！如果怕我東美行詐，便先要我設誓。」總

之，你還是用第三者的口吻發言，比較有效點。仲梓，你看如何？」

「是，少保的見解，晚生自然敬服，不會不妥當的。」彭仲梓說。

沒有回答，又習慣地拈拈八字鬚問：

「現在『奏摺』脫稿了沒有？」

「是，是，還在潤飾！」

「請皇上另行簡派大員審訊，那是迴避徇縱的例行文章，自非補入不行！還有，行文浙江總督李衛搜索呂毅中，沈在寬等人家藏書籍，有沒有其他謀叛證

據，也應該帶一筆。詩稿隨『摺』拜發，很好。」

彭仲梓連說了幾聲「是」，退出簽押房。一忽兒，又跑回來問；「曾靜的原信，是不是隨『摺』，請少保的示！」說着，彎着腰立在桌子跟前。

「當然隨『摺』！」岳鍾琪肯定地說。

「是，是！」

當下，彭仲梓點了燈籠，向宅門旁邊走來。剛跨進圍牆，聽見黑沉沉的屋子裏發出呻吟的響音。他和「護勇」說了幾句話，順手把柵門拉開。張敬卿橫在竹床上，頭髮披了滿臉，亂蓬蓬地，看不出他面部的動作。一雙帶了鐵鐐的脚，擱在板凳上。鞋子踹倒了跟。白粗布的襪統上，似乎有幾點血漬，紅殷殷地。他掛了燈籠，走前兩步低低地叫道：

「張先生——張敬卿先生！」

「誰？」從呻吟中用勁地迸出一個字。

「彭仲梓！」

「喔喔，彭先生，你幾時到的？」掙扎着坐起來。他浮腫的面頰上，顯出怔忡的情態。

「我剛才到！少保對我說起你這件事，實在奇怪極了！怎麼我春天在湖南，你一點沒提起？我疑心不會是你，所以跑來看一看。唉！我在北京多留了幾天，不然，怎麼會出這個岔子！」

張敬卿才明白彭仲梓從湖南見過以後，就往京裏去的，所以問他們都說不知道。然而那冊詩稿，怎麼會到老岳手裏呢？他又懷疑了。把眼皮抬了一抬，吁口氣說道：

「祇怪蒲潭先生認錯了人！別的話還用說麼？」

「張先生，我現在還沒弄清楚，教少保反清的，就是貴業師？」
「是他！」

「這麼說，兄弟有點不能深信了！曾老夫子是少保一向佩服的，即使不容納他的意見，對張先生個人，也太誤會了！——或許張先生另有觸犯少保的話？」

張敬卿躊躇一下：

「我可記不起了！大概因為我曾說及年羹堯的賜死，請他引為『殷鑒』吧！」

「對了！少保曾經參贊年幕的，在會審時候，你這樣說，他當然要避嫌了！」
沒有回答，祇苦笑一聲。

彭仲梓跟着歎口氣，把脖子一挺，「張先生，不是兄弟抱怨你，實在你的說話太率直！少保現在的地位，他自己那里不知道？簡單說，『登高必自危，』何況對老年有過關係的！」又坐近些，輕輕地，輕輕地說，「西琳，頤色，都近在肘腋，又是京裏的耳目，他即使要幹，也不能不『待時而動』！張先生，兄弟敢代表少保對你說，曾老夫子的意思，他全部可以接受，所差祇在一個時間問題！等有了機會，兄弟可以請少保來看你，就知道的！——張先生，你能夠相信麼！」

說着，又睨了張敬卿一眼。

「依彭先生這麼說，他真有決心的？」張敬卿突然興奮了。

「唉！我剛才說過，時間問題，——僅僅這一點！」斬釘截鐵地。

「那麼必須要他設誓？」

「當然囉！」

笑了，張敬卿臉上浮腫的肌肉，在顫動着。一會兒，把腦袋一歪，問道：

「彭先生，那冊詩稿？」

「啊啊，詩稿沒有問題，沒有問題！我在湖南寄給他的，明天可以拿還！」

彭仲梓趕緊搶着說。

八

岳鍾琪在拜發「奏摺」的次日，便和張敬卿會見；把以前誤會，解釋明白。

又喚長班把隨征青海時候配合的傷藥，拿了一瓶出來，親自給他搽敷。又騰出內院東面的廂房，從新布置，請他居住。於是，張敬卿感到滿足了。他自己責備自己太莽撞，不應提起年羹堯那事使老岳爲難。當下，他對彭仲梓笑了笑，囁嚅地問道：

「設誓的話，彭先生大概已經和岳公說起了？」

彭仲梓也笑着說：

「是的，今天少保請張先生進來，便爲這事！」

「呃，呃！」

「仲梓，你可以叫他們預備，這是理當慎重的！」岳鍾琪莊嚴地說。看看張敬卿，又看看彭仲梓。

「是，是！」

彭仲梓說着，往外面去了。這裏，張敬卿拱拱手說：

「如果岳公一定要請敝業師來川贊襄機密，晚生當然可以出信，但敝業師的年紀太大，恐怕不勝跋涉，還請岳公鈞裁！」

「呃——這沒有問題，我可以咨請兩湖，請他們沿路保護的！」岳鍾琪拈着八字鬚說。

「是，是，彭先生對岳公說起的呂毅中，他早已回浙江原籍了。晚生的意思，等敝業師到了四川，再寫信去，似乎不嫌遲吧？此外還有一人，是晚村先生的入室弟子，假如岳公要廣攬人材，晚生也可以介紹。」

岳鍾琪連連點着腦袋，拖長了聲調說：

「這最好沒有！請教，那人是不是也在浙江？」

「是，就是沈在寬，也許岳公有點知道的？」

「哈，哈！不錯，沈在寬——浙江的名士，我怎麼不知道！」

「他的日記，岳公怕沒有見過！」

「沒有！」

「日記裏頭對於晚村先生的學說，發揮得很透澈，將來可以帶給岳公看看！」

「那好極了！」

說着，又哈哈大笑。意外得很，除掉曾，呂，張三人，沈在寬也參加在內，他這麼想，又笑了笑；那嚴肅的臉上，浮現着得意的光彩，八字鬚拈得越發快。但張敬卿卻全不注意。他對曾靜來川的希望，似乎更加急；因為他到了這里，呂毅中等也會同來的。將來把四川作了根據，然後出兵荆楚，傳檄三湘，不但江南幾省不成問題，而且直搗幽燕，也很便當。何況老岳的威望，曾師的聲譽，以及呂沈等人的參贊，事情決計不會失敗。於是，他不自覺地也哈哈大笑。同時，他忘記了身上的創傷，有點飄飄然了。

一會兒之後，彭梓跑來對岳鍾琪說：

「預備好了，在西花廳！」

「唔！」岳鍾琪立起來。

「岳公，晚生太放肆了！」張敬卿抱歉地說。

「那里話！」

彭仲梓心裏要笑，卻笑出不聲，故意說道：

「少保，行四拜禮吧？」

岳鍾琪點點頭，「當然！」驀地，把臉一沈，對彭仲梓說，「今天起，不許再稱少保！」說着，拉了張敬卿的衣袖踱出來。

彭仲梓一邊答應，一邊跟在後頭跑，身子長長的。

穿過內書房的月洞門，便到了西花廳；一排三間平屋，都掛着竹簾，冷清清地。院子角落裏的幾株美人蕉，在微風中擺動着。雲母石砌成的花台上，放着十多盆快要開放的菊花。當下，長班打起中間一間的竹簾，讓岳鍾琪等進去。

燭台上的一對蠟燭，火燄在顫抖着。香爐裏頭燒着的檀香，白瀾瀾地，裊起

一個一個的圍圈。廳上的空氣，死樣的沉寂。直到「設誓」終了，大家又高談起來。俄而，岳鍾琪笑了笑說：

「我們今天就發信，從湖南到四川，怕要二三十天光景，那時呂毅中或許也可以趕到。等他們到齊之後，把一切事情計劃妥當，才好發動。張先生，你說對麼？」

「是的，岳公的意思，和晚生一樣；呂毅中等人的信，讓我寫好了，也請岳公驛遞吧！」張敬卿說。

「可以！」

「張先生有什麼書信，只管交給兄弟，因為少保，不，岳公的事情太忙，也許還忘了，反而不便！」彭梓誠意地說。

「哦！」

這時，長班來回巡撫和臬司在外頭等候傳見；岳鍾琪從新換了衣帽，往前面

去了。彭仲梓和張敬卿說了些關於地理形勢的話，便把他送進廂房。又坐了一會，推說有公事，作別去了。他吸了幾袋水煙，偶然挺一挺脖子，看見牆壁上掛着「劍氣壯山河」的一幅橫額，下面沒有署款，祇蓋着一方硃紅印章。他反背着手踱過來，仔細地辨認一下，原來那篆文是「道隣」二字。他知道「道隣」是史可法的「一字」，這橫額當然是閣部手筆了。於是，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四拜，心裏在默默地祝禱。忽然，他又記起武侯祠，應該去瞻仰的，便關上房門，悄悄地跑出去；但轉了幾個彎，老是西花廳，找不到別的出路。後來他從東面的側門裏出去，經過一條陰沉沉的長街，才到了內院門。院門是關閉的。兩旁的箭道上，中軍官木偶般的排列着。刀槍插在木架上，亮光光地。當他向中軍官要求開門的時候，聽見裏頭接連嚷「送客」！他趕緊折回長街，伸出半個腦袋一張，見西琳滿蹣地踱出來，臉孔笑嘻嘻地。

雍正七年，「朝旨」分發下來，張敬卿從四川解回長沙，和曾靜對質。承「旨」審訊的刑部侍郎杭奕祿，副都統海蘭，也祕密地到了湖南，和巡撫王國棟會見，同時，浙江總督李衛，已經把呂毅中，沈在寬拘獲，連同搜出的書籍，派兵押解到京，發禁刑部大牢。於是，長沙的空氣，立刻緊張；巡撫衙門附近，天天擠滿了人，亂哄哄地，在探問審訊的結果。潘掌櫃和長貴，也擠在人羣裏頭。

「他媽的！六十多歲的人，還想造反！」潘掌櫃抱怨地說。

「可不是！那糊猴臉，暴眼睛，生成就是喫刀相——老潘，去年我在十九號聽到的話，你還說我扯謊？」長貴說。

「嘿！他們可惜不叫你去當見證！」

「好了！賊忒嬉嬉，專門說俏皮話！要是運氣好，刑部大人傳到我，哼！」

個知縣是坐穩的！」

「扯你的臉！」

長貴似乎歎口氣，把潘掌櫃的臂膊一拉：

「我們喝茶去——等會兒犯人出來，松風閣是一定要經過的！」

潘掌櫃盤了盤鬆落在額角上的辮子，跟着長貴跑上茶樓。捲一捲衣袖，猶笑

一聲說：

「老傻瓜也去送死！」

「生死註定的！比如閻王老爺要你繩上死，刀上就罰呢死不掉！」

「哈，哈！」

「老潘，聽說姓呂的和姓沈的也要解到湖南來，不知道確不確？」

「你在衙門裏辦事，還來問我？」向街上注視着，似睬非睬他。

「倒楣——知縣衙門，有什麼特別消息，連我們老爺也混淘淘——你和撫台跟前

的二爺認識，怎麼會不知道？老潘，搭什麼臭架子！」

說着，用肩膀推推他的背脊，笑嘻嘻地。

「哎！你打聽清楚了幹麼？」似乎有點生氣。

「怪有趣的——比聽鼓書還有趣！」央告地說。

「哈，哈！」潘掌櫃含在嘴的一口茶，從笑聲中直噴出來。

「堂倌！來一塊抹布！」長貴趕緊叫。

「噢——」堂倌大聲應，立刻拿了抹布跑來。

「可惜！嶄新的月白布長衫！」長貴嘲笑地說。

堂倌笑了笑，說，「水漬，不要緊的！」揭開茶壺蓋，冲着開水，把嘴一撇，「潘掌櫃，那老頭兒不會死吧？」

「說不定！」

「不會死，凌遲碎剮！」長貴說。

堂倌楞了一楞，輕輕地問道：

「犯的什麼罪？」

潘掌櫃轉了轉老鼠眼睛：

「教人家造反！而且還印了許多什麼書，罵當今皇帝！」

「啊唷唷，膽子這麼大！」堂倌失驚地叫。

「所以生了兒子，頂好不要教他識字！像汪景祺，查嗣廷，陸生椿這班書獃子，自己的腦袋搬家不算數，還要害爹娘，兒子，兄弟，老婆，全都殺頭！」堂倌，你有兒子的，當心點！」長貴訓誡地說。

「長二爺的話，句句不錯！什麼大亂子，統是讀書人幹的！雖然年年殺掉一大批，還是殺不光！潘掌櫃，像我一個字也不認識，倒很太平！哈，哈！」

堂倌說着，又歎口氣，把抹桌布搭在肩胛上，一步一蹶去了。長貴抽了口旱煙，繼續問道：

「老潘 姓呂的和姓沈的幾時解來？」

「解到北京去了！說不定這時腦袋已經不在脖子上！」

「呃，這麼說，那姓彭的馬上可以升官！」

「一定升官，而且發財！」

驀地，街上一陣喧嚷，「逃呀！」「馬鞭子來了！」接着。兩匹白馬直衝過來，擁擠着的人，都四面亂跑。潘掌櫃，長貴，以及其餘的茶客，都靠在短欄杆上，低着腦袋往下面看，欄杆格格地響。

「不要把欄杆擠倒了，大家讓開點！」堂倌急口嚷。

囚車遠遠的在前而出現了。曾靜和張敬卿，都像一匹豬，頹喪地蹲在裏頭。腦袋放在膝頭上，一搖一擺地，鐵鍊熱烈地撲抱着他們的兩隻腳。一會兒，囚車去遠了，潘掌櫃和長貴向堂倌撇撇嘴，匆匆地跑下樓去。

僅僅三四天，刑部侍郎，副都統，同時離開長沙，回京覆「旨」去了。曾靜

和張敬卿仍在牢裏拘禁着，沒有解京。長貴期待着傳他作證的念頭，便宣告絕望。他現在祇希望跟了知縣到永興衡州兩處去查抄兩個犯人的家產。但潘掌櫃告訴他，這差使撫台已經委了別人，前天就出省了。直到個把月之後。他忽然意識到城外妙初庵的尼姑，和本案或許有點關係。便揀了一張用過的「牌票」，把日子塗改了，出城去恐嚇她。

「阿彌陀佛！庵堂是十方的，他們要來，我怎麼好阻擋呢？」尼姑抗辯說。

「放屁！你一定知道他們的底細！不說，就帶進去！」長貴吆喝着。

尼姑本能地一笑，掐着佛珠答道：

「二爺這麼說，有什麼憑證？」

「憑據——有，有！去年三月十二，他們在這里開過會。」

「他們開會不開會，我都不管——況且他們實在沒有開過會！」

「你是同黨，自然不肯招認的！」

突然，潘掌櫃在佛堂的石階上出現，喘吁吁地，滿臉掛着油汗。長貴猛地一楞，別轉身子來問：

「老潘，你怎麼也會來？」

「啊，有點事請你！昨天晚上我店裏失竊，賊骨頭已竟抓住了，請你對縣老爺說一聲，辦他一個『永遠監禁』！長貴，幫幫忙，行麼？」

「真的？」

「不真，我還尋你大半天！」

「怎麼知道我在這里？」

「松風閣的堂倌說的。」

「啊——」

這時，潘掌櫃扮了一個鬼臉，把嘴那麼一努：

「你來……」

長貴把身子一別，「不！」又輕輕地說，「曾老頭幾時『正法？』撫台衙門有文書到麼？」

「今天下半年開釋了，你不知道？」

「我一早就出城的——其餘的人怎麼辦！」

「聽說呂毅中和沈在寬都砍死了！還有叫呂晚村的，犯的罪頂大，人死了，把屍首拿出來斫上十八刀！他們說，就是叫什麼劉屍！」

「呃，張敬卿呢？那書獃子？」

「也放出了！」

北邙山

一

爛縵馥郁的杏林中，閃出一個黑胖胖的油臉和尚。紅羅袈裟搭在肩胛上，一雙白布長統襪穿到齊膝頭。他嘻開了闊大的嘴巴，用手分開花枝，踉蹌地跑過橋來。蹲在河邊頭玩石子的一羣孩子，立刻走攏，手挽手的把他圍住，同聲唱道：

「和尚頭上光禿禿——」

「哈，哈，哈！」

和尚神祕地笑着，眯瞅着一條線似的眼睛，望望這個又望望那個。驀然，把拳頭那麼一伸，擺出要撲打的姿勢。孩子們一陣哄笑趕緊逃開去。但沒有幾步，又圍攏了，而且越來越多；有的拍手，有的叫嚷，有的唱歌，向和尚環攻。直到陶然店門口，大家才失望地散走。在哄笑中，還聽到「和尚頭上光禿禿」的餘音。

原來和尚到了建康以後，老是住在僻處市梢的陶然店。除了每月兩次往靜德寺祈禳，又老是和孩子們玩。所以這附近的孩子，都個個認識他，並且個個喜悅他。有時他喝醉了酒回來，那寬大的衣袖裏面，還會拿出許多荳腐乾，分給各個孩子。然而意外得很，今天他不但沒有食品分贈，連一向說慣了的「好孩子」一句話，也沒出口。他兩條濃厚的眉毛，蹙在一塊兒，怪怕人的。

在和和尚跑進店堂時候，倪掌櫃笑着迎上去：

「師傅，上那兒去的？」龔老爺已竟來過，他說漢西門有點兒事，去去再

來！」

「唔，陳老爺呢，去請了沒有？」和尚一邊問，一邊放下袈裟，凝視着倪掌櫃，似笑非笑地。

「是的，小的去請過，他說衙門裏公事忙，晚上準來！」倪掌櫃諂媚地說。和尚點點頭，跑進裏面。倪掌櫃也跟了進來，筆挺的立在房門口。

「叫夥計打臉水！」和尚命令着。

「是！」

倪掌櫃把臉水舀來，和尚已竟倒在榻上睡着了。他輕輕地帶上房門，又輕輕地跑出來。和尚的古怪脾氣，越發有點猜不定，分明很高興走出的，回來卻又像生氣了，……他這幾天的神情，似乎担了什麼心事，連酒也少喝了。那笑嘻嘻的臉兒，變了猙獰起來，說話尤其暴躁。……

他下意識地看一看太陽，便趕緊叫夥計扛下一罈酒，把指頭那麼粗的一枝三

尺多長的彎竹頭，插進罇上的泥頭，就漉漉漉漉放出酒來，注在一個瓦鉢裏。

「這就是『竹葉青』麼？」倪掌櫃嘗了口酒大聲嚷。

「對的，『竹葉青！』」裏頭有人答。

「怎麼怪燥的？」又喝一口，嘴巴咕動着。

「稍微淡點兒，把老罇裏的攪一攪吧！」一個夥計跑來說。

「攪，不行！」

「不攪怎麼喝？」

倪掌櫃躊躇一下，似乎笑了笑：

「也好！」

一會兒之後，太陽落山了，店門前的車轎，接二連三地馳來；三間敞敞的店堂，便宣告客滿。倪掌櫃穿了藍布大褂，在人叢中出動；翹起的長下巴，時時扭動着。夥計們在熱酒，上菜，裝煙，飛梭似的活躍。

是的，一向冷落的客寓而兼酒家的陶然店，自從和尙借宿以來，買賣便非常發展；一到太陽斜西時光，就擁擠不開，酒客們都說倪掌櫃交老運，而且有很多「峨冠博帶」的闊人，平時所不屑光顧的，也會和其他酒客擠在一起。至於和尙的脾氣，的確特別；他的喜，怒，愛，憎，都和別人不同。但和尙笑，闊人也笑；和尙哭，闊人也哭。有時，他酒多喝了，睜大眼睛，袒開胸脯，槌着桌子叫罵，闊人也氣忿忿地表示同情於他的樣子。究竟爲的什麼，不但旁觀者茫然漠然，連善觀氣色的倪掌櫃，也覺得無從測度。

「來一盆乾絲兒——西面一桌上穿藍衣的瘦長子敲敲碗說。

「拌乾絲兒——重油——」夥計拉長了嗓子喊。

「啊——」倪掌櫃應着。

瘦長子龔慎儀放了酒碗，把手撐着下巴，呆呆地發怔。俄而，坐在他對面的絡腮鬍子嚥下一口乾絲，悄悄地問道：

「慎弟，聽說屯在潯陽的宋軍，已經到達蕪湖，這話確麼？」

「怎麼不確！並且還有一個消息，吳兵大前天攻陷了潤州，常州也危險得很，南唐——」驀地，他滿臉顯出沉鬱的憤怒，把兩個指頭那麼一伸，「不亡國，砍我的腦袋兒！」

絡腮鬍子瞪了他一眼：

「然而不久以前，劉澄還有『驛報』到京，說什麼雖剩一兵一卒，決不放棄尺寸國土，怎麼會把潤州失掉呢？——他有兩萬多兵屯在京口，竟沒有抵抗。」

「哈，抵抗！光是老百姓有這種夢想，誰肯？」龔慎儀冷冷地說。

「已經降了，是不是？」絡腮鬍子問。

龔慎儀猶笑一聲：

「嘿！索性爽爽脆脆投降，倒還痛快些！可是他呈報的『驛文』偏還說什麼變更戰略。真不要臉！」

笑了，絡腮鬍子的臉上浮起紅光。停了停，關心地問：

「建康總沒有問題的？」

沒有回答。這時，全堂酒客們的談笑，猜拳，以及夾雜着夥計「眼來！三吊七百無零！」的聲音，仍亂嘈嘈地沒有休止。

「師傅沒有醒？」穿綠袍的中年把手向倪掌櫃那麼一招，仰起臉孔問。

「剛才去看過，還在呼呼地打鼾咧，陳老爺！」倪掌櫃小心地說。

「唔，有什新鮮的下酒菜？」

「啊啊，燴牛肺，竹筍蝦仁，烤鴨，……都新鮮！還有醋鱖魚，粉嫩！不，炒山鷄片兒，下酒很好！」倪掌櫃報着，流水賬似的。

陳致雍似乎笑了笑，對禿頭問道：

「醋鱖魚如何？」

「可以。」禿頭同意說。

陳致雍側過臉，把筷子向倪掌櫃一舉，「醋鱖魚，重葱薑，要嫩！又擺着腦袋唸道『桃花三月鱖魚肥』現在的確當令了」

「是，老爺們點的菜，不敢馬虎的，哈哈！」倪掌櫃彎着腰說。

「這里，」禿頭拈着幾根老鼠鬚說：

「我通篇記得！」

「請你讀一遍，行麼？」陳致雍要求着。

禿頭低低的唸道：

「『花明月暗飛輕霧，今朝好向郎邊去。』——」

「起句豔得很！」陳致雍急口說。

「妙極！」絡腮鬍子忽然在對桌插上一句。

龔慎儀睨了他們一眼，歎口氣，從側門裏溜跑了。

禿頭繼續唸：

「杖袂金步搖，手提金縷鞋！」

「可憐！」陳致雍皺皺眉頭。

禿頭似乎把腦袋一點，「畫堂南畔見，一晌偎人顫；奴爲出來難，教郎恣意憐！」又大聲說，「如何？」

陳致雍和絡腮鬍子同時拍手。其餘酒客，也一齊說「好！」禿頭把腰一挺，莊嚴地對衆人說：

「聖上的御製，我們當然不敢褒貶！但有人說，最後兩句欠雅，然而依我看來，惟其欠雅，才能夠顯出詞家的本色！陳博士，你說對麼？」

「哈哈！」陳致雍謙恭地笑。

「是極！老先生是當今的賈島，字字都有推敲的！」絡腮鬍子說。

禿頭得意地一笑：

「陳博士，你是熟諳考據的，像這兩句句字，你看有沒有落了前人的窠臼！」

陳致雍搔搔頭髮「豈敢，豈敢！」沉思了一會兒，笑道，「記不清楚了，還是請教老先生吧！」

「哈哈，我記得六朝樂府，就有這等穠豔的詞句，例如：『威郎不差郎，廻身就郎抱，』不是同樣的情境麼？」

和尚突然揉着眼皮出來，一路伸懶腰，打呵欠。於是，全室的空氣，便立刻轉換。

二

和尚失蹤了！

這奇突的消息各處傳播着，傳播着，大家像失掉慈母似的，顯出非常不安的情態。真的，一向把他看作「國家安危所繫」的高僧，在潤州陷落的恐怖情緒高潮之下，他的去留，的確有震動人心的魔力。特別是許許多多的閩人；他們的地

位，他們的寵幸，以及其它一切一切，都建築在和尙的信仰上面；假如果然失蹤了，不但會發生動搖的影響，而且對李煜隱瞞着的邊疆失守，也許立刻要敗露出來。所以這些關人自從和尙失蹤那天起，便和陶然店脫離關係，都嚷着「國難嚴重」，屏絕宴會了。

「什麼辦呢？」陳致雍在踱着方步，這樣重複說了幾遍，眉頭蹙緊着。

絡腮鬍子像沉思中醒悟過來似的，把脚那麼一跺，高聲說道：

「老倪一定有嫌疑的——老倪！」

陳致雍停了步，說，「不會吧？」忽而把脖子一挺，「或許有點兒線索！」

「致翁，這樣的，你馬上去看都指揮使，請他把老倪抓來！人是住在他店裏的，他怎麼可以脫卸責任？況且靜德寺的經壇，今天十二了，離月半祇有兩天，那是非去不行的。你干係最大，能夠馬虎麼？而且，而且依我推測，說不定就是老倪見財起意；聖上賞賜的金帛，統存在他店裏，天下有這等好人？致雍，你仔

細考慮一下！」絡腮鬍子興奮地說。

「不，不！金帛都由他親筆簽封，在失蹤那天，差人送往內侍府去的。」陳致雍搖着腦袋說。

絡腮鬍子陡的一楞，辯護地說：

「呃，呃，和尙在他店裏失蹤，那是確實的！致雍，『虎兇出於柙』，是難之過呢？」

沒有回答，仍繼續着踱。絡腮鬍子的眼睛睜得圓圓的，把手撫弄着盆裏的四季蘭。書房的空氣，非常沉靜，祇有陳致雍滯重的脚步聲，窸窣地響。

龔慎儀突然在游廊跟前出現。

「呵呵，愼翁！」陳致雍笑着迎出來。

「愼翁！」絡腮鬍子趕緊招呼着，恭恭敬敬地。

龔慎儀把手拱拱，說，「巧得很！」接着，向絡腮鬍子笑了笑，「教坊使閒

下了，酒又不喝，幹什麼玩？」

絡腮鬍子漲紅了臉，要想回答，卻說不出來。一忽兒，勉強笑笑說道：

「可不是，然而——」

「得啦！反正教坊使不會廢，將來姓趙的一定還得借重的，哈哈！」髡儀嘲笑地說。

陳致雍笑不出聲，卻連連咳嗽。

絡腮鬍子知道髡儀是有名的挖苦鬼，而且有點神經過敏，他對於任何人都表示不滿，一有機會，便要批評的。當下，他似乎躊躇一會，訕訕地答道：

「髡翁又來開玩笑了！」

「開玩笑？哼，——是的，是的！」髡儀似憤非憤地說。

陳致雍趕緊截斷了他的話，笑笑說，「不說這個，不說這個！」又對絡腮鬍子瞪了一眼，披披嘴，「承進，你有事，先走吧！」說着，便讓打轎。

絡腮鬍子去後，陳致雍莊嚴地問：

「慎翁有什麼消息？和尚跑了，倒是一個謎！」

「這謎兒你可猜到了沒有？」

「很難猜！」

幕地，龔慎儀鼻子裏哼了聲，把手一擺說：

「和尚就是宋國的奸細！他事情布置好了，不跑，等什麼呢？——我早和你們說過，人家不是傻子，一切都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你們偏不信，說我是瘋話，哼！」

「有證據麼？」陳致雍失驚地問。

「唉唉！當奸細的會有證據給你，他不怕砍腦袋？」龔慎儀忿然了。

「對對！」故意同情着。

門房喘吁吁地跑進來，把膝兒那麼一屈，說：

「都指揮使請老爺過去！」

「誰來的？」

「衙頭！」

於是，關慎儀先走。陳致雍等轎子打來，也上了轎，擡出大門。都指揮使一定爲着和尚的失蹤，有什麼商議。不，便是吳越聯軍已竟下了常州，……」他一路這樣的想，轎子已彎進鼓樓街。他從轎窗縫裏看出去，見前面聚了許多人，在擁擠着，向牆壁上看。他心裏一怔，把腳輕輕地一踩，轎子立刻走慢了。擠滿了一街的人，都向兩旁分開，讓出狹狹的一條弄。

「反詩！」

「劉洞寫的！」

「給衙門裏抓去了？」

「一定要殺頭！」

路人這麼喧嚷着，亂嘈嘈地。陳致雍陡的記起剛才絡腮鬍子對他說起鼓樓街牆壁上發現「反詩」。那寫詩的人，就是廬陵劉洞，而且已經給都指揮使逮捕了。一個臉孔瘦削身子短小的「五言金城」，便在他的腦子裏浮現出來。

講到劉洞，陳致雍便有些切齒了。原來有一次他曾當面斥罵陳致雍媚佛誤國。他和龔慎儀一樣主張聯合南漢，吳越等國，抵抗宋兵，極端的反對主和政策。自從和尙到了建康，他不但上詩諫諍，還把跡近叛逆的詩句，寫在各街巷的牆壁上。在這樣時局動蕩的時候，的確會淆惑人心的。尤其是「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這兩句，越發證明他反叛的跡象。

當下，陳致雍的兒子已竟出了鼓樓街，向頭條巷前進。可是路上的人，卻越擠越多。轎夫雖則接連嚷着「轎來」！但潮浪般的人，反把路擠沒了。轎子阻在巷裏頭，停下了。俄而，一陣馬腳響，接着，就是十多匹哈馬，從前面衝過來，把路人衝跌了許多。他立刻出了轎，躲在人家的簷溜下，挺直着脖子看。一會

兒，四匹一排的馬隊過了，便是大刀隊。「看犯人呀！」突然這麼一聲，把他的耳朵震得嗡嗡地響。他才知道今天又殺人，那哨馬是淨街的。當他重複把脖子挺起的時候，一個裸露着上半身的犯人，已竟在面前出現了。「逆犯劉洞」的斬旂，插在犯人反縛着的臂膊上。劊子手跑得滿頭油汗，緊緊跟在後頭。落後，便是監刑官，驕傲地坐在馬鞍上，他認識是內殿傳詔徐元蹕。

犯人過去之後，路人也散走了。陳致雍從新上轎，進了都指揮使衙門。內班傳進名帖，皇甫繼勳從簽押房裏迎出來；

「呵呵，怎麼這時才到？」

「路擠斷了！」陳致雍說。

皇甫繼勳讓陳致雍喝了茶，便挨近過來，把嘴巴送到他耳朵邊，咕嚕着。陳致雍的臉上，一忽兒變白，一忽兒泛紅。等皇甫繼勳說完，便哈哈地大笑。

「你看如何？」皇甫繼勳得意地說。

「再妥沒有——要不然，聖上查追起來，你我統有干係，統有干係的！」

「得啦！」

「和尚的屍體驗准的？」陳致雍急口問。

「當然！他們敢說不是？」徐元璜說，「劉洞一向反對經壇，就是聖上也知道，現在說他主使，把和尚謀斃，反正一筆糊塗賬，誰查得清？何況他仗着詩人的頭銜，到處和我們搗蛋，不殺他，還有什麼時候？」致雍，你說對麼？」皇甫繼勸說。

陳致雍連連點腦袋，停了，說：

「死在石崗子的一個到底是誰？」

「元寂！天天唱『酒禿』歌的！」

「他——」陳致雍醒悟地拖長聲音說。

劉洞正法以後，外面的警報，仍繼續地傳來，而且宋軍大隊已竟和吳越聯軍會合，分水陸兩路挺進；陸路直趨下蜀，向棲霞進發；水路從采石磯渡江，密集在牛頭山，把一千多間寺院完全佔領。和尚已變換裝束，在宋營裏出現。於是，全城開始騷動，逃難了！巡邏隊在各街巷往來檢查；長戈，尖矛，大刀等等，在昏沉沉的陽光中閃動。負京師治安責任的神衛都指揮使，一面出示嚴禁談論時事，一面防止私自搬家。但被恐怖空氣統制着的老百姓，每天開放一個時辰的水西門，都買通守兵，悄悄地溜出去。倪掌櫃也混在人羣裏，跑了。李煜卻始終維持着鎮定的一貫主張，希望宋軍自動撤退。這時，他又傳出教人民宣唸佛號的御旨，由巡邏隊挨戶勸告；「救苦菩薩」的聲音，便滿城沸騰起來。連城頭上的兵士，也喃喃地唸着，像和尚誦經似的。

這天，洪州節度使朱令愛的「勤王」兵隊忽而到達皖口，把采石磯的浮橋毀壞，截斷了宋軍的聯絡。這捷報傳進城來，人心便立刻安定。同時，北朝送來的最後「勅文」上面，僅僅說「朕將有事園丘，思與卿同閱犧牲！」並沒討伐南唐的表示。因此，緊張到極度的空氣，就慢慢地鬆弛下來。臨時募編的「白甲」，「排門」，「自在」等民團，也從城外撤回，派駐淨遠寺，清淨廣惠禪寺，以及報慈道場等處，拱衛着佛地。於是，充滿着神秘色彩的秦淮河又恢復了平時的熱鬧。各式各樣的畫舫，一列一列停泊在河邊頭。每條畫舫上，都掛着一排猩紅的明角燈，在微風中擺動。四圍的燈絡，奏着自然的交響曲。歌聲，抑揚地，曼妙地，從畫舫中送出來：

「雲鬢亂，

晚妝殘，

帶恨眉兒遠袖攢。

斜托香腮春笋嫩，

爲誰和淚倚闌干？」

驀然，歌聲停止了，接着，大畫舫上便起來一陣哄笑。

「你這闌曲兒，真唱得不錯！」陳致雍撫着假在他身邊的女人說。

女人把嘴一披，別轉臉來，似笑非笑地說道：

「曲兒唱得很平常，好就好的琵琶兒！」

「是的，琵琶兒也彈得不壞！」陳致雍誠意地說。

「那里！」絡腮鬍子謙讓着，把琵琶放在膝頭上。

女人嬌憨地捋着陳致雍的短鬍子，把脖子那麼一扭：

「陳老爺，那闌臨江仙，怎麼不給我譜出來？」

說罷，抵着嘴笑。

絡腮鬍子似乎一怔，趕緊向陳致雍問道：

「是不是聖上御製的？」

「唔，是的！」握着女人的手。

「誰抄出來的？致翁！」

「刁筍。」

陳致雍說着，從懷裏掏出一張白絹，遞給絡腮鬍子。女人陡的立起來，把兩手勾住了他的脖子，央告地說道：

「袁老爺，你唸給我聽！」

陳致雍伸了一個懶腰，推開窗門，向外面看。絡腮鬍子擺脫了女人的手，一邊看，一邊唸道：

「櫻桃落盡春歸去，

蝶翻金粉雙飛，

子規啼月小樓西。

玉鈎羅幕，

惆悵暮煙垂！

別巷寂寥人散後，

望殘煙，

草低迷！

爐香閒袅鳳凰兒，

空持羅帶，

回首恨依依！」

「怪長的！怎麼記得來？」女人把嘴咬着小指頭說。

「哈哈。臨江仙長，別的大調兒，不是越發難記了？」絡腮鬍子揚着腳說。

「可不是！——教坊裏的姑娘嫌曲兒長，這不是笑話麼？」陳致雍回過腦袋，

笑嘻嘻地說。

女人伸手揀了陳致一把，似瞋非瞋地說：

「死人，你倒說得容易！」

「哈，哈，哈！」絡腮鬍子大笑起來。

這時，船忽而有點擺動，陳致又把窗門推開，見禿頭扶着船舷的肩胛，在跳板上小心地跑上船來。嘴裏還啃着燒餅，芝麻粘在老鼠鬚上。女人挨過半個臉，看了看說：

「是他！怪憐的，我見了就要嘔！」

「誰？」絡腮鬍子問。

「老禿。」陳致雍容。

「我說不像鼠瘋子！」絡腮鬍子說。

「他會來？——在家裏等殉國呢！」

說着，禿頭已經跨進外艙，把衣袖抹着嘴，自己對自己說：

「怎麼！連姑娘都不見！」

「在裏頭！」絡腮鬍子在後艙說。

「哈，哈！」禿頭像發見了什麼似的笑。

艙門跟着他的笑聲開開。陳致雍立起來：

「打那兒來的？」

「司會府！」

「沒有事吧？」絡腮鬍子問。

「沒有！」禿頭搖搖腦袋。

女人勉強笑了笑，把琵琶拿過來和着絃，「礮，礮，礮！」

胡嘟嘟，胡嘟嘟！

軍號的聲音又在響。

俄而，巡邏隊滯重的脚步響也跟着送上船來，踢槌，踢槌！

「他媽的，宋兵又攻城了！」

「說不定馬上就會打進的！」

「還是早點兒逃！」

巡邏隊的兵士這樣說，漸漸有點聽不清。陳致雍和禿頭都嚇呆了，心裏突突地跳。絡腮鬍子似乎很安閑，仍看着女人和絃子。一忽兒，夥計驚惶地跑進來，把艙門用勁一推說：

「老爺們！火，火！」

「什麼？」陳致雍驚覺過來。

「在那兒？」禿頭睜圓了眼睛。

於是，全船的人，立刻忙亂。女人抱住了絡腮鬍子，索索地抖，臉色變了灰白。同時，泊在河埠頭的畫舫，都抽去跳板，向河心裏撐。一會兒，轟，轟！的土炮接連着響。岸上的人家，都亂哄哄地在關大門。

「火在西北角，禁城燒着了！」有人在嚷。

陳致雍一面吩咐開船，一面向禿頭抱怨地問道：

「你剛纔來，沒聽到什麼變動？你！」

「一點兒沒有！」

「那麼禁城起火，宋兵分明攻進了！唉，唉！」蹙着脚。

「不會的——把船開出水關再打聽！」禿頭勉強鎮靜着。

絡腮鬍子猶笑一聲：

「水關早閉了！」

轟！轟！

炮聲又響了！船仍然擠在河頭邊，撐不出去。接着，兩岸的哭叫聲，亂麻麻地，越發厲害了。

轟！轟！

有許多人從前面的橋上跳下來，一個個向水裏竄。

炮聲繼續了一晝夜，這才停止。秦 淮 河裏堆滿了男男女女的屍體。陳 致 雍他們都躲在岸上的一家破屋子裏，在期待着招降的消息。直到午飯時候，街上忽而發現「曹」字的紅旗，證實宋軍確已進城，並且李 煜也在昨天渡江了。

一九三四，一，二四。



讀者通訊

讀者姓名 地址	何處購得本 書代價若干	曾否購讀本 店出版其他 各種書籍	對於本書形 式方面的批 評（請勿作 客套語）	對於本書內 容方面的批 評（請勿作 客套語）

注意

請將上表填就，用開口信（外埠一分，本埠半分）直寄本店，當將九折優待券寄奉。此券永久使用，遇有廉價，再打九折。如蒙遷定後開書目，連同郵購，一律八折，仍附贈九折優待券一紙。

上海北江西路（海寧路）三八六號

本店出版書目

自選集叢書

魯迅自選集	一元二角
達夫自選集	一元二角
知堂文集(周作人自選集)	一元
茅盾自選集(訂正本)	七角
文藝創作叢書	
苦雨齋序跋文(周作人著)	八角
丁玲選集(蓬子編)	一元二角
懺餘集(郁達夫著)	七角
茅盾散文集(茅盾著)	九角
洪深戲劇論文集(洪深著)	八角
小小的心(魯彥著)	四角五分
戀愛日記三種(吳曙天著)	六角
戰煙(黎錦明著)	五角
文藝創作方法	

創作的經驗(魯迅等著)	八角
文藝創作概論(華蒂編述)	五角
中學教科用書	
修辭學講話(章衣萍著)	八角
初中應用文(薛建吾編)	一元六角
國際文學叢刊	
蘇聯短篇小說集(適夷譯)	四角
錢魔(辛克萊著林徽音譯)	八角
英雄的故事(高爾基著)	四角
法蘭西現代短篇集(戴望舒譯)	八角
藝術學致用書	
影集第一二兩集(陳之佛編)	每集八角
表號圖案(陳之佛編)	精裝一元五角 平裝一元

郵費加一多還少補

中華民國廿四年拾月八日 收到

圖書印御表

圖書印御表

發 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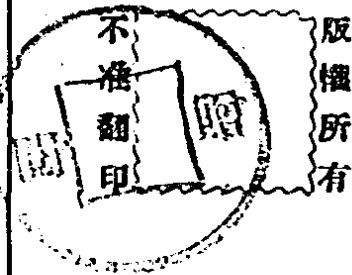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發行

實價大洋六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 作 人 聖 旦

發 行 人 韓 振 業
北江西路三六八號

印 刷 者 天 馬 書 店



總發行所 上海北江西路三六八號 天馬書店
分發行所 各省特約所各大書坊



\$.60